高僧傳卷第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　慧皎　撰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剎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喜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欵國假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餘方始曾是為益乎乃揩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建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占以所夢通人傅毅奏荅曰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揩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率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拍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聞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拍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万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来會彼學徒留礙蘭乃聞行而至耽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生生法海蔵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傳江左罕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盡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徴信者甚衆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鸜忽謂伴曰鸜去應有送食者須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隻乃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猒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弟出家脩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高乃割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拔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勌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情稱每輒慙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見羣鸜忽謂伴曰鸜去來相度何不出形神須臾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隻乃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贖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盈陌莫不驗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令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閑雒擾乱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郡亭湖僧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慴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舩主妻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舩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郡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墮此神報今故珎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高曰故来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人不怖也神從牀出頭乃是大蟒不

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唄數番契𠯿悲泣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𠯿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庙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舩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舩人曰向之少年即郡亭庙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庙神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𠯿頭尾數里今鄡陽郡鉏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宮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經至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諮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益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慟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實按安息皆呼為呼為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異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譌謬雖高所出為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之首安公以為若又見而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乎有出沒將以攄迹隱顯應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南陽韓林類川文業會稽陳慧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威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楯正當隨有一書課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安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說過乃懸矣

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沉翳南陽韓林類川文業會稽陳慧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沉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威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楯正當隨有一書課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安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說過乃懸矣

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録安　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弃文存質深得經意翔又以光和二年於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賚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弃文在質深得經意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三昧識為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沉有理致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賈雒陽以功号曰騎都尉性虚靖温恭常以法事為已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支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正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類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為難继調訳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竺叔蘭支曜竺法護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既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法未廣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起等臣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偷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陽譯出郁陁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来遊洛陽出昙無德部羯磨又有沙門帛遠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澄然不解翰懃重省更增惛懵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類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為人有精要於是賣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檀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

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誠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意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取集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靚形未及其道疑為異有司奏曰有外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撿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弃滋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旨會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滛祀者昱亲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擕曰法雲方被舊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推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塔以始有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旨會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滛祀者昱亲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自手執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大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佛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晧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尒近迩至於釋教則倫理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晧當時無以折其言晧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晧晧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尒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不差愈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晧舉頭問曰佛神大耶婇女云佛為大神晧心遂悟具語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閒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晧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晧先有才

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晧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宮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晧性兇虐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弥鏡面小塔遠由大聖所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奉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籌瑟　實惟令質　心無近累情有餘逸　羈幽夜振　拔彼尤黜

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慕晧打試舍利謂非非其權時余案晧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攄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攄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正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更試神驗或將晧出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祠為事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衆來至武昌賣曇誦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剎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晧先有才

小塔遠由大聖所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奉于今孫綽為之贊曰會公籌瑟　實惟令質　心無近累情有餘逸　羈幽夜振　拔彼尤黜　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慕晧打試舍利謂非非其權時余案晧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攄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攄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正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更試神驗或將晧出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祠為事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即於佛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衆來至武昌賣曇誦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剎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晧先有才

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
佯律突譯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
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
未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
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
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
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
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
万言遇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
萬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
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
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
方等深經蘊在窓外護乃慨然發憤
志弘大道遂隨師西域遊歷諸國外
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
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
大賫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
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獲賢劫正法華
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孔帙務唯以
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勤經法
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未隱居
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新採

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作偈歎
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輟流永竭真
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涌
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
像贊云護公潛道德淵美徵吟穹谷枯
泉漱水邇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
沙領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　青門
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
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
關中擾乱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東
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
幾且千人晉吏部郎敦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
林七賢以護足山巨源論云護公德
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閑辰靖夜輕談講道于時西府初
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
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蔿志務
建後乂甚感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
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
頗多煩重承遠删正得今行二卷其
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已僚佐祖
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
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
加譏搆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辯如姒顯而宏達依暢特善無生依
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
居燉煌　而化道周給時人咸謂燉
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内人父威
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
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雋徹敏朗
絶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
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閒王顒
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閑辰靖夜輕談講道于時西府初
建後乂甚感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
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
頗多煩重承遠删正得今行二卷其
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已僚佐祖
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
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
加譏搆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
語忽忤輔意使收之行罰衆咸怪惋
祖曰我来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
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
受煞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
終輔後見聞其事方大怨恨祖道化
之聲被於関隴嵴函之右奉之若神
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卷胡率精
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
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
輔遣軍上隴卷胡率輕騎逆戰時天
水故悵下皆冨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
雪忿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起塔
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
才解而酷不以理撗然天水太守封
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
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
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
處為王講首楞嚴經去講竟應往忉
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
次被鐇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

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
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
祖丕稽康論去鼻祖疊起於管蕃中
遂為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
尒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
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
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
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禄周伯仁太常
謝幼輿迁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
終日累歎披衿致契道嘗詣密密解
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
亦與密致善須臾望之至密乃殷衿
飾客端坐對之有閒其故密曰王公
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
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
桓迁尉嘗欲為密作名目久之未得
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
嗟絶歎以為標題之極太將軍王處
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密疑
以為失及見密乃欣振奔至一面盡
虔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密乃
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
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害蠡者其孤

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
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
遂為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
尒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
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
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
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禄周伯仁太常
謝幼輿迁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
終日累歎披衿致契道嘗詣密密解
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
亦與密致善須臾望之至密乃殷衿
飾客端坐對之有閒其故密曰王公
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
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
桓迁尉嘗欲為密作名目久之未得
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
嗟絶歎以為標題之極太將軍王處
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密疑
以為失及見密乃欣振奔至一面盡
虔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密乃
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
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害蠡者其孤
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

千言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

王公嘗謂密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密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咒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員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杕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亡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先中國而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逆羣之才或作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以來唯漢世有金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隻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陁既夕因墜于此

成帝慺其風為樹剎寔所後有閑右沙門来遊京師迺於寔處起寺陳郡謝浪贊成其業追荅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窮賓人毅然有遠俗閑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剎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覧經典文遊中士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塊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内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歷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礼接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目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智筆受為晉本以為秦建元十九年義學僧請難提出中增一二阿含并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跋澄又賫先無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閑内人情危阻難提乃辟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羣鋒乎起戎嫉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談諫无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隨於治正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閑中佛法之威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晚涅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遁世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遍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無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入道之府也為人雋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惓惓不怠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万言道人阿弥所得云何荅曰大略全是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小未精竅耳其敷析之明啓人心如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翌乃與眞州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言至来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倦恙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弥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阿弥所得云何荅曰大略全是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小未精竅耳其敷析之明啓人心如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翌乃與眞州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為晉言至来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倦恙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二千石父母早亡兄弟同處安年七歲好學沈深容貌端正舉止異於凡兒性不喜俗務十二出家事佛圖澄為師澄奇其風神每加歎賞謂弟子曰吾門中龍象也安既事澄勤學不倦晝則講誦夜則思惟以夜繼日未嘗休廢年二十一方得具戒猶以講業為先戒律為後常謂人曰五百羅漢誰傳律藏吾恐其人也

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析研覆六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在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関中僧衆咸共嘉焉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尒謙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念動移霄日嘗於樹下每自赴責年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懇戚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為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号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来入長安時姚興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礼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来入関中同氣相求婉然若舊因共耶舍譯舍利弗阿毗曇以為泰卅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為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為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味靖之賓披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閑户坐禪忽有五六沙門飛来樹端者往往其室又時見沙門来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卒于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為譯語度本笠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来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礼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文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三一頁中一行前，資、磧、普、南、徑、清有序，和載於卷第十四卷首之序全同，故不録。

一　二三一頁中一行經名，資、磧、普、南作「高僧傳第一」。

一　二三一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南作「梁嘉祥沙門釋慧皎撰」；徑、清作「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一　二三一頁中一九行第九字「喜」，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善」。

一　二三一頁中末行第七字「經」，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一頁下一行「今餘」，諸本作「今鋒鏑」。

一　二三一頁下三行「顯達」，資、磧、普、南、徑、清作「顯譽逮」。

一　二三一頁下四行「飛空」，資作「空飛」。又「占以」，諸本作「以占」。

一　二三一頁下一六行「西門」，諸本作「西雍門」。

一　二三二頁上三行「所謂」，麗無。又末字至四行第二字「佛生生」，諸本作「佛本生」。

一　二三二頁上五行第八字「失」，諸本作正文「稱」。

一　二三二頁中一七行「懟恨」，磧、普、南、徑、清作「對恨」。

一　二三二頁中一八行「辭訣」，資、普、南、徑、清作「詞訣」。

一　二三二頁中二〇行第四字「瞋」，資、磧、普、南、徑、清作「恚」。

一　二三二頁上一三行首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胡人」。

一　二三二頁中二二行「拔刃」，資、磧、普、南、徑、清作「拔刀」。

一　二三二頁中末行第一三字「遠」，普、南、徑、清作「父位」。

一　二三二頁中四行第二字「略」，南、磧、普、南、徑、清、麗作「遠來」。

一　二三二頁下二行末字至三行首字「盈陌」，諸本作「填陌」。

一　二三二頁中八行第三字「入」，資、磧、普、南、徑、清作「入經」。

一　二三一頁下四行「撰述」，磧作「選述」。

一　二三二頁中一一行「道地」，資、磧、普、南、徑、清作「道地經也」；麗無又末字「明哲」，諸本作「明析」。

一　二三二頁中一二行「明哲」，諸本作「道地經是也」。

一　二三二頁中一六行小字「情稱」，諸本作正文「稱」。

一　二三二頁中一七行「懟恨」，磧、普、南、徑、清作「恚」。

一　二三二頁中二〇行第四字「瞋」，資、磧、普、南、徑、清作「恚」。

一　二三二頁上一三行首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胡人」。

一　二三二頁中二二行「拔刃」，資、磧、普、南、徑、清作「拔刀」。

一　二三二頁中末行第一三字「遠」，普、南、徑、清作「父位」。

一　二三二頁中四行第二字「略」，南、磧、普、南、徑、清、麗作「遠來」。

一　二三二頁下二行末字至三行首字「盈陌」，諸本作「填陌」。

一　二三二頁下四行「身也」，麗作「身是也」。

一　二三二頁下七行「舊有靈威」，資、磧、普、南、徑、清作「此廟舊有靈威」；麗作「此廟舊有靈威」。

一　二三二頁下一一行第四字「人」，諸本無。又第六字「主」，諸本無。又末字「舩」，資、磧、普、南、徑、清作「舫」。

一　二三二頁下一二行第五字「便」，資、磧、普作「更」。

一　二三二頁下二一行第三字「處」，諸本作「處也」。

一　二三二頁下末行首字「人」，資、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七字「牀」，諸本作「牀後」。

一　二三三頁上二行第六字「番」，諸本無。

一　二三三頁上四行首字「忱」，磧、南、徑、清作「帆」。

一　二三三頁上六行第二字「造」，資、磧、南、徑、清作「爲造」。

一　二三三頁中一行「長跪」，資、磧、南、徑、清作「長跽」。

一　二三三頁中一七行「州荊」，諸本作「荊州」。

一　二三三頁下二行末字「四」，資、磧、普、南、徑、清作「三」。

一　二三三頁下六行「文業」，資、磧、普、南、徑、清作「大業」。

一　二三三頁下八行第三字「義」，資、磧、普、南、徑、清作「注義」。

一　二三三頁下一九行第一二字「安」，普、南、徑、清作「實」。

一　二三三頁上二〇行「悲慟」，資、磧、普、南、徑、清作「悲歎」。

一　二三三頁上末行「經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徑投」。

一　二三四頁上一行第三字「説」，資、磧、普、南、徑、清作「志在」，麗作「志存」。

一　二三四頁上一行「志在」，麗作「忠貫」。

一　二三四頁上三行第七字「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四頁中二行第七字「般」，諸本作「般舟」，一二行第四字同。

一　二三四頁中五行首字「發」，諸本作「廢」。

一　二三四頁中八行末字「亦」，麗作「亦以」。

一　二三四頁上一一行首字「在」，諸本作「存」。

一　二三四頁上一四行第五字「性」，資、磧、普、南、徑、清作「志性」。

一　二三四頁中一五行「遊賈」，南、徑、清作「函財」；麗作「函財」。

一　二三四頁中一七行「州荊」，諸本作「荊州」。

一　二三四頁上九行第一二字「滅」，資、磧、普、南、徑、清作「歇末」。

一　二三四頁下一三行「經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徑投」。

一　二三四頁下六行「文業」，資、磧、普、南、徑、清作「大業」。

一　二三四頁下八行第三字「義」，資、磧、普、南、徑、清作「注義」。

一　二三四頁下一九行第一二字「安」，普、南、徑、清作「實」。

一　二三四頁上二〇行「悲慟」，資、磧、普、南、徑、清作「悲歎」。

一　二三四頁上末行「經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徑投」。

一　二三五頁上一行第三字「説」，資、磧、普、南、徑、清作「志在」，麗作「志存」。

一　二三五頁上一行「志在」，麗作「忠貫」。

一　二三五頁上三行第七字「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五頁中二行第七字「般」，諸本作「般舟」，一二行第四字同。

一　二三五頁中五行首字「發」，諸本作「廢」。

一　二三五頁中八行末字「亦」，麗作「亦以」。

一　二三五頁上一一行首字「在」，諸本作「存」。

一　二三五頁上一四行第五字「性」，資、磧、普、南、徑、清作「志性」。

一　二三五頁中一五行「遊賈」，南、徑、清作「函財」；麗作「函財」。

一　二三五頁中一七行「州荊」，諸本作「荊州」。

清作「遊賞」。

一　二三四頁上一六行第一〇字「牙」，諸本無。

一　二三四頁中四行第一二字「意」，資、磧、普、南、徑、清作「意經及」。

一　二三四頁中九行第一二字「玄」，資作「畜」。

一　二三四頁中一二行「讀書」，資、磧、普、南、徑、清作「詩書」。

一　二三四頁中一三行「圍陁」，資、磧、普、南、徑作「韋陁」。

一　二三四頁中一七行「惛懭」，諸本作「惛漢」。

一　二三四頁下五行第八字「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四頁下九行「受戒」，資、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九字「于」，資、磧、普、南、徑、清作「乎」。

一　二三四頁下一一行「郁陁」，南、徑、清作「郁伽」。

一　二三四頁下一四行「出黑無德部」，麗作「出黑無德」；又「帛延」，諸本作「帛延」。

一　二三四頁下一六行第一〇字「牙」，諸本作「帛延」。

一　二三四頁下末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二三五頁中一一行首字「凡」，資、磧、南、徑、清作「几」。

一　二三五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寔」，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五頁中一四行第七字「曰」，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五頁中一五行第五字「降」，諸本作「應降」。

一　二三五頁中一七行末字「鏗」，麗作「鎗」。

一　二三五頁中二〇行第三字「執」，諸本作「執瓶」。

一　二三五頁下三行「砧椎」，諸本作「砧磓」。次行同。

一　二三五頁下四行「歎服」，資、磧、普、南、徑、清作「嗟服」。

一　二三五頁下九行第五字「教」，資、磧、普、南、徑、清作「義教」。

一　二三五頁下二二行第三字「何」，諸本作「何者」。又「對曰」，諸本作「會對曰」。

一　二三五頁下末行第九字「星」，資、清作「阿育」，諸本作「阿育王」。

磧、普、麗無。

一　二三六頁上六行第一〇字「爾」，諸本作「示」。

一　二三六頁上七行第四字「理」，諸本無。

一　二三六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地」，磧、普、南、徑、清作「地中」。又末字「金」，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二三六頁上一九行第二字「具」，資、磧、普、南、徑、清作「立金」。

一　二三六頁上一九行第三字「王」，諸本作「經」。

一　二三六頁中一一行第四字「吳」，資、磧、普、南、徑、清作「至」。又第四字「吳」，諸本作「矣」。

一　二三六頁中一七行第五字「武」，資、磧、普、南、徑、清無；麗作「成」。

一　二三六頁中一九行第一二字「入」，資、磧、普、南、徑、清作「夢入」。

一　二三六頁下一行「所感」，諸本作「神感」。

一　二三六頁下四行第五字「厲」，資、磧、普、南、徑、清作「厲此」；麗作「屬此」。又第九字「拔」，諸本無。

一　二三六頁下六行「非非其權」，資、磧、普、南、徑、清作「非權」；麗作「非其權」。

一　二三七頁中二行「人」，諸本作「人也」。

一　二三七頁中三行末字「涌」，資、磧、普、南、徑、清作「流」。

一　二三七頁中五行第一三字「吟」，南、徑、清作「今」。

一　二三七頁上四行首字「未」，資、磧、普、南、徑、清作「上」。

一　二三七頁上五行第五字「味」，麗無。

一　二三七頁上一〇行「遇目」，諸本作「過目」。

一　二三七頁上一五行「西域」，諸本作「至西域」。

一　二三七頁上一九行第九字「獲」，諸本作「所獲」。又「賢劫」，麗作「覽即」。

一　二三七頁上二〇行「孔孔」，諸本作「孜孜」。

一　二三七頁上二二行第一二字「末」，諸本作「採薪」。

一　二三七頁中二行「永竭」，諸本作「水若永竭」。

一　二三七頁中三行末字「涌」，資、磧、普、南、徑、清作「今」。

一　二三七頁中七行第二字「領」，資、磧、普作「今」；南、徑、清作「令」。

磧、普、南、徑、清作「傾」。

一　二三七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避」，諸本作「避地」。

一　二三七頁中一八行第九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文偈」。

一　二三七頁中一九行第八字「遠」，諸本作「承遠」。又「君父子此」，諸本作「此君父子」。

一　二三七頁中末行第一三字「維」，諸本作「雖」。

一　二三七頁下一行第二字「如」，諸本作「妙」。

一　二三七頁下三行第四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死而」。又第八字「給」，資、磧、普、南、徑、清作「洽」。

一　二三七頁下六行第一三字「赴」，資、磧、普、南、徑、清作「行」。

一　二三七頁下七行第一二字「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志」。

一　二三七頁下八行第四字「改」，資、磧、普作「故」。

一　二三七頁下一〇行第七字「素」，資、磧、普、南、徑、清作「索」。

一　二三七頁下一四行「輕談講道德」，南、資、磧、普作「輕談講道」，徑、清、麗作「輒談講道德」。

一　二三七頁下一五行第二字「後」，資、磧、普、南、徑、清作「俊」。

一　二三七頁下二二行「讒搆」，資、磧、普、南、徑作「讒構」。又第一〇字「語」，資、磧、普、南、徑、清作「有」。

一　二三八頁中一六行末字「揚」，資、磧、普、南、清作「互楊」；徑作「氏楊」；麗作「在揚」。

一　二三八頁中一九行第一〇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之人」。

一　二三八頁上二行「使收之」，諸本作「輔使收之」。

一　二三八頁中二一行「誦經」，資、磧、普、南、清作「隱凡誦經」；徑作「隱凡誦經」；麗作「隱几誦經」。

一　二三八頁下二行「太伯」，資作「太公」。

一　二三八頁下八行第三字「歟」，資、磧、普、南、徑、清作「與」；麗作「五下」。

一　二三七頁下一〇行第七字「素」，資、磧、普、南、徑、清作「索」。

一　二三八頁上末行第一〇字「既」，資作「既喜」。

一　二三八頁中七行第七字「常」，麗作「惟逮」。

一　二三八頁中末行第九字「便」，資、磧、普、南、清作「互楊」；徑作「氏楊」；麗作「在楊」。

一　二三八頁上七行第一二字「祖」，諸本作「初祖」。

一　二三八頁上末行第一〇字「既」，資作「既喜」。

一　二三八頁中七行第七字「常」，麗作「惟逮」。

一　二三八頁中末行第九字「便」，資、磧、普、南、清作「互楊」；徑作「氏楊」；麗作「在楊」。

一　二三八頁中一九行第一〇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之人」。

一　二三八頁下二行「太伯」，資作「太公」。

一　二三八頁下八行第三字「歟」，資、磧、普、南、徑、清作「與」；麗作「五下」。

「與」。

一　二三八頁下一三行第六字「令」，資、清作「今」。

一　二三八頁下一四行「灑屬」，麗作「灑厲」。

一　二三八頁下一五行「名目」，資、磧、普、南、徑、清作「頌」；麗作「目」。

一　二三八頁下一七行第一〇字「太」，徑、清作「大」。

一　二三八頁下一八行首字「仲」，資、磧、普、南、徑、清作「沖」。

一　二三八頁下一九行第三字「失」，資、磧、普、南、徑、清作「失鑒」。

一　二三八頁下末行「誦呪」，諸本作「次誦呪」。

一　二三九頁上一行第三字「音」，諸本作「聲音」。

一　二三九頁上四行首字「耳」，麗無。

一　二三九頁上五行第五字「爲」，資、磧、普、南、徑作「以爲」。

一　二三九頁中一八行「神領」，諸本作「而神領」。

一　二三九頁上一五行第三字「以」，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以爲」。

一　二三九頁上一八行「天授」，磧、普作「大授」。

一　二三九頁中一〇行「之賢」，諸本作「之賢」。又「德信」，徑、清作「德性」。

一　二三九頁中三行「謝混」，麗作「謝琨」。

一　二三九頁中一四行末字至一五行首字「跋證」，資、磧、普、南、徑、清作「跋澄」。

一　二三九頁中一八行「跋澄」，諸本作「初跋澄」。

一　二三九頁下三行「文遊中士」，諸本作「久遊中士」。

一　二三九頁下九行「遍歷」，資、磧、普、南、徑、清作「遍涉」。

一　二三九頁下一五行「慕法」，普作「慕去」。

一　二三九頁下一七行第七字「出」，諸本作「譯出」。

一　二三九頁下一八行第二字「無」，清無。次頁上二行第八字同。

一　二四〇頁上二行「僞秦」，諸本作「爲僞秦」。

一　二四〇頁上三行「黃門郎」，資、磧、普、南、徑、清作「黃門侍郎」。

一　二四〇頁上六行第一一字「際」，資、磧、普、南、徑、清作「惰」。

一　二四〇頁上一四行「佛生」，徑、清作「我生」。

一　二四〇頁上一六行「遁世」，諸本作「遁迹」。

一　二四〇頁上二二行第五字「誦」，諸本作「常誦」。

一　二四〇頁中七行「東山」，麗作「山

東」。

一　二四〇頁中九行第一二字「博」，資、磧、普、南、徑、清作「傳」。

一　二四〇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乃」，諸本作「及」。

一　二四〇頁中一六行第六字「中」，資、磧、普、南、徑、清作「之中」。

一　二四〇頁中二二行「荷持」，資、磧、普、南、徑、清作「扶持」。

一　二四〇頁下二行「王弥」，資、磧、普、南、徑、清作「王僧珍」。

一　二四〇頁下四行「阿弥」，資、磧、普、南、徑、清作「僧珍」。

一　二四〇頁下五行「精竅」，諸本作「精覈」。又「啓人心」，諸本作「易人心」。

一　二四〇頁下六行第二字「其」，資、磧、普、南、徑、清作「其年」。又「慧持」，諸本作「釋慧持」。

一　二四〇頁下九行「江洛」，資、磧、普、南、徑、清作「河洛」。

一　二四〇頁下一六行「倫貫」，麗作「倫觀」。

一　二四〇頁下一七行第八字「釋」，麗作「解」。

一　二四一頁上二行「研覆」，諸本作「研覈」。

一　二四一頁中一一行第一〇字「其」，諸本作「其有」。

一　二四一頁中一二行首字「披」，諸本作「披榛」。

一　二四一頁上三行「莫踰」，諸本作「莫踰於念」；又第一三字「在」，徑作「自」。

一　二四一頁上五行「後續出」，資、磧、普、南、徑、清作「其後續自出」。

一　二四一頁上八行末字「惜」，資、磧、普、南、徑、清作「惜矣」。

一　二四一頁上一三行「豺虎」，資、磧、普、南、徑、清作「虎兕」。

一　二四一頁上一四行第六字「嘗」，資、磧、普、南、徑、清作「常」。

一　二四一頁中六行「婉然」，諸本作「宛然」。又末字至七行第二字「耶舍譯」，資、磧、普、南、徑、清作「出」。

一　二四一頁中八行「梵書文」，資、磧、普、南、徑、清作「梵文」。

一　二四一頁中九行「二十二」，清作「一十二」。

一　二四一頁中一一行第一〇字「其」，諸本作「其有」。

一　二四一頁中一二行首字「披」，諸本作「披榛」。

一　二四一頁中一三行「白説」，諸本作「自説」。

一　二四一頁下五行「尹顏瑗」，麗作「尹顏瑗」。

一　二四一頁下六行「文州」，諸本作「交州」。

一　二四一頁下七行「弘光」，資、磧、普、南、徑、清作「弘光等」。

趙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二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馱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鳩摩羅什相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葱國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黯法生智子諸國妙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信常日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既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弥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恕自通天竺諮尼難問之辭必窮測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摩訶目揵連之事及什生後還悉前言久之在胎之證及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捨出家若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懼而許焉采製髮故猶不常進即勑令除髮乃下飲食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誦既過口便領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乃捨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王之從弟也猶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且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礼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万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恧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麪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老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什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躬以重爵什其母將什至月氏山有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一羅漢見而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無異若或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詣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荅云見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脩智諸品無所諮受而脩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

什我國出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學圍陀舍多論多明文辞製作問荅等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事又博覽四圍陀典及五明諸論陰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子為屈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陽星笔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撿脩行者頗共禪要去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奥什為推辯諸法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須什母辞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天竺進咨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無相恠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等深教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尒之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力但於自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什既執有眼根彼攝因成無實於是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研竅大小徃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洗悟懵俗雖復身當爐鑽苦而無恨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嬈文唯見空除什知魔所為捨心逾固魔去頌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揚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撿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慈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子為屈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陽星笔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撿脩行者頗共禪要去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奥什為推辯諸法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須什母辞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天竺進咨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無相恠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等深教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尒之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力但於自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什既執有眼根彼攝因成無實於是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研竅大小徃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洗悟懵俗雖復身當爐鑽苦而無恨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嬈文唯見空除什知魔所為捨心逾固魔去頌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三年又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奥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外而說法什曰宅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頭達多曰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難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閻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縷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麁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縷極細我工之曰何以不見師曰此人耶狂人大喜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若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咎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苻堅僭号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珎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遣使求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刻

龜茲即馳驛送什先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曰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拒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煞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辭乃飲以膊酒閉之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此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尺死者數千光始審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從之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關外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刻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得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亦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殷叢為主光遣庶子泰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万討之時論謂叢等為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梨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為馨所敗僅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系作繩結之燒為灰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傾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煞紹自立稱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以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黒龍升於當陽九官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皆潜龍出遊豕蝮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崇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荅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煞基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煞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論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引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遥園慈瘿為瓶以為美瑞謂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善薩藏遺教善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二十日至千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礼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幾造盡則窮年忘勤自大法東被始弥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善薩戒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咸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搆文外每恐言舛入関請決廬山釋慧遠

不究盡轉能開悟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契僧叡僧肇等八百餘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雠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悋伏莫不欣贊興以佛道冲遂其行雖善信為出苦之良津仰世之洪則故詭意九経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助示因果王公以下並欽賛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屬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経續出小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善薩藏遺教善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善薩戒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咸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搆文外每恐言舛入関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
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譯什每為
叡論西方辞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
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
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
禮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臨
嗟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
育明德流薰方由延哀鸞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辞旨佥什雅
好大乘志存數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栴延子比也今
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
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
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
改辞旨婉約莫非契理什為人神情
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
者萬性仁厚沉愛為心虚已善誘終
日無勌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
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尒以来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
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辟喻如臭泥
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
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受律卑摩
後入関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礼卑
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
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
荅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
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
法但什累葉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
誤而譯經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遲有遇於来生耳什未終日少覺
四大不愈乃曰出三番神呪令外國
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尨
諸聖果以為秦弘始中振錫入関秦
王姚興待以上賓之礼羅什亦挹其
戒範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
未聞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
為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學義
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
誦出十誦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
二多羅梵本什譯為晉文三分獲
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
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
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来云羅什
所譖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
婆外國制衣名多以父母為本父鳩摩
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
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
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
誤而譯經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
年以正焉

高僧傳卷第二　多羅二

多羅此云功德花窮賓人也少

曇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関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法之興先行上國分流以来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徳式所闕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甚諷十誦梵本有羅什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賚此経自随甚欣所遇宿運之来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去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経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叅懐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慧深徳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懐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観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流靖有志力出家頁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陷没乃避遊方學者覓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羅什在長安大弘經蔵茲師礼敬待叉亦以遠近自関中什以師礼敬待叉亦以遠近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叉乃出遊関左于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巻叉後一誦改為毗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聡敏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座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殼矣律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観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内禁軽重撰為二巻送還京師僧尼披習覓相傳寫時聞者嘆曰卑羅鄙語慧観才録都人繕寫紙貴如王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

卑摩羅叉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従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遂手脚攣癖不能行乃問於叉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胡誠懺悔数日便瘳因令耶舎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舎曰此虎已飽必不復人餓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審異之至年十五誦経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聡敏恒乞食供之至十九誦大小乘経數百万言然性度簡慤頗以知見自處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
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
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
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牀每端坐思義
尚古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
至沙勒國國王不禽請三千僧會耶
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
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来耶
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内
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
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
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
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沙勒
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
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
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
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
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
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
裹粮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
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
使人知弟子曰恐明追至不免復還
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
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荅曰
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泚出耳耶舍又
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
無數百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
安聞姚興逼以妻勝勸為非法乃歎
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蘇林中什
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
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
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
善其理唯佛陁耶舍深達幽致今在
姑臧頗詣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
使徵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
遣詣迎厚加贈遺恙不受仍笑曰明
旦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蘇林中什
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
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
念譯為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
座興覲耶舍布絹万疋恙不受道舍
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
皆重覲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
得虛空藏經一卷寺要賈客傳與涼州
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陁羅六

佛馱跋陁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
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
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常商旅於北天
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
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
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
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窓室閉户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荅云暫至兜率致敬弥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欲遊方弘化脩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僧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正發悟莫由即諮訣國衆孰能流化東土衆云有佛馱跋陁者出生天竺鄔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亂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光光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脩徃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陁其人也嚴既要請昔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辞師裹粮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奉至交阯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鳥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不破一徹常而不空乎此是問荅之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徃来宫闕盛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去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而弟子傳告外人閔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涂學有淺深得有濃淡遶為之徒目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撿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喪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虚而無實又門徒誑惑千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浙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

塵是常餘曰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徹故有衆徹徹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徹常而不空乎此是問荅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徃来宫闕盛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去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而弟子傳告外人閔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涂學有淺深得有濃淡遶為之徒目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撿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喪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虚而無實又門徒誑惑千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浙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恊道来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各令万夫無導因勑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霄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関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禅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止嵗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至既而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来礼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隨府留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即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邁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倫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俱歸安止道塲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測致京師法侶莫能訓抗後遇白頭曰禅師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寶林書曰閻塲禅師甚攻難鋒起而禅師終不肯屈識伏其精理乃請禅師曰頗有経典可得見不禅師即授以樹皮涅腜経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二十誦大小乘経二百餘万言識従兄善能調象騎煞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属莫敢往者識先而蹙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煞之我以親而蹙之並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呪師後隨王入山渇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賛曰大王恵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悦其

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識為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聡敏出群誦経日得万餘言初學小乘兼覧五明諸論講説精辯莫能訓抗後遇白頭日禅師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禅師終不肯屈識伏其精理乃請禅師曰頗有経典可得見不禅師即授以樹皮涅腜経本識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二十誦大小乘経二百餘万言識従兄善能調象騎煞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属莫敢往者識先而蹙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煞之我以親而蹙之並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呪師後隨王入山渇須水不能得識乃密呪石出水因賛曰大王恵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悦其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歇乃辞往罽賓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来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慚悞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旦識將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来謝過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擾凉土自稱為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蕪留於文藻辞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万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為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泰方竟即宋武承初二年也譯云此經梵本三万五千偈於此方減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餘偈識嘗告蒙遜云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疋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占李順讖於新樂門上遜謂曰西申老旦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曷見盛迫前遣遠求留曇無讖而又命遜見為驗讖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疋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占李順讖於新樂門上遜謂曰西申老旦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曷見盛迫前遣遠求留曇無讖而讖曰宜潔誠齋讖神呪馳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疲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偽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佛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馳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佛失守暮末乌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乱兵所煞遜大怒謂事時魏虜託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既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偽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諸軍事太傳驃騎大將軍凉州牧凉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見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疋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占李順讖於新樂門上遜謂曰西申老旦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曷見盛迫前遣遠求留曇無讖而讖曰宜潔誠齋讖神呪馳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疲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偽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佛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馳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佛失守暮末乌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乱兵所煞遜大怒謂事時魏虜託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既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偽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諸軍事太傳驃騎大將軍凉州牧凉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見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疋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占李順讖於新樂門上遜謂曰西申老旦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曷見盛迫前遣遠求留曇無讖而讖曰宜潔誠齋讖神呪馳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疲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偽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佛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馳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佛失守暮末乌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乱兵所煞遜大怒謂事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蕪留於文藻辞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時魏虜託跋燾聞讖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既事讖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偽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諸軍事太傳驃騎大將軍凉州牧凉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見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疋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占李順讖於新樂門上遜謂曰西申老旦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曷見盛迫前遣遠求留曇無讖而讖曰宜潔誠齋讖神呪馳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疲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偽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佛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馳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佛失守暮末乌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乱兵所煞遜大怒謂事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蕪留於文藻辞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乃密函宮識偽以資粮發遣厚賜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衆曰識葉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擔義不容停比發遯果遣刺客於路宮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黒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遯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劒擊遯至四月遯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受戒識忽大悠進更思惟但是我葉障未消耳乃勤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中見釋迦文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及至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為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為說法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関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畢戒膺求為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来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遯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强志踈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閱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常渡流沙至于闐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撫諮問道義斯撫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号為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向邑於高昌得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晉文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目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瞻覩善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及為魏吞併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畢初出弥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顗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深加復有沙門法盛亦經潜居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以臨華無滯句有七日出為五卷頃之又於鍾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絶妻奴無欲榮利縱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黒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中傳建業道塲慧觀法師志欲重

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持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

高僧傳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四九頁中二行「沙門釋慧皎撰」，資、磧、普、南、徑、清作「沙門慧皎撰」。卷第三至卷第九同。

一　二四九頁中三行與四行之間，普、南、徑、清有「晉」字。

一　二四九頁中一一行「鳩摩羅什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四九頁中一七行第八字「識」，資、磧、普、南、徑、清作「才」。

一　二四九頁下一二行「仍業」，麗作「夫乃」。

一　二四九頁下一五行「王妹」，資、磧、普、南、徑、清作「王女」。

一　二四九頁下一九行「該練」，資、磧、普、南、徑、清作「該博」。

一　二四九頁下末行「宮」，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〇頁上七行第一二字「什」，諸本作「之後」。又「還忘」，資、磧作「還無」。又「久之」，麗作「須之」。

一　二五〇頁上一〇行「見而」，諸本作「見而異之」。

一　二五〇頁下七行「弗提婆」，諸本作「弗沙提婆」。

一　二五〇頁下八行末字至次行第四字「誓出家若不」，資、磧、普、南、徑、清作「求離俗誓忘」。

一　二五〇頁上一二行「優婆掘」，資、磧、普、南、徑、清作「優婆掘多」；麗作「優婆毬多」。

一　二五〇頁上一三行「正可」，資、磧、普、南、徑、清作「止可」。又「詣法師」，資、磧、普、南、徑、清作「藝法師」。

一　二五〇頁中一行「我國出」，諸本作「出我國」。

一　二五〇頁中四行末字「學」，諸本作「善學」。

一　二五〇頁中五行「舍多」，麗作「含多」。

一　二五〇頁中七行「必盡」，普、南、徑、清作「畢盡」。

一　二五〇頁中一九行「研竅」，諸本

一　二四九頁下五行第八字「後」，諸本

一　二四九頁中二行「慧解倍常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慧解倍常」。

一　二四九頁中二一行「自覺神悟超

一　二四九頁中一七行第八字「識」，

一　二四九頁下一二行「仍業」，麗作

一　二五〇頁中一行「我國出」，諸本

一　二五〇頁中四行末字「學」，諸本

一　二五〇頁中五行「舍多」，麗作「含

一　二五〇頁中七行「必盡」，普、南、

一　二五〇頁中一九行「研竅」，諸本

作「研覈」。

一　二五〇頁下六行「宗仰」，資、磧、普、南、徑、清作「學宗」。又「王子」，資、磧、普、南、徑、清作「王女」。

一　二五〇頁下一六行第四字「大」，諸本作「應大」。

一　二五〇頁下一七行第四字「自」，諸本作「自身」。

一　二五〇頁下二二行第九字「魔」，資、磧、普、南、徑、清作「是魔」。

一　二五〇頁下末行第四字「頃」，諸本無。又「誦之」，資、磧作「誦文」。

一　二五一頁上一行，第六字「用」，資、磧、普、南、徑、清作「用以」。又「小魔」，資、磧作「少魔」。

一　二五一頁上三行第三字「又」，資、磧、普、徑、清、麗無。

一　二五一頁中一一行第五字「於」，諸本作「丈」。

一　二五一頁中一三行第八字「釋」，「難危」，諸本作「艱危」。

一　二五一頁中一四行「遣使求」，諸本作「即遣使求之」。

一　二五一頁中一六行「姜飛」，資、磧、普、南、徑、清作「滯名相」。

一　二五一頁上一六行「績縷」，資、磧、普、南、徑、清作「績師績綿」；麗作「績師績線」。

一　二五一頁中四行第七字「每」，資、磧、普、南、徑、麗作「每至」。

一　二五一頁下一行「未至」，資、磧、普、南、徑、清作「未到」。

一　二五一頁下七行第四字「距」，資、磧、普、南、徑、清作「拒」。

一　二五一頁中八行「引見二王説」，資、磧、普、南、徑、清作「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説」。

一　二五一頁下八行「何可」，資、磧、普、南、徑、清作「何所」。

一　二五一頁下九行「脣酒閇之」，諸本作「醇酒同閇」。

一　二五一頁下一三行「宜徙」，資、磧作「宜徒」。

一　二五一頁下一五行首字「尺」，諸本作「丈」。

一　二五一頁下二〇行「元年」，普、南、徑、清作「二年」。

一　二五一頁下二二行「相係而叛」，資、磧、普、南、徑、清作「相繼而反」。

一　二五一頁下末行「至光」，資、磧、普、南、徑、清作「光至」。

一　二五二頁上四行首字「烏」，資、磧作「焉」。又「以訪」，資、磧、普、南、徑作「以問」。

一　二五二頁上七行第八字「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僅以」。

一　二五二頁上一一行第六字「益」，磧、普、南、徑作「蓋」；清作「蓋益」。

一　二五二頁上一二行「系作」，資、磧、普、南、徑、清作「絲作」。

一　二五二頁上一五行「傾之」，諸本作「頃之」。

一　二五二頁上一七行第八字「咸」，資、磧、普作「元咸」。

一　二五二頁中一行末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威」。

一　二五二頁上末行「灾祟」，諸本作「灾眚」。

一　二五二頁中四行第七字「不」，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終不」。

一　二五二頁中九行「亦挹」，資、磧、普、南、徑、清作「聞」。

一　二五二頁中三行「廟庭」，麗作「廣庭」。又「爲薙」，諸本作「爲茈」。

一　二五二頁中一八行「語言」，南、徑、清、麗作「晤言」。

一　二五二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達」，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三頁上一行「僻皆由光度」，諸本作「譬皆由先覺」。又末字「義」。

一　二五三頁上九行首字「禮」，諸本作「體」。

一　二五三頁上一〇行「嘗作」，資、磧、普、南、徑、清作「常作」。

一　二五三頁上一一行首字「育」，諸本作「山育」。

一　二五三頁上一八行「契理」，諸本作「玄奧」。

一　二五三頁上一九行首字「鑒」，麗作「屬」，資、磧、普、徑、清無。又第一三字「論」，諸本作「朗」。又第一三字至次行首字「論」，資、磧、普、南、徑、清作「諸論」。

一　二五三頁中二行第一一字「喻」，資、磧、普、南、徑、清作「今式」，麗作「今咸」。

一　二五三頁中四行第九字「叉」，諸本作「叉律師」。

一　二五三頁中一〇行「師敬」，麗作「師教」。

一　二五三頁中一四行「乃曰」，諸本作「乃口」。

一　二五三頁中一七行「可言」，麗作「何言」。

一　二五三頁下五行第一二字「父」，諸本作「什父」。

一　二五三頁下六行「爲名焉」。資、磧、南、徑、清作「爲名」，麗作「經録無。

一　二五三頁下八行第六字「年」，資、磧、普、南、徑、清作「經録者容」；麗作「經録年者」。

一　二五三頁下九行「經中猶有一年者」，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三頁下末行「就而匠人殂」，資、磧、普、南、徑、清作「卒而匠人逝」。

一　二五四頁上一行第五字「本」，資、磧、普、南、徑、清作「梵本」。

一　二五四頁上一一行「延請」，資、磧、普作「近請」。

一　二五四頁上一七行「叅懷」，資、磧作「胡本」；麗作「梵本」。

一　二五四頁上一八行「慧深」，資、磧、普、徑、清作「惠深」。

一　二五四頁上二一行末字「覆」，普、麗作「覈」。

一　二五四頁中四行「畢摩羅叉四」，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四頁中九行「焉經」，資、磧、普、南、徑、清作「烏纏」；麗作「焉」。

一　二五四頁中一一行「東入」，資、磧、普、南、徑、清作「東渡」。

一　二五三頁下一一行「頃」，資、磧、普、南、徑、清作「頃有」。

一　二五四頁上九行「甚諷」，資、磧、普、南、徑、清作「其諷」。

一　二五四頁上一〇行「羅什師」，諸本作「羅什法師」。

一　二五四頁上一三行「宿運」，諸本作「義學」。

一　二五三頁下二〇行「延請」，資、磧、普作「冥運」。

一　二五四頁上一五行「必情」，資、磧作「必請」。

一　二五四頁上一七行「叅懷」，資、磧、普、南、徑、清作「澡懷」。

一　二五四頁上一八行「慧深」，資、磧、普、南、徑、清作「惠深」。

一　二五四頁上二一行末字「覆」，普、麗作「覈」。

一　二五四頁中四行「畢摩羅叉四」，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四頁中九行「焉經」，資、磧、普、南、徑、清作「烏纏」；麗作「焉」。

一　二五四頁中一一行「東入」，資、磧、普、南、徑、清作「東渡」。

一　二五三頁下一五行首字「諧」，諸本作「階」。

一　二五三頁下一六行第九字「叉」，諸本作「叉律師」。

一　二五三頁中一〇行「師敬」，麗作「師教」。

一　二五三頁中一四行「乃曰」，諸本作「乃口」。

一　二五三頁中一七行「可言」，麗作「何言」。

一　二五三頁下一二字「父」，諸本作「什父」。

一　二五三頁下一五行第一二字「父」，諸本作「什父」。

一　二五三頁下一六行首字「王」，資、磧、普、南、徑、清作「主」；麗作「上」。

一　二五三頁下一七行「宗敬」，資、磧、普、南、徑、清作「崇敬」。

一　二五三頁下一九行「學義」，諸本作「羅什法師」。

一　二五四頁上一三行「宿運」，諸本作「義學」。

一　二五四頁上一〇行「羅什師」，諸本作「羅什法師」。

一　二五四頁上九行「甚諷」，資、磧、普、南、徑、清作「其諷

一　二五四頁中一二行「以遠」，資、磧、普作「以達」。

一　二五四頁中一四行首字「于」，諸本作「逗于」。同行「律衆」，資、磧、普、南、徑、清作「律徒」。

一　二五四頁中一七行「改名」，麗作「名爲」。

一　二五四頁中一九行「於辛」，資、普、南、徑、清作「於新」。

一　二五四頁中二〇行「漢言」，南作「漢音」。

一　二五四頁中二一行「妙本」，南作「妙有」。

一　二五四頁下四行「如王」，諸本作「如玉」。

一　二五四頁下六行「七十七」，諸本作「七十七」。

一　二五四頁下七行「亦爲」，諸本作「亦號爲」。

一　二五四頁下八行「佛陁耶舍五」，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四頁下九行「覺明」，普、南、徑、清作「覺名」。又第一二字「也」，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四頁下一〇行第一三字「乞」，資、磧、普、南、徑、清作「乞食」。

一　二五四頁下一一行「攀辟」，普、南、徑、清作「攀躄」。

一　二五四頁下一二行首字「行」，諸本作「行止」。又「至師」，資、磧、普、南、徑、清作「座師」。

一　二五四頁下一七行「餘殘」，普、南、徑、清作「餘殘」。

一　二五四頁下二〇行第六字「至」，諸本作「至年」。

一　二五五頁上二行第六字「者」，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五頁上三行「練習」，資、磧、普、南、徑、清作「綜習」。

一　二五五頁上五行「尚云不覺虛過」；諸本作「不覺虛過於」；麗作「不覺虛中過時」。

一　二五五頁上六行「三千」，磧作「三十」。

一　二五五頁上一三行「吕光」，資、磧、普、南、徑、清作「吕光等」。又「求救」，諸本作「求救於」。

一　二五五頁上二二行第八字「明」，諸本作「明日」。

一　二五五頁中一行第一三字「比」，資、磧、普、南、徑、清作「比至」。

一　二五五頁中五行第三字「百」，諸本作「百里」。

一　二五五頁中九行「命什」，資、磧作「命比」。

一　二五五頁中一〇行第三字「令」，資、磧作「合」。

一　二五五頁中一二行第四字「詔」，麗作「下詔」。

一　二五五頁中一四行首字「遣」，諸本作「遣使」。又「仍笑」，諸本作「乃笑」。

一　二五五頁中末行首字「當」，普、南、徑、清作「賞」。

一　二五五頁下四行「司鍊」，資作「司疑」。

一二五五頁下五行第七字「興」，資、磧、普、南、徑、清無。又「乃試」，麗作「乃請」。

一二五五頁下六行「二日」，資、普、南、徑、清作「一日」。

一二五五頁下一六行「佛馱跋陁羅六」，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五五頁下二一行「少亡」，資、磧、普、南、徑作「父少亡」。

一二五六頁上一一行第四字「欲」，諸本作「常欲」。

一二五六頁上一二行「清僧」，資、磧、普、南、徑、清作「清淨」；麗作「清勝」。

一二五六頁上一八行「光光」，資作「光先」；南、徑、清、麗作「先先」。

一二五六頁上末行「傾心」，資、磧、普、南、徑、清作「傾懷」。

一二五六頁中九行第五字「一」，資、磧、普、南、徑、清作「唯一」。

一二五六頁中一五行「諮決」，麗作「諮決時」。

一二五六頁下末行「縱容」，資、普、南、徑、清、麗作「從容」。

一二五七頁上五行第一〇字「報」，本作「荅曰」。又「雖色」，資、磧、普、南、徑、清作「唯色」。

一二五七頁上八行首字「喜」，資、磧、普、南、徑、清作「謂」。

一二五七頁上九行第四字「并」，資、磧、普、南、徑、清作「喜傾蓋」。

一二五七頁上九行第一四字「一」，麗無。

一二五七頁下八行第八字「而」，諸本作「既而」。

一二五七頁上一一行第九字「得」，諸本作「亦於」。

一二五七頁上一二行「停止」，資、磧、普、南、徑、清作「停山」。

一二五七頁上一三行「舶至」，資、磧、普、南、徑、清作「舶主」。

一二五七頁上一五行「奉遺」，資、磧、普、南、徑、清作「奉施」。

一二五七頁上一六行「豪賤」，諸本作「豪賤時」。

一二五七頁上一七行「劉叡」，資、磧、普、南、徑、清作「劉叡豹」。

一二五七頁下一六行「夷然」，資、磧、普、南、徑、清作「怡然」。

一二五七頁上二〇行第四字「止」，資、磧、普、南、徑、清作「正」。

一二五七頁上二二行首字「申」，麗作「既而問」。

一二五六頁中一五行「諮決」，麗作「諮決時」。

一二五六頁中一八行首字「荅」，諸本作「荅曰」。又「雖色」，資、磧、普、南、徑、清作「唯色」。

一二五七頁上五行第一〇字「報」，資、磧、普、南、徑、清作「謂」。

一二五七頁上八行首字「喜」，資、磧、普、南、徑、清作「喜傾蓋」。

一二五七頁上九行第一四字「一」，麗無。

一二五七頁下八行第八字「而」，諸本作「既而」。

一二五七頁上一一行第九字「得」，諸本作「亦於」。

一二五七頁上一二行「停止」，資、磧、普、南、徑、清作「停山」。

一二五七頁上一三行「舶至」，資、磧、普、南、徑、清作「舶主」。

一二五七頁上一五行「奉遺」，資、磧、普、南、徑、清作「奉施」。

一二五七頁上一六行「豪賤」，諸本作「豪賤時」。

一二五七頁上一七行「劉叡」，資、磧、普、南、徑、清作「劉叡豹」。

一二五七頁下一六行「夷然」，資、磧、普、南、徑、清作「怡然」。

一二五七頁上二〇行第四字「止」，資、磧、普、南、徑、清作「正」。

一二五七頁上二二行首字「申」，麗作「既而問」。

一　二五七頁上末行「高邈」，資、磧、普、南、徑、清作「高遠」。

一　二五七頁中二行「便請」，資、磧、普、南、徑、清作「請與」。

一　二五七頁中三行第一〇字「軌」，麗作「範」。

一　二五七頁中四行末字「法」，諸本作「法師」。

一　二五七頁中五行「鬪場」，資、磧作「道場」；普作「門場」；南、徑、清作「聞場」；麗作「大心」。

一　二五七頁中六行「天心」，麗作「大心」。

一　二五七頁中八行末字「義」，資、磧、普、南、徑、清作「到義」；麗作「至義」。

一　二五七頁中一〇行「譯匠」，資、磧作「譯近」。

一　二五七頁中一二行「華戎」，普、南、徑、清作「華梵」。

一　二五七頁中一七行「七卷」，資、磧作「十卷」。

一　二五七頁中二〇行「雲無識第七」，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七頁下一行「父喪」，資、磧、普、南、徑、清作「父憂」。又第八字「謝過」；資、磧、普、南、徑、清作「拜謝時」；麗作「拜謝」。

一　二五七頁下二行「美之」，普、南、徑、清作「羨之」。

一　二五七頁下五行第三字「三」，資、磧、普、南、徑、清作「承初」，諸本作「識云」。

一　二五七頁下七行「承初」，諸本作「永初」。又「譯云」，諸本作「譯云」。

一　二五八頁中八行首字「本」，麗作「本本」。

一　二五八頁中一九行「定定」，資、磧、普、南、徑、清作「勃勃」。

一　二五八頁中二一行第四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即欲」。又末字「造」，諸本作「令罷道」。

一　二五八頁下一〇行「曰西申」，諸本作「順曰西蕃」。

一　二五八頁下一二行「遠求」，諸本作「表求」。

一　二五八頁下一三行「便來」，普、南、徑、清作「使來」。

一　二五八頁下一四行首字「每」，諸本作「實」。

一　二五八頁下一六行「顯加」，資、磧、普、南、徑、清作「顯嘉」。又「此一」，資、磧、普、南、徑、清作「一胡」；麗作「此一胡」。

一　二五八頁下一九行「文者」，諸本作「弘文者」。

一　二五八頁下一九行「魏之使」，資、磧、普、南、徑、清作「魏使也」。

一　二五八頁下二〇行「魏魏使也」；普、南、徑、清作「魏魏使也」；麗作「魏使也」。

一　二五八頁下二二行「二月」，諸本作「三月」。又「識固」，資、磧、普、南、徑、清作「識因」。

一　二五九頁上一行「厚賜」，諸本作「厚贈」。

一　二五九頁上二行第一〇字「衆」，諸本作「告衆」。

一　二五九頁上六行「惜焉」，資、磧、普、南、徑、清作「嗟焉」。

一　二五九頁上一〇行「受戒」，諸本作「求受」。

一　二五九頁上一二行「且懺進」，資、磧、普、南、徑、清作「且定」。

一　二五九頁上一三行「釋迦文」，諸本作「釋迦文佛」。

一　二五九頁中一行第一一字「法」，諸本作「弘法」。又「于闐」，資、磧、普、南、徑、清作「于闐國」。

一　二五九頁中一〇行「向邑」，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九頁中一四行「人世常住」，資、磧作「世勢常遊止」；普、南、徑、清作「世務常遊止」；麗作「人世常遊」。

一　二五九頁中一四行末字至次行首字「身畢」，資、磧、普、南、徑、清作「自卑」；麗作「身畢世」。

一　二五九頁中一六行「加賓」，資、磧作「加賞」。

一　二五九頁中一七行第一四字至次行首字「以臨筆」，資、磧、普、南、徑、清作「久臨筆」；麗作「以臨筆」。

一　二五九頁中一九行「出佛父」，資、磧作「譯出佛母」；普、南、徑、清作「譯出佛父」。

一　二五九頁中二〇行第七字「奴」，資、磧、普、南、徑、清作「拏」；麗作「拏」。又「縱容」，資、普、南、徑、清、麗作「從容」。

一　二五九頁中末行首字「中」，諸本作「中方」。

一　二五九頁下二行第四字「持」，諸本作「將」。

一　二五九頁下三行第一一字「普」，資、磧、普、南、徑、清作「道普」。

一　二五九頁下七行第三字「善」，資、磧、普、南、徑、清作「善能」。

一　二五九頁下八行「復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後有」。

一　二五九頁下一〇行第五字「往」，諸本作「經往」。又「云云」，資、磧、普、南、徑、清作「云」。

趙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譯經下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馱什三　浮陀跋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曇摩密多九　釋智猛十　曇良耶舍十一　求那跋陀羅十二　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嬰亂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為度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来十歲遭父憂对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雜俗故入道耳州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蓽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恣奔迸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来世弥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弃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殊闕揔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与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湣湣莫測所之唯規日以進東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傾至慈嶺嶺冬夏積雪有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刃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絶而卒顯撫之泣曰本畫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具多黑師子亟欲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万捨到靈驚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至山日將曛夕遂停宿兩僧芟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礼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来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俛頭下尾伏顯足前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誠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雋爽遠顯雖覺其讃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荅云頭陁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恨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國國有白耳龍每与衆僧約令國内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虵兩耳恙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巴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縫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悽愴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人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尒便當見煞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偃伽而止既水盡粮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蓁藿葉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舩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百餘万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寺崔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乌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假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擔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賫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雪山之脅懸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識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山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弋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先拔下弋手攀上弋展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撿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礼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至辛頭鄰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礼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木舫後至揵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桑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

末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明年四月方竟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

經書什物皆被焚盡遂失四十卷本
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
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
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
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
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陁
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深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
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
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
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陁比丘亦是
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
土跋陁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沙越險達自関中常依隨跋陁止長
安大寺頃之跋陁橫為秦僧所擯嚴
亦分散憩于山東慧精舍坐禪誦經力
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
王忱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
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
還閉問不知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

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
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
既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懐道
素篤礼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
性虚靖志避諠塵恢乃為於東郊之
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
西域所得梵本衆経未及譯寫到尤
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秦不受別請常
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
鬼者去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
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即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審加礼
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恒見
鬼来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
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為
夫人說経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
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叙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
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

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
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徃覩率宮
彼國法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
明而實行未辦始移尸向凡僧墓地
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
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来幷此徵
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
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
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
故少以方直絶素為名而求法懇惻
亡身殉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経要
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占法顯
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詧論雪嶺
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閬天竺
諸國備觀靈異乃経罽賓礼雪在外
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礼雪在外
坡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
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
陁業禪進道俄而禪師橫為秦僧所
擯徒衆悉同其各雲亦奔散會盧山

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絶域莫不披祚諮問敬而愛焉雲所治定華戎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燕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関中沙門笠佛念於符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遠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贊経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誡法教誘多有改更礼事供養十室而八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摠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歳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陁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從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潜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犬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曰者臭油誤燒其指因謂母曰痛在汝身吾每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煞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経百餘万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号曰三蔵法師至年三十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囚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不納乃辞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師子國觀風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乘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聖礼從受五戒母因勧王曰宿世因縁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絶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興鬪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雖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冥運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勿興宮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脩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摠法門御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勧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囚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仁慈寧不愍念敢以死請申其悃愊王不忍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願盡所治内一切断煞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歌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村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有須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外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聡等遠挹風猷思欲飡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敬等往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笠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未葉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勑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議形貸孤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駭縣者闇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室去寺數里聲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形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与衆僧講法竟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去於是山放水竇去来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焉跋摩嘗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亘室弥漫生青蓮花沙弥驚恐大呼徃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勑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鄴文帝引見勞問悉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万里来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占疋夫所修各異疋夫身賤名劣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出雜心及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邨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今學宋語別因西域居

天人之際系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花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瞩徃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絶或時假譯人而徃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出雜心及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邨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今學宋語別因西域居

士更請外國尼来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席唯跋摩所坐花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礼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頹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虵可長一丈許起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詻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氛氳蹙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堅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屢寢假彊未及諮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弥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爲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爲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尸　膖脹亟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餓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尸觀　放捨餘閒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紆一舜滅相　非我所宜說　唯佛能誰知
猶如對明鏡　見諸論各異　端正好醜妍
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脩行
一念緣真諦　滅人起妄想　誰惑諸世間
名者莫能見　諸法身空寂　脩行理無二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得世第一法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果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紆一舜滅相　非我所宜說　唯佛能誰知
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脩行
一念緣真諦　滅人起妄想　誰惑諸世間

諦寶真實觀　今此身滅盡　猶若燈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久精雜
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号
曰三藏法師初景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捨宅建剏因名平陸寺崇其供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共觀架塔三層今
養以表厥德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
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
明於戒品將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
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
衆乃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
義檀步京邑謂為矯異執志不同親
占跋摩推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
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
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
範廣設齋供四衆殷傾于京邑慧
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
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以其年九月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
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
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
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
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
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
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不詳其終

地建立精舍植栴千株開園百畝房
閣池沿極為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
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禮
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
宋元嘉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止
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
祈請舍利自有餘日遂感一枚銜器
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
勇猛人百其心傾之沁流東下至于
京師初步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
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尒傾都礼訊
自宋文秉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
設齋桂宮請戒拂袂候之使旬日
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法要普
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
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會
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寶
為已任素好禪味敬心彌重及臨浙
右請与同遊乃於此縣之山建立塔
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
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
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
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坍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搆臨澗仄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儀介層搆於是息心之衆万里来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數陳教法初蜜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双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勵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常

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万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為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自陽關西入流沙凌危履險有出有入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紙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荅恚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涅槃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將欲闇瞑忽失尸所在猛悲歎鷲嶺而九人退還猛与曇猛与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倫國同接竺道嵩又復無異於是自力而前与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見猛与曇猛倶還於涼州出涅槃經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漢常往返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問諮方土為說四天子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隂盡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繞鉢若有應能輕重其道心所應如此下案時復不覺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具存又覩沮渥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掃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紙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荅恚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涅槃梵本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無常唯僧祇律在猛悲歎鷲嶺而九人退還猛与曇猛与餘伴進行千十六年十七月造傳記所遊歷九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遷時届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曇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華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
禪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
壽觀舍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
術淨土之洪因故流吟嗟味洽通宋
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
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愍江陵元
嘉十九年西遊峨嵋蜀虜屢邵道禪學
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羅多僧伽羅多
等並禪學深明来遊宋境達多尤著
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
有羣鳥銜果飛来授之達多思惟猶
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
何為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
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
終於建鄴僧伽羅　姓何氏
宋景平之末来至京師七食人間宴
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
十年卜居鍾岑之陽前剪蒺開榛造
立精舍即宋漑是也
未那跋陁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
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衍婆羅門種
幼學五明論天文書竺暨方呪術靡

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
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絶
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簪
落彩專精志學及受具足博通三藏
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礼頊之辞小
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
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
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誦講宣說莫能
訓梳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歸正法曰若東還卒於江陵春秋八
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父感其言至
遂弃邪從正陁前到師子諸國皆傳
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
途風止淡水復竭糧絶有懷愧歎即旦夕礼
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
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礼懺俄而
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
感如此元嘉十二年廣州刺史車朗
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
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
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
懌旦起道義　皆傾
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怯夢跋陁荅
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搆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陁頹容憂悚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陁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無所棄貧道不道不容邑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卬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剉水水流深駃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悅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勑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仝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陁曰既涤瞢废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勑問並誰為賊荅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見駈逼貧道所明但不畐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勑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陁在荊十載每為譙王書疏無不記録及軍敗撿簡無片言及軍事

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礼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承相不荅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七頹頹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日晡時西北雲起如盖曰在栗榆風及中興寺成勑令移住為開三閒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勑見跋陁相續跋陁自幼以来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大始四年正月亹聽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之見天花聖僧曷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伍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来止京師凡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聰經律時人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具子立知亟吉善態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

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陁曰仰遇三寶陛下天威冥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如盖曰在栗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勑見慰勞顯施相續跋陁自幼以来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大始四年正月亹聽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之見天花聖僧曷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伍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来止京師凡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聰經律時人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具子立知亟吉善態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

以師礼焉永明末終於所住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聡慧強記勤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万言兼學外典陰陽占時驗事徵瑞非一齊建元初来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辭喻撰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謂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絶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為人弘厚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為營法於建鄴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曾門殿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命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礼遇勅於正觀寺及壽光占雲館中譯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請寶唱亥曇允等筆受

論曰傳譯之功尚之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来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住持八万法蔵弘道濟人功用弥博聖慧曰光餘暉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利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蔵至若龍樹馬鳴婆藪槃頭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撮要源發枝派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法輪未絶是以五百年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届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与迦維雖路絶葱河里踰數万若以聖之神力辟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太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来化恊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為物屢難能其力也要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謙等並異世一時継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厲有支謙聿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朔蘭無羅又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随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随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願學拘深神鑒奥遠歴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教一時有生馘影徹嚴観恒聲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僉為稱首是時姚興窮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号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太王誦黄老之微言遣法使去夫慕道来儀遐迹烟萃三蔵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為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花嚴大部量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愆佛賢有擯黙之迹考之實録未易

詳究或以時運淩濤道喪人離故所
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
珪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祚
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得
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
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貫胍之厄比干
雖忠謇竭誠猶招賜劒之禍匪其然
乎閒有笠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
与三蔵乖越食用銅鉢非律儀所許
伏地相向懺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
康不遊天竺睨值曇摩耶舍又非專
小之師直欲豁塞其身故為矯異然
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
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悋事迹易翻
聞因果則悠然启脊見變術則奔波
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
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
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絶或望烟渡
險或附弋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
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
發趾則結侶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
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
壽命而須世學徒雅慕鑽求一典謂

言廣讀多惑斯蓋惰學之辞匪日通
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
豈可斷以胥柃而不博尋衆典遂使
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
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
若能貫採禪律兼治經論雖復柢樹
息蔭玄風尚扇娑羅慶葉佛性猶彰
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
身命寧不昌歟
贊曰頻婆搀唱曇曜魄漢夢通神騰蘭
八万弥綸周星曜魄漢夢通神騰蘭
識什殉道来臻慈雲從蔭慧水傳津
裨夫季末方樹洪因

高僧傳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二七九頁下原版手抄，以高麗藏本換。

一 二六九頁中四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黃龍釋」。

一 二六九頁中五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黃龍釋」。

一 二六九頁中六行首字「佛」，磧、普、南、徑、清作「建康隆光寺佛」。

一 二六九頁中七行首字「浮」，磧、普、南、徑、清作「河西浮」。

一 二六九頁中八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京師枳園寺釋」；清作「京西枳園寺釋」。

一 二六九頁中九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六合山釋」。

一 二六九頁中一〇行首字「求」，磧、普、南、徑、清作「京師祇洹寺求」。

一 二六九頁中一一行首字「僧」，磧、普、南、徑、清作「京師奉誠寺僧」。

一 二六九頁中一二行首字「曇」，磧、普、南、徑、清作「上定林寺曇」。

一 二六九頁中一三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京兆釋」。

一 二六九頁中一四行首字「曇」，資、麗作「曇」；磧、普、南、徑、清作「道林寺曇」。

一　二六九頁中一五行首字「求」，磧、普、南、徑、清作「中興寺求」。

一　二六九頁中一六行首字「求」，磧、普、南、徑、清作「齊正觀寺求」。

一　二六九頁中一八行「父恐」，資、磧、普、南、徑、清作「其父恐」。又「爲度」，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度爲」。

一　二六九頁中一九行第一二字「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六九頁中二〇行首字「寺」，資、磧、普、南、徑、清作「寺住」。

一　二六九頁中二一行第二字「得」，磧、普、南、徑、清作「得爲」；二六九頁中二一行第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得爲」。

一　二六九頁下一行末字「正」，資無。

一　二六九頁下一行至八行「邑波連麗作「能得後爲」。

一　二六九頁下一行第四字「有」，麗作「有人」。

一　二六九頁下二一行「甘父」，南、徑、清作「甘英」。

一　二七〇頁中末行第一〇字「咸」，清作「甘英」。

一　二七〇頁上四行末字「欲」，麗作「明旦欲」。

一　二七〇頁上五行第二字「者」，磧作「者」。又「艱阻」，資、磧、普、南、徑、清作「艱嶮阻」。又末字「具」，諸本作「具測」。

一　二七〇頁下九行「獵人」，資、磧、普、南、徑、清作「獵者」，一〇行「獵者」，諸本作「獵人」。

一　二七〇頁下一二行末字「頃」，諸本作「頃之」。

一　二七〇頁下一五行「遂造」，諸本作「遂南造」。

一　二七〇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心」，南、徑、清作「心論」。又第一三字「垂」；資、磧、普、南、徑、清作「垂有」。

一　二七一頁上五行首字「人」，麗作「人也」。

一　二七一頁上九行末字「北」，資、磧、普、南、徑、清作「此」。

一　二六九頁下一九行第四字「有」，麗作「有人」。

一　二六九頁下二一行「甘父」，南、徑、清無；麗作「入」。

一　二七〇頁中末行第一〇字「咸」，清作「甘英」。

一　二七〇頁上四行末字「欲」，麗作「明旦欲」。

一　二七〇頁下八行「未測」，清作「未測」。

一　二七〇頁中一八行第五字「人」，資、磧、普、南、徑、清無；麗作「入」。

一　二七〇頁中一九行第四字「有」，麗作「有人

一　二七一頁上一一行「入流沙」，磧無。

一　二七一頁上一五行「爲識」，諸本作「爲幟」。

一　二七一頁上一九行第九字「四」，諸本作「四枝」。又第一四字「手」，資、磧、普、南、徑、清作「右手」。

一　二七一頁上二〇行「經日」，資、磧、普、南、徑、清作「經三日」。

一　二七一頁中一行全行「至……入」，麗無。

一　二七一頁中二行末字至次行首字「木舫」，資、磧、普、南、徑、清作「水船」。

一　二七一頁中五行「彼方」，麗作「彼土」。

一　二七一頁中六行第五字「果」，資、磧、普、南、徑、清作「聖果」。

一　二七一頁下一行「尚有」，資、磧、普、南、徑、清作「而有」。又「並化」，資、磧、普、南、徑、清作「並死」。

一　二七一頁下一四行第三字「慄」，麗作「果」。

一　二七一頁下一六行「逝心」，諸本作「遊心」。

一　二七一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位」，諸本作「位以」。

一　二七二頁中三行「請懇」，磧、普、南、徑、清作「請慊」。又「懷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道懷」。

一　二七二頁中五行第二字「虛」，麗作「愛虛」。

一　二七二頁上九行首字「染」，麗作「深」。

一　二七二頁上一一行「馱跋陁」，麗無。

一　二七二頁中一二行「野中」，資、磧、普、南、徑、清作「中野」。

一　二七一頁上一一行「入流沙」，磧無。

一　二七一頁上一五行「爲識」，諸本作「奔走」。

一　二七一頁下一行「未被」，資、磧、普、南、徑、清作「未及」。

一　二七一頁下一九行第九字「四」，諸本作「四枝」。又第一四字「手」，資、磧、普、南、徑、清作「右手」。

一　二七一頁下二〇行「經日」，資、磧、普、南、徑、清作「經三日」。

一　二七一頁下一四行第三字「慄」，麗作「果」。

一　二七一頁下一六行「逝心」，諸本作「遊心」。

一　二七一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位」，諸本作「位以」。

一　二七二頁中三行「請懇」，磧、普、南、徑、清作「請慊」。又「懷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道懷」。

一　二七二頁中五行第二字「虛」，麗作「愛虛」。

一　二七二頁上九行首字「染」，麗作「深」。

一　二七二頁中六行第一三字「還」，麗無。

一　二七二頁中七行「譯寫」，磧作「譯爲」。

一　二七二頁上一一行「欲令」。

一　二七二頁上一五行「沙越」，資、磧、普、南、徑、清作「越沙」。

一　二七二頁上一七行末字「力」，資、磧、普、南、徑、清作「勵力」。

一　二七二頁上一八行第二字「修」，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二頁上一九行「塗步」，麗作「塗出」。

一　二七二頁上末行「精奇」，麗作「其奇」。

一　二七二頁中二行「宋武」，麗作「宋武帝」。

一　二七二頁中一行第二字「議」，資、磧、普、南、徑、清作「懷」。

一　二七二頁中一〇行「西域人」，資、磧、普、南、徑、麗作「西域人也」。

一　二七二頁中一二行「未被」，資、磧、普、南、徑、清作「未及」。

一　二七二頁中一七行末字「力」，資、磧、普、南、徑、清作「勵力」。

一　二七二頁中一八行第二字「修」，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二頁下一行「塗步」，麗作「塗出」。

一　二七二頁下一四行第三字「慄」，麗作「果」。

一　二七二頁下一六行「逝心」，諸本作「遊心」。

一　二七二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位」，諸本作「位以」。

一　二七三頁中三行「請懇」，磧、普、南、徑、清作「請慊」。又「懷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道懷」。

一　二七三頁中五行第二字「虛」，麗作「愛虛」。

一　二七三頁中六行第一三字「還」，麗無。

一　二七三頁中七行「譯寫」，磧作「譯爲」。

一　二七二頁中九行第七字「等」，資、磧、普、南、徑、清作「等經」。

一　二七二頁中一一行「社間」，資、磧、普、麗作「社閒」。

一　二七二頁中一二行「當避」，磧、南、徑、清作「當辟」。

一　二七二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疾」，諸本作「疾病」。

一　二七二頁中一五行「吁呵」，南、清作「吁呵」。

一　二七二頁下一行「值羅漢」，磧作「頁羅漢」；南作「真羅漢」。

一　二七二頁下二行首字「漢」，資、磧、普、南、徑、清作「漢羅漢」。

一　二七二頁下五行「各處」，資、磧、普、南、徑、清作「之處各有其所」。

一　二七二頁下一〇行第九字「若」，磧、普、徑、清無。

一　二七二頁下一三行「絶素」，諸本作「純素」。

一　二七二頁下一四行「亡身」，資、磧、普、南、徑、清作「忘身」。

一　二七二頁下二〇行「詁訓」，磧作「話訓」。

一　二七二頁下二二行第三字「禪」，資、磧、普、南、徑、清作「禪師」。

一　二七三頁上四行末字「戎」，磧、普、南、徑、清作「梵」。

一　二七三頁上六行第九字「於」，諸本作「善於宣譯」。

一　二七三頁上一一行「改更」，資、磧、普、南、徑、清作「改悟」。

一　二七三頁上一二行「而八」，資、磧、普、南、徑、清作「而九」。

一　二七三頁中六行「相工」，麗作「相法長道沖」。

一　二七三頁中一〇行第四字「時」，普、南、徑、清作「時人」。

一　二七三頁中一一行第三字「王」，磧、普、南、徑、清作「國王」。

一　二七三頁中一五行第六字「後」，諸本作「後到」。又第一二字「教」，普、南、徑、清作「弘教」。

一　二七三頁下四行「慈悲」，諸本作「慈悲心」。

一　二七三頁下一二行「仁慈」，諸本作「天慈」。又「愍念」，資、磧、普、南、徑、清作「愍命」。

一　二七三頁下一三行第八字「違」，諸本作「固違」。

一　二七三頁下一八行「引材」，資、磧、普、南、徑、清作「琢材」。

一　二七三頁下一九行「導化」，資、磧、普、南、徑、清作「道化」。

一　二七三頁下二〇行「外國」，諸本作「隣國」。

一　二七四頁上一行「法長」，諸本作「法長道沖」。

一　二七四頁上二行第二字「往」，諸本作「往彼」。

一　二七四頁上七行第一一字「帝」，諸本作「文帝」。

一　二七四頁上一〇行「聳孤」，資、磧、普、南、徑、清作「聳峙」。又「髣髴」，資作「髣髴」。

一　二七四頁上一二行「禪室室」，資、

磧、普、南、徑作「禪室」。

一　二七四頁上一四行首字「濕」，資、磧、普、南、徑、清作「汚」。

一　二七四頁上二二行「弄之」，資、磧、普、南、徑、清作「抒之」。

一　二七四頁中一行「十有七」，諸本作「十有七八」。又「入禪」，資、磧、普、南、徑、清作「坐禪」。

一　二七四頁中三行第六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而立」；麗作「而上」。又「亘室」，麗作「亘空」。

一　二七四頁中一六行首字「形」，諸本作「刑」。

一　二七四頁中一八行「齋亦大矣如此不煞德」，資、磧、普、南、徑作「齋亦大矣不煞」；清作「齋亦大矣不煞」。

一　二七四頁下一行「十有七」，諸本作「十有七八」。

一　二七四頁下一一行第二字「出」，諸本作「譯出」。

一　二七四頁下一四行「二十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十四」。

一　二七四頁下八行「三昧果」，資、磧、普、南、徑、清作「三昧畢」。

一　二七四頁下一九行「是多」，資、磧、普、南、徑、清作「是名」。

一　二七四頁上一行「諦實」，資作「諦寶」。又末字「滅」，資作「滅」。

一　二七六頁上三行「三藏」，資、磧、普、南、徑、清作「律藏」。又「久精」，諸本作「尤精」。

一　二七六頁上四行「出自」，資、磧、普、南、徑、清作「步自」。

一　二七六頁上六行第一一字「陸」，諸本作「平陸」。

一　二七六頁上九行「架塔」，諸本作「加塔」。

一　二七六頁上一〇行「行道」，清作「所道」。

一　二七四頁上一四行首字「禪室」。

一　二七四頁下八行「繕寫」，清作「善寫」。

一　二七五頁下三行「生相」，資、磧、普、南、徑、清作「相生」。

一　二七五頁下五行「增長」，清作「猶長」。

一　二七五頁下一一行第二字「出」，諸本作「譯出」。

一　二七五頁下一四行「二十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十四」。

一　二七五頁下一六行「淨音」，磧、南、普、南、徑、清作「淨奇」。

一　二七六頁下末行第六字「令」，徑作「分」。

一　二七六頁上一行「諦實」，資作「諦寶」。又末字「滅」，資作「滅」。

一　二七六頁上三行「三藏」，資、磧、普、南、徑、清作「律藏」。又「久精」，諸本作「尤精」。

一　二七六頁上四行「出自」，資、磧、普、南、徑、清作「步自」。

一　二七六頁上六行第一一字「陸」，諸本作「平陸」。

一　二七六頁上九行「架塔」，諸本作「加塔」。

一　二七六頁上一〇行「行道」，清作「所道」。

一　二七四頁下五行「天絶」，資、磧、普、南、徑作「天逸」。

一　二七四頁下一九行首字「寧」，諸本作「寧在」。

一　二七四頁下二行「公王」，南、徑作「王公」。

一　二七四頁下五行「天絶」，資、磧、普、南、徑、清作「天逸」。

一　二七五頁中一二行「心是」，資、磧、普、南、徑、清作「止是」。

一　二七五頁中一〇行「報果」，麗作「果報」。

一　二七五頁下二行「普見」，資作「普見」。

一　二七六頁上一五行「乃請」，麗作「乃共請」。又「三藏」，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藏時」。

一　二七六頁中四行「浴文」，資作「俗文」。

一　二七六頁中七行「不詳」，資、磧、普、南、徑、清作「莫詳」。

一　二七六頁中一二行「門户極甚」，資、磧、普、南、徑、清作「之要皆極其」。又「治邃」，諸本作「沉邃」。

一　二七六頁中一六行首字「嗣」，諸本無。

一　二七六頁中一九行「延請」，資、磧、普、南、徑、清作「乃請」。

一　二七六頁中二二行「周留」，諸本作「固留」。

一　二七六頁下二行「池沿」，資、磧、普、南、徑、麗作「池林」。

一　二七六頁下四行「江左」，資、磧、普、南、徑、清作「江右」。

一　二七六頁下五行末字「止」，資、磧、普、南、徑、清作「停止」。

一　二七六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法」，麗作「禪法」。

一　二七六頁下一六行「大禪師」，麗作「大禪師焉」。

一　二七六頁下一九行「此縣」，諸本作「鄠縣」。

一　二七七頁上一行首字「埒」，資作「俗」。

一　二七七頁上三行「石刊木」，資、磧、南、徑、清作「木刊石」。

一　二七七頁上四行「層搆」，麗作「曾構」。

一　二七七頁上七行第六字「帳」，資、磧、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七七頁上二二行「續日」，資、磧、普、南、徑作「繼日」。

一　二七七頁中六行「前傳」，資、磧、普、南、徑、清作「前倍」；南作「前陪」。

一　二七七頁中九行「同掾」，資、磧、普、南、徑、清作「同侶」。

一　二七七頁中一四行「問諮」，諸本作「諮問」。又「天子」，南、徑、清作「天下」。

一　二七七頁中一七行「盡然」，磧、普、南、徑作「畫然」。

一　二七七頁中二一行「佛影跡」，資、磧、普、南、徑、清作「佛影佛跡」。

一　二七七頁下四行「閱家」，資、磧、普、南、徑、清作「閱宗」。

一　二七七頁下一六行末字「遷」，資、磧、普、南、徑、清作「禪觀」。又第一三字「以」，諸本作「常以」。

一　二七八頁上二行「含請」，磧作「合請」。

一　二七八頁上一〇行首字「哆」，麗無。

一　二七八頁上一六行「羅哆」，資、磧、普、南、徑、清作「羅多哆」。

一　二七八頁上一九行「卜居」，磧、南

作「十居」。

一　二七八頁上二〇行「宋熙」，麗作「宋熙寺」。

一　二七八頁上二二行「婆羅門」，諸本作「本婆羅門」。

一　二七八頁上末行「五明論」，諸本作「五明諸論」。

一　二七八頁中三行「師友」，資、磧、普、南、徑、清作「師範」。

一　二七八頁中四行「落彩」，資、磧、普、南、徑、清作「落髮」。又「具足」，麗作「具戒」。

一　二七八頁中八行「誦講宣說」，諸本作「讀誦講宣」。

一　二七八頁中一一行「長相見父」，資、磧、普、南、徑作「長得相見父」；麗作「長得相見其父」；清作「長得相見父」；諸本作「長相見其父」。

一　二七八頁中一八行第六字「陁」，諸本作「跋陁」。

一　二七八頁中一八行「廣州」，諸本作「至廣州」。

一　二七八頁中一九行首字「表」，資、磧、普作「素」。又「遣信」，南、徑作「遣使」。

一　二七八頁中二〇行「郊勞」，資、磧、普、南、徑、清作「慰勞」。

一　二七八頁中二一行「初往」，資、磧、普、南、徑、麗作「初住」。

一　二七八頁下五行「法鼓」，諸本作「法鼓經」。

一　二七八頁下一〇行首字「及」，資、磧、普、南、徑、清作「經」。又「央掘摩羅」，麗作「央掘魔」，諸本作「並見」，資、磧、普、南、徑、清作「並是」。

一　二七八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至次行首字「經三卷」，資、磧、普、南、徑、清作「等經等」。

一　二七九頁中一〇行第五字「迎」，諸本作「因迎」。

一　二七九頁中一六行「之無」，資、磧、普、南、徑、清作「不見」。

一　二七九頁中二二行「永明」，磧、普、南、徑、麗作「大明」。

一　二七九頁下二一行「道義皆」，資、磧、普、南、徑、清作「語義皆通」。

一　二七九頁上三行第一二字「無」，諸本作「必無」。

一　二七九頁上四行「不道」，諸本無。

一　二七九頁上五行「大艦」，資、磧、普、南、徑、清作「火艦」。

一　二七九頁下七行「卬竹」，資、磧、普、南、徑、清作「筇竹」。

一　二七九頁上一九行第三字「宗」，資、磧、普、南、徑、清作「宋」。又「並見」，資、磧、普、南、徑、清作「並是」。

一　二七八頁下二一行「道義皆」，資、磧、普、南、徑、清作「語義皆通」。

一　二七九頁上三行第一二字「無」，諸本作「必無」。

一　二七九頁上四行「不道」，諸本無。

一　二七九頁上五行「大艦」，資、磧、普、南、徑、清作「火艦」。

一　二七九頁下七行「卬竹」，資、磧、普、南、徑、清作「筇竹」。

一　二七九頁上一九行第三字「宗」，資、磧、普、南、徑、清作「宋」。又「並見」，資、磧、普、南、徑、清作「並是」。

一　二七九頁中一〇行第五字「迎」，諸本作「因迎」。

一　二七九頁中一六行「之無」，資、磧、普、南、徑、清作「不見」。

一　二七九頁中二二行「永明」，磧、普、南、徑、麗作「大明」。

一　二七九頁下五行第八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喜悅」。

作「初如」；磧、普、南、徑、清作「初如車」。

一　二七九頁下一〇行「大始」，資、磧、普、南、徑作「太始」。

一　二七九頁下一二行「望之」，資、磧、普、南、徑、清作「望云」。

一　二七九頁下一七行第四字「孝」，資、磧、普、南、徑、清作「孝武」。又「凡宮」，資、磧、普、南、徑、清作「瓦宮」。

一　二七九頁下一八行第九字「又」，徑、清作「及」。

一　二七九頁下二二行第一〇字「以」，資、磧、普、南、徑作「取」；磧、南、清作「取坐」。

一　二七九頁下二三行「數通」，資、磧、普、南、徑、清作「數遍」。

一　二八〇頁上一行首字「以」，諸本作「末卒」；麗作「末年終」。

一　二八〇頁上三行第四字「事」，諸本作「師事」。

一　二八〇頁上五行第七字「典」，資、普、南、徑、清作「典明」；磧作「興明」；麗作「典明解」。

一　二八〇頁上六行首字「瑞」，諸本作「兆」。

一　二八〇頁上九行「一部」，磧作「一命」。

一　二八〇頁上一〇行第九字「通」，資、磧、普、南、徑、清作「通誦」。

一　二八〇頁中一行末字「謂」，資、磧、普、南、徑作「誦」。

一　二八〇頁中一行第八字「之」，諸本無。

一　二八〇頁中三行「住持」，資、磧、普、南、徑、清作「任持」。

一　二八〇頁中八行「則於」，資、普、南、徑、清作「別於」。

一　二八〇頁中一〇行「法輪」，資、磧、普、南、徑、清作「輪轉」。

一　二八〇頁中一一行「五百年」，諸本作「五百年中」。

一　二八〇頁中一二行「所接」，資、磧、普、南、徑、清作「所被」。

一　二八〇頁上二一行「占雲」，資、普、南、徑、清作「殿占雲」；磧、南、徑、清作「殿古雲」。

一　二八〇頁上二二行「育王」，資、磧、普、南、徑、清作「阿育王」。又第一〇字「請」，資、磧、普、南、徑、清作「釋」。

一　二八〇頁上末行「筆受」，資、磧、普、南、徑、清作「執筆受現行於世」。

一　二八〇頁中一行末字「譯」，麗作「翻譯」。

一　二八〇頁中一一行「復有」，磧、普、南、徑作「有」。

一　二八〇頁中一二行「接」，普、南、徑、清作「攝」。

一　二八〇頁中二一行第二字「協」，南、清作「挾」。

一　二八〇頁中末行「而聞」，磧、徑作「與聞」。

一　二八〇頁下九行「願學」，諸本作「碩學」。

一　二八〇頁下末行首字「愆」，資、磧、普、南、徑、清作「逼」。又「擯默」，諸本作「擯黜」。

一　二八一頁上一行「離故」，資、磧、南、清作「遠故」。

一　二八一頁上三行「一玷」，麗作「之一玷」。

一　二八一頁上六行「貽貫胈」，資作「成務」。

一　二八一頁上七行「有實腦」；磧、普、南、徑作「貽貫腦」；清、麗作「貽貫腦」。

一　二八一頁上八行第二字「閒」，資、磧、普、南、徑、清作「忠謇」。

一　二八一頁上九行第一〇字「非」，諸本作「本非」。

一　二八一頁上一〇行「懺法」，諸本作「又是懺法」。

一　二八一頁上一六行「之義」，磧作「之我」。

一　二八一頁中一行「蓋惰」，資作「益嗜」，磧、普、南、徑作「蓋墮」。

一　二八一頁中七行「尚扇」，資、磧、普、南、徑、清作「尚啓」。

一　二八一頁中一一行「曜魄」，資、磧、普、南、徑、清作「隱曜」。

一　二八一頁中卷末經名，徑作「高僧傳卷三」。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朱士行一
支孝龍二
康僧淵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潛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蘭九
于法開十
于道邃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法義十三
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擔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各也王即不聽賣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擔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父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善業多學乃手執梵本對蘭譯為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对蘭一時寫五部按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正繇令寫為二十卷士行遂
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
之薪盡火滅尸猶能全衆咸驚異乃
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
因燬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
来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
散形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
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
以為心要陳留阮瞻類川庾敳並結
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
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駁
膚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
逍遥唯寄以致誠勇駁毀容改服變
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無心於貴而
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
時皆此類也時竺朮蘭初譯放光經
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
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
贊曰小方易凝大器難像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物覺宗歸人思効仰雲泉

弥湯蘭風肹嚮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
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
世興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
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
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去
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偽趙
太子右宣所敬士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庶菟之處欝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捨徃
之次遇陳郡袁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之暝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聊酬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呆呆縱橫
迎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高眼深戲之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猊山不高則不靈猊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欝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徃還
不絶焉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曇
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
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遍乎講說與道
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去
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偽趙
太子右宣所敬士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庶菟之處欝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捨徃
之次遇陳郡袁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之暝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聊酬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呆呆縱橫
迎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高眼深戲之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猊山不高則不靈猊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欝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徃還
不絶焉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庶菟之處欝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捨徃
之次遇陳郡袁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之暝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聊酬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呆呆縱橫
迎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高眼深戲之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猊山不高則不靈猊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欝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徃還
不絶焉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曇
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
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遍乎講說與道
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去
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偽趙
太子右宣所敬士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庶菟之處欝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捨徃
之次遇陳郡袁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之暝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聊酬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呆呆縱橫
迎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高眼深戲之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猊山不高則不靈猊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欝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徃還
不絶焉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尚小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業道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為之贊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圖圇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微辯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詔其先鳳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移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礼事孫綽正像論云呂詔凝神於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弥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関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未荅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護目送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員謝求錢少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迩乘後西到樂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勌使夫等或釋老莊授身刻北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懇懃造請潛以上旨之重難遊宮闕即於衡迳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

比王潛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拔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迟乎龍飛虎礼孫萬潛嘗存並山捴履操知名當世於簡文屢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故孫綽贊曰索索虛矜譬蓬户司空何次道懿德純貞道見為蓬素蔦信經典每加柾崇導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祀潛雖復從運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影響不樂乃啓還刻之仰山東西而素懷不忘於是逍遥林身以畢餘年勤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四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支遁遺使求買仰山之側汲洲小嶺欲為幽捴之處潛荅云欲来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与高麗道人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公之弟子體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葉

靖濟不耐塵俗孝室山繹修德就閑
今在剡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義高栖晧然遐迹有詠以晉寧康二
年卒於山舘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
棄宰相之榮龔染衣之素山居人外
蔫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
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万星馳驛
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
素洞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盪
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葉劉阮不及
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
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
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父汝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
剡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
尤善放光彼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
功而以草隸知名常遇康所所自謂
筆道過識共所各作右軍草傍人竊
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甚見重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文道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
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
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徹之
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
譬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
謂其神情獨徹後進莫有繼之者
義之時在會稽素聞道名未之信謂
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道既還剡
及見道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
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
經由于郡王故詣道觀其風力既至
道行之品委曲慧即之經卓焉獨拔
謂道曰逍遥篇可得聞乎道乃作數
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絶王遂披衿
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
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浹洲小嶺
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
有墮其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駿
之勤之至道非弥奘為淹滯弱喪神
奇莊於莊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
心內融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誰施達
人懷德知安必茫宿寨清舉濯累禪
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
志無為寮朗三蔽融冶六塵空同五
陰豁虚四支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
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
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雅遲
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
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
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
義之時在會稽素聞道名未之信謂
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道既還剡
經由于郡王故詣道觀其風力既至
道行之品委曲慧即之經卓焉獨拔
謂道曰逍遥篇可得聞乎道乃作數
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絶王遂披衿
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
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浹洲小嶺
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
有墮其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駿
之勤之至道非弥奘為淹滯弱喪神
奇莊於莊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
心內融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誰施達
人懷德知安必茫宿寨清舉濯累禪
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
志無為寮朗三蔽融冶六塵空同五
陰豁虚四支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
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用遁乃作釋疑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盲歸學道識等追蹤焉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紵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殼浩安曰亹亹倫辯恐剔支拔直上猊浩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慙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　聖猥紕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眡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蕩慈愛之孝暢動無傷衛無恤之哀永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寶礼榮以徵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位之節履元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殊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勤道遊靈漠日昃忘御可謂鍾鼓晨撾聲振天下清人動靜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掾何能有為且歲月倏忽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延首東願孰能無懷上願陛下時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尚為優謹露板以聞申其愚管畏粮望路伏待慈詔詔勑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桑子硎前至近遁而坐謝乃石後至值蔡

之宅洋洋大晉為光亨之宇常無而万物歸宗執大衆而天下自往國典悠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刑公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蘇長鼻漱泬清豁纏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臥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寶礼榮以徵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殊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勤道遊靈漠日昃忘御可謂鍾鼓晨撾聲振天下清人動靜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掾何能有為且歲月倏忽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延首東願孰能無懷上願陛下時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尚為優謹露板以聞申其愚管畏粮望路伏待慈詔詔勑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桑子硎前至近遁而坐謝乃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發就其處蓁蔓遂合榛舉謝擗地謝不收介意其

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求迹刻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愛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耶復畜耳後有餉鵝者遁謂鵝曰尒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鵝卵生用未足為煞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於地觳破鵝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嶠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嶠中或問其意荅云謝安在昔數來見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其移還嶠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空於嶠中厥冢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郄超為之銘贊周曇實為之作序傳表宏為之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殊流而玄同矣又嶺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興神理

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才生輟弦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實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興支法虔別傳云蘭亦感枯泉啟水事興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興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者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授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為搖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外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旦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取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刻石城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開難高平郄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
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藻藻斑如
在塲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
有檠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
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
遁林講比汝至當至其品中示語攻
難數十番去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
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
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来
耶故東山旣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
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
辭還東出帝戀德懇懃勲賜錢絹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
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
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曰才辯
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遂燉煌人少而失蔭尉親養之
遂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
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論讚公常稱遂高簡雅素有古人之
風若不無年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蘭
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
澤在東多遊褒名山為人不屑毀譽
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
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
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
人識通理清朗貧玉瑩德音蘭馨孫
綽以遂比陀咸咸有累騎之談遂有清
令之譽可得為不孫綽曰雖迹有窪
隆高風一也翰道論云近俗中有竺法
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
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
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
稱加又敏而好學蔗志經記而尤長
法華一教嘗遊湘州藤山山精化為
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
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
山茅庵剃飲取飲禪慧東甌學者
竟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
每盤遊極日輒信宿歸披衿頡頏自
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餘年傾蓋千茲不覺老之將
至後淳之別遊崇詠曰晧然之氣猶在
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返其若人之謂
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
古時刻東陽山復有釋道實者本姓王
琅琊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
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
浴將就下疑忘詠曰安知万里水初
發監鷗時後以學行顯焉
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
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
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
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
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
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
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有四矣帝以錢十万買新亭崗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蠻旅至上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尒異人性度温和鄉鄰所美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礼求同郡揚德順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嘗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礼苕華母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疑膚不可傷毀宗礼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遂志曜翹樂之姿於戚明之世遂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并贈詩五首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亘消茅子亦雖數

人生一世閒飄忽若過牖棨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躯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毓毓但怜君恤後空以宮有不道妾區區但怜君恤後度荅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万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毀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蕭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與從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睹曄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万世因緣於今絶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茅子豈去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嘆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去已恤他度既志懐匪石不可迴轉苕華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大精佛法披味羣經著眡曇雲言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何内又有笠法雅志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住勝蹔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九〇頁中三行「朱士行」，磧、普、南、徑作「晉洛陽朱士行」；清作「洛陽朱士行」。

一　二九〇頁中四行「支孝龍」，磧、普、南、徑、清作「淮陽支孝龍」。

一　二九〇頁中五行「康僧淵」，磧、普、南、徑、清作「豫章山康僧淵」。

一　二九〇頁中六行「笠法雅」，磧作

「高色竺法稚」；普、南、徑、清作「高邑竺法雅」；南作「高色竺法雅」。

一二九〇頁中七行「康法朗」，磧、普、南、徑、清作「康法朗」。

一二九〇頁中八行「竺法乘」，磧、普、南、徑、清作「竺法乘」。

一二九〇頁中九行「竺潛深」，資作「竺道潛」；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潛」。

一二九〇頁中一〇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〇頁中一一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〇頁中一二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〇頁下一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〇頁下二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〇頁下三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〇頁下四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〇頁下五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〇頁下六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〇頁下七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〇頁下八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〇頁下九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〇頁下一〇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〇頁下一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〇頁下一二行「竺潛深」，資作「竺道潛」；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潛」。

一二九〇頁下一三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〇頁下一四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〇頁下一五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〇頁下一六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〇頁下一七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〇頁下一八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上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上二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上三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上四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上五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上六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上七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上八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上九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上一〇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上一一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上一二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上一三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上一四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上一五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上一六行「竺潛深」，資作「竺道潛」；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潛」。

一二九一頁上一七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上一八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中一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中二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中三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中四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中五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中六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中七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中八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中九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中一〇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中一一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中一二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中一三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中一四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中一五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中一六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中一七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中一八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四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五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六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七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八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九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六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七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八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九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四〇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四一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四二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四三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四四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四五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四六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四七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四八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四九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五〇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五一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五二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五三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五四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五五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五六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五七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五八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五九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六〇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六一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六二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六三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六四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六五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六六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六七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六八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六九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七〇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七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七二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七三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七四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七五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七六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七七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七八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七九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八〇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八一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八二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八三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八四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八五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八六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八七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八八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八九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九〇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九一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九二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九三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九四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九五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九六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九七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九八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九九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〇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一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二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三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四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五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六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七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八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〇九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〇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一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二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三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四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五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六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七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八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一九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〇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一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二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三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四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五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六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七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八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二九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〇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一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二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三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四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五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六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七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八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三九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〇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二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三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四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五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六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七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八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四九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〇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一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二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三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四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五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六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七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八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五九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〇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一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二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三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四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五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六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七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八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六九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〇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一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二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三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四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五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六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七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八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七九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〇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一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二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三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四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五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六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七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八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八九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〇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一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二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三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四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五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六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七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八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一九九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〇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一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二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三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四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五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六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七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八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〇九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〇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二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三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四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五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六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七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八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一九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〇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一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二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三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四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五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六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七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八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二九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〇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一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二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三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四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五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六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七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八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三九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〇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一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二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三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四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五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六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七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八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四九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〇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一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二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三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四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五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六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七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八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五九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〇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一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二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三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四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五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六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七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八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六九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〇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一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二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三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四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五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六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七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八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七九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〇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二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三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四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五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六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七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八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八九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〇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一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二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三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四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五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六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七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八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二九九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〇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一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二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三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四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五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六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七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八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〇九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〇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一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二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三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四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五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六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七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八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一九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〇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一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二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三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四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五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六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七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八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二九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〇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一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二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三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四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五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六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七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八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三九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〇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一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二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三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四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五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六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七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八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四九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〇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一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法義」。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二行「支道林」，磧、普、南、徑、清作「支道林」。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三行「于法蘭」，磧、普、南、徑、清作「于法蘭」。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四行「于法開」，磧、普、南、徑、清作「于法開」。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五行「于道邃」，磧、普、南、徑、清作「于道邃」。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六行「竺法崇」，磧、普、南、徑、清作「竺法崇」。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七行「竺僧度」，磧、普、南、徑、清作「竺僧度」。

一二九一頁下三五八行「竺法義」，磧、普、南、徑、清作「竺

本作「填」。

一　二九一頁中二一行「法雅」，資、磧、普、南、徑、清作「笁法雅」。

一　二九一頁中末行「門徒」，資、磧、普、南、徑、清作「雅門徒」。

一　二九一頁下二行第一〇字「乃」，資、磧、普、南、徑、清作「及」。

一　二九一頁下二行末二字「相曇」，資、磧、普、南、徑、清作「曇相」。

一　二九一頁下五行第三字「汏」，資、磧、普、南、徑、清作「汰」；南作「汏」。

一　二九一頁下七行第一三字「僞」，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二頁上一一行第一〇字「移」，諸本作「後移」。

一　二九二頁上一五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二九二頁上一九行末二字「未荅」，資、磧、普、南、徑、清作「未及答」。

一　二九二頁下一一行「劉悛悛」，資、磧、普、南、徑、清作「劉恢恢」。

一　二九二頁下一三行第五字「流」，資無。

一　二九一頁下一五行「閑中」，諸本作「一人誦經」，諸本作「閒中」。又「誦經」，諸本作「笁潛」，資、磧、普、南、徑、清作「王濬仲」。

一　二九二頁上二行「尚小」，資、磧、普、南、徑、清作「小未純」；麗作「尚小未純」。

一　二九二頁中一九行第一〇字「百」，諸本作「五百」。

一　二九二頁中二一行「太尉」，麗作「大尉」。

一　二九二頁下一行「中宗肅祖昇遐」，資、磧、普、南、徑、清作「及中宗肅祖昇霞」。

一　二九二頁下二行「結旅」，資、磧、普、南、徑、清作「結侶」。

一　二九二頁下四行「剋北」，諸本作「北面者」。

一　二九二頁下六行「造請」，諸本作「徵請」。又「上旨」，諸本作「詔旨」。

一　二九二頁下一〇行末字「嘗」，資、磧、普、南、徑、清作「常」。次頁中一七行第三字「悛」，資、磧、普、南、徑、清同。

一　二九二頁下一一行「劉悛悛」，資、磧、普、南、徑、清作「劉恢恢」。

一　二九二頁下一五行「法祀」，資、磧、普、南、徑、清作「法禮」。

一　二九二頁下一六行「仰山」，磧、南、普、南、徑、清作「笁道潛」。

清作「岬山」。一八行、次頁上二行、一二行、二九六頁下五行同。

一　二九二頁下二〇行第三字「由」，普作「中」。

一　二九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公」，諸本作「劉公」。

一　二九三頁上五行第四字「潛」，麗作「深」。六行第五字及第一二字、一三行第一四行第七字同。

一　二九三頁上七行第五字「方」，資作「万」。

一　二九三頁上一〇行「劉靈」，麗作「劉伶」。

一　二九三頁上一五行「晉者必汝」，磧、普、南、徑、清作「晉者必取」；資作「智者必取」；麗作「晉者必取」。

一　二九三頁中一七行「臺寺」，資、磧、普、南、徑、清作「法臺寺」。

一　二九三頁中二二行「吳興」，資、磧、普、南、徑、清作「吳興守」。

一　二九三頁中末行第一三字「自」，諸本作「自治」。

一　二九三頁下三行第四字「腊」，資、磧、普、南、徑、清作「晤」。

一　二九三頁下末行第九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可言」。

一　二九三頁上二〇行「過識」，資、磧、普、南、徑、清作「過識識」；麗作「遇識識」。又「右軍」，資、磧、普、南、徑、清作「王右軍」。

一　二九三頁上二一行第四字「察」，諸本作「寥」。

一　二九三頁下二二行「豁虛」，資、磧、普、南、徑、清作「虛豁」。

一　二九三頁下末行第一〇字「平」，作「重之」。

一　二九三頁中八行「深思」，資、磧、普、南、徑、清作「沉忍」。

一　二九三頁中一一字「贊」，麗作「乎」。

一　二九四頁上二行第一一字「方堙」，資、磧、普、南、徑、清作「濟」。

一　二九四頁上三行「之用」，諸本作「之道」。同行第一三字「矇」，資、磧、普作「朦」。

一　二九四頁上五行第六字「食」，麗作「喰」。

一　二九四頁上九行第五字「維」，磧、普作「羅」。

一　二九四頁上一一行第三字「設」，資、磧、普、南、徑、清作「每設」。

一　二九四頁上一二行第一一字「咸」，

諸本作「咸謂」。

一　二九四頁上一一行末字「哀」，諸本作「哀帝」。

一　二九四頁上一七行「徐曰」，麗作「乃徐曰」。

一　二九四頁上一九行第九字「紆」，麗作「緇」。

一　二九四頁上二二行「倫辯」，資、磧、普、南、徑、麗作「論辯」。又第一一字「拔」，諸本作「超拔」。

一　二九四頁上二二行第一〇字「祝」，資作「況」；磧、普、南、徑、清作「況」。

一　二九四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御」，磧、普、南、徑、清作「御世」。

一　二九四頁中一五行「聲振」，資、磧、普、南、徑、清作「聲揚」。

二　二九四頁中一六行第三字「邵」，資、磧、普、南、徑、清作「劭」。

一　二九四頁中一七行第五字「化」，資、磧、普、南、徑、清作「法」。

一　二九四頁中二二行第一〇字「祝」，資作「況」；磧、普、南、徑、清作「況」。

一　二九四頁下一行第九字「享」，資、磧作「享」。

一　二九四頁下三行第二字「煞」，諸本作「刑殺」。

一　二九四頁下五行第七字「詮」，清作「銓」。

一　二九四頁下九行「惟谷」，資、磧、普、南、徑、清作「惟咎」。

一　二九四頁下一〇行「天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庭」。又「優以」，資、磧、普、南、徑、清作「優遊」。

一　二九四頁下一一行第三字「榮」，資、磧、普、南、徑、清作「策」。

一　二九四頁下一二行首字「拘」，資作「物」。

一　二九四頁下一三行第四字「汗」，磧、南作「汙」。又第一二字「干」，資、磧、普、徑作「于」。

一　二九四頁下一四行第六字「時」，資、磧、普、南、徑、清作「屮」；普、徑作「且」。

一　二九四頁下一五行第五字「衷」，資、磧、普、南、徑、清作「理」。

一　二九四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遼」，資作「聊」；普作「繚」。又末字「延」，資、磧、普、南、徑、清作「迴」。

一　二九四頁下一八行「時蒙」，資、磧、普、南、徑、清作「特蒙」。

一　二九四頁下二二行「謝万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謝安石」。

一　二九五頁上二行第一二字「愛」，資、磧、普、南、徑、清作「受」。

一　二九五頁上一〇行第六字「名」，

資、磧、普、南、徑、清作「明」。

一　二九五頁上一一行第六字「在」，資、磧作「裏」。又末字至一七行首字「升平」，資、磧、普、南、徑、清作「昏升平」。

一　二九五頁下一、二行「未詳遁善草隸」，資、磧、普、南、徑、清作「未詳遁善草隸」。

一　二九五頁下末行第四字「平」，磧、南作「乎」。

一　二九六頁上六行首字「遁」，諸本作「道」。

一　二九六頁中一一行「俗中」，諸本作「洛中」。

一　二九六頁中一五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二九六頁中一八行「夫人」，普、徑、清作「天人」。

一　二九六頁中二〇行第四字「猟」，磧、南、清作「上」。

一　二九六頁中二二行第七字「信」，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六頁下一、二行「遁著銘」，資、磧、普、南、徑、清作「遁爲著銘」。

一　二九六頁下一九行第五字「旦」，資、磧、普、南、徑、清作「但」。

一　二九七頁上一五行「未詳遁善草隸」，資、磧、普、南、徑、清作「未詳遁善草隸」。

一　二九七頁上末行第四字「平」，磧、南作「乎」。

一　二九七頁中六行首字「遁」，諸本作「道」。

一　二九七頁中一一行「俗中」，諸本作「洛中」。

一　二九七頁中一五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二九七頁中一八行「夫人」，普、徑、清作「天人」。

一　二九七頁中二〇行第四字「猟」，磧、南、清作「上」。

一　二九七頁中二二行第七字「信」，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五頁下一、二行「遁著銘」，資、磧、普、南、徑、清作「遁爲著銘」。

一　二九五頁下一九行第五字「旦」，資、磧、普、南、徑、清作「但」。

一　二九六頁上一五行「未詳遁善草隸」，資、磧、普、南、徑、清作「未詳遁善草隸」。

一　二九六頁上末行第四字「平」，磧、南作「乎」。

一　二九六頁中六行首字「遁」，諸本作「道」。

一　二九六頁中一一行「俗中」，諸本作「洛中」。

一　二九六頁中一五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二九六頁中一八行「夫人」，普、徑、清作「天人」。

一　二九六頁下一九行第八字「土」，磧、南、清作「上」。

一　二九六頁下二〇行第四字「猟」，資、磧、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六頁下二二行第七字「信」，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七頁上一九行第八字「土」，磧、南、清作「上」。

一　二九七頁上二〇行第四字「猟」，資、磧、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七頁上二二行第七字「信」，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五頁下一六行第九字「裏」，資、磧作「裏」。又末字至一七行首字「升平」，資、磧、普、南、徑、清作「昏升平」。

一　二九五頁下末行第四字「平」，磧、南作「乎」。

一　二九六頁上一五行「未詳遁善草隸」，資、磧、普、南、徑、清作「未詳遁善草隸」。

一　二九六頁上末行第四字「平」，磧、南作「乎」。

一　二九六頁中六行首字「遁」，諸本作「道」。

一　二九六頁中一一行「俗中」，諸本作「洛中」。

一　二九六頁中一五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二九六頁中一八行「夫人」，普、徑、清作「天人」。

一　二九六頁下一九行第八字「土」，磧、南、清作「上」。

一　二九六頁下二〇行第四字「猟」，資、磧、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六頁下二二行第七字「信」，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七頁上一九行第八字「土」，磧、南、清作「上」。

一　二九七頁上二〇行第四字「猟」，資、磧、普、南、徑、清作「迹」。

一　二九七頁上二二行第七字「信」，普、南、徑、清作「迹」。

諸本作「信宿」。又「衿頡」，磧、普、南、徑、清作「衿領」。

一　二九六頁下一行「千茲」，磧作「千茲」；資、普、徑、清作「于茲」。

一　二九六頁下二行「皓然」，南、徑作「浩然」。

一　二九六頁下五行「道實」，諸本作「道寶」。

一　二九六頁下六行第七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導」。

一　二九六頁下八行首字「浴」，資、磧、普、南、徑、清作「沐」。

一　二九六頁下一二行「年言」，資、磧、普、南、徑、清作「寡言」；麗作「罕言」。

一　二九六頁下一六行第四字「義」，本作「楊德慎」。又「家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之家人」。

一　二九七頁上一行「父亡」，諸本作「父又亡」。又「度母」，麗作「庶母」。又「度覩」，麗作「度遂覩」。

一　二九七頁上一九行「宗礼」，諸本作「宗祀」。

一　二九七頁上二一行「人情」，資、磧、普、南、徑、清作「人神」。

一　二九七頁上二二行「一篇」，諸本作「其一篇」。

一　二九七頁中一行「忽若」，資、磧、普、南、徑、清作「若風」。

一　二九七頁中五行「怜君」，諸本作「令君」。

一　二九七頁中七行「安親」，資、磧、普、南、徑、清作「事親」。

一　二九七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之」，南作「至」。

一　二九七頁上一二行「楊德順」，諸本作「楊德慎」。又「家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之家人」。

一　二九七頁上一五行「父亡」，諸本作「父又亡」。又「度母」，麗作「庶母」。又「度覩」，麗作「度遂覩」。

一　二九七頁上一七行「迹抗」，資、磧、普、南、徑、清作「抗迹」。

一　二九七頁中一九行「莫以」，資、磧、普、南、徑、清作「莫不以」。

一　二九七頁下三行第九字「悟」，諸本作「感悟」。

趙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一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僧朗三　竺法汰四　竺僧先五　竺僧輔六　竺僧敷七　釋曇翼八　釋法遇九　釋曇徽十　釋道立十一　釋曇戒十二　竺法曠十三　釋道壹十四　釋慧虔十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陰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弃覽能誦鄉隣嗤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智聰敏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賫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荅曰即已閒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万言賫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嗤而異之後為受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嗤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恠澄曰此人遠識非尒儔也因事澄為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次當難煞峴嶠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義四隣後避難潛于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須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懇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

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欽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
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
王嗣立遣中使笠昌捕請安入華林
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將
危乃西適牽口山迄舟閿之亂人情
蕭索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
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
入王屋女牀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
山栖木食修學俄而慕容後逼陸渾
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
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
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
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
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弟子
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
二馬槽槽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
使呼林伯外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
外謂是神人厚相接待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伯
外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
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蔵隱没未通

每至講說准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
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
密迹安般諸經並盡尋文比句為起盡
之義及折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
未稱令弟子爐治其髭既而光焰煥
炳耀滿一堂詳視髭中見一舍利衆
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
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
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
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
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
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
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川先行
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
之隆咸無以加所謂月光將出靈鍔
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
諸僧咸有思慕願慶雲東徂摩尼迴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掲之燈雨甘
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
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
脩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
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荅齒後餉梨
十枚正值衆僧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發使夫昇階履閫者莫不肅焉盡
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
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髭形
未稱令弟子爐治其髭既而光焰煥
炳耀滿一堂詳視髭中見一舍利衆
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
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
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
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
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
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
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川先行
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
之隆咸無以加所謂月光將出靈鍔
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
諸僧咸有思慕願慶雲東徂摩尼迴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掲之燈雨甘
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
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
脩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
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荅齒後餉梨
十枚正值衆僧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叅老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荅書云捐米弥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来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仗術可以惑常之人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叅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来所未見其人理懷蘭衷多所博涉内外羣書略皆遍覩陰陽筮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一得叙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波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無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万之師取襄陽雅得一人半翼曰

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摠羣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黎庶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来所未見其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以百万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今欲以百万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畀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目並如此堅勅學士内外有疑皆師於安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不廣邑不定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来言則

伏堅每与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為侍日談話未嘗不欲平一弟平陽公融及朝旨石越原結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黎庶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来所未見其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冨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捴神無為与堯舜比隆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不易纂輦之榮未稱其德即伏堅每与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為侍日談話未嘗不欲平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黎庶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来所未見其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冨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捴神無為与堯舜比隆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不易纂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黎庶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来所未見其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冨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捴神無為与堯舜比隆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不易纂輦之榮未稱其德即伏堅每与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為侍日談話未嘗不欲平一弟平陽公融及朝旨石越原結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黎庶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来所未見其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冨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捴神無為与堯舜比隆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不易纂輦之榮未稱其德即

伏堅每与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為侍日談話未嘗不欲平一弟平陽公融及朝旨石越原結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外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黎庶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来所未見其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冨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捴神無為与堯舜比隆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不易纂輦之榮未稱其德即

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鑒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之還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万為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万到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夢見瑞曰若所說不堪速理願見瑞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實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寃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寄宿寺房既迮

處之講堂時維挪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礼訊問其來意荅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誹可度脫彼荅云甚可度耳然須　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来生嘉隨而應荅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徃向東行數百步因落見雲開偪覩兜率妙勝之報仆夕大眾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如此及姚萇害堅嘉之日有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来入寺戲須臾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人於壍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礼之初安生而便左髀有一皮廣寸許著髀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為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詳覆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物有廣

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徃問善惡嘉隨而應荅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徃向東行數百步因落見雲開偪覩兜率妙勝之報仆夕大眾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如此及姚萇害堅嘉之日有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来入寺戲須臾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人於壍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礼之初安生而便左髀有一皮廣寸許著髀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為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詳覆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物有廣贍人固多宰猊猊釋安專能兼倍雅

耆汙隴馳名淮海飛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譏矣

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閬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咨山嶺極目周睇賦詩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須之為晉王姚緒請住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內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礼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北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遝關中專當講說嘗與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

躭人外以為秦皇始元年移卜秦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朗乃於金輿谷嵓嶺備山中別立精舍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峻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泝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荊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輿溫日風淡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忽起出接與歸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舍吐納籍詞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召集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擾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杖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鋒起恒自覺義途塞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荅遠曰不疾而速柱軸何為座者皆笑矣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峻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泝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荊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輿溫日風淡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溫忽忽起出接與歸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舍吐納籍詞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召集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擾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杖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鋒起恒自覺義途塞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荅遠曰不疾而速柱軸何為座者皆笑矣

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凡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貴委至者千數凡官寺本是河内山玩公墓為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七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弟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忝懷寧若無人領軍王洽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綜乃感悟躬往悔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及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余喪逝痛貫于懷可賻錢十万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映鏊爽法汰挍德无怍汰弟子曇一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与慧遠齊名曇二少孕汰夾之慟曰天喪回

也汰所著義疏并与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先真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弥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掖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既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後未亡二日忽去明日當奉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来者万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濩澤研釋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荆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礼懺翹勤擯生塊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為荆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香滿室梵響相係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校想嚴整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捨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先曰且當分折逍遥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孙贊理教宜令先悃法鼓覩鳴何先何後乃與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嵩亦才解有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乎相摧壓彀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杖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悃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与道安書云每憶數上人周旋如昨逝歿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啻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啻矣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姚萇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剌史毛璩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璩密以啟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騰含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荊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仝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搆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至賊越逸偃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既盪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

感當于仝時雖復蘭等見亦迴為歸真也後入巴陵居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穀仲堪所重路值白虵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遥謂山靈為其礼戚乃謂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時有一人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典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抽簪許道事安為師既沐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遥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遥聞之以竹筒盛荊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以杖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合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興慧遠書曰

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奮然靈化莫知所之

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穀仲堪所重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興慧遠書曰

吾人徵閻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冬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徵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礼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徵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滯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自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徵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靖不涉當世後隨安開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

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為講大品或問其故荅云我止可至秋為欲令西懷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姓趙氏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部蘇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万言常曰礼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蔫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人願生安養誠言安公遂說阿彌陀佛國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心觀瞩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郤趍謝慶緒並結居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瞩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極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瞩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驎造

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礼止于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贊傳云笁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出都止凡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小壹道壹為大壹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庵丘學徒苦留不止及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移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礼佛法弘長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万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雅道是務雖万物惑其日計而識者

悟其歲切令若責其屬籍同俊編户恐遊方之士墜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酈威明之風　謐至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閑天壘幽數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讖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昇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岑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交焉

人号曰九州都維那後遷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塟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贊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辟若春圃載芬載蕚譬條被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懸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偏慕風彩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細振玄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剋日講說涉將五載忽然諸新經皆書寫講說為講說已導物苦身率衆凡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相光映日月憧幡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礼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荅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尒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歇虔自審

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歎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高僧傳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〇四頁中四行「和二」，資作「和二竺法雅三」；磧、普、南、徑、清作「竺法雅三重出「竺法雅三」并夾註「竺法雅三重出

一　三〇四頁中五行末字「三」，資、磧、普、南、徑、清作「四」，下至一一七行末字例同，如「四」，作「五」。

一　三〇四頁中七行「竺僧先」，資、磧、普、南、徑、清作「釋僧光」。

一　三〇四頁中一二行「釋曇徽」，資作「釋曇微」。三一一頁上四行同。

一　三〇四頁中二一行「神智」，資、磧、普、南、徑、清作「神性」。又第九字「形」，諸本（不含石，下同）作「而形」。

一　三〇四頁下九行第二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而敬」。又「受戒」，諸本作「受具戒」。

一　三〇四頁下一一行「不稱」，資作「而不稱」。

一　三〇四頁下一三行第一三字「次」，諸本作「後次」。

一　三〇四頁下一六行「四隣」，麗作「四隣于時學者多守聞見安乃歎曰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究幽遠探微奧令無生之理宣揚季末使流遁之徒歸向有本於是遊方問道備訪經律」。又第四字「伯」，麗作「百」，一九行末字、二一行末字同。

一　三〇四頁下一七行「太陽」，磧作「大陽」。

一　三〇五頁上三行第九字「化」，麗作「化時」。

一　三〇五頁上四行「嗣立」，麗作「石遵墓襲嗣立」。

一　三〇五頁上五行第一一字「末」，普、南、徑、清作「未」。又末字「將」，資、磧、南作「衰」。

一　三〇五頁上七行第三字「乃」，諸本作「安乃」。

一　三〇五頁上九行「女牀」，資、磧、普、南、徑、清作「女林」。

一　三〇五頁上一〇行第二字「牖」，麗無。

一　三〇五頁上一五行第一二字「安」，諸本作「安與」。

一　三〇五頁上一八行「二馬」，南作「一馬」。又「棹棹」，資作「棹之」；磧、普、南、徑、清作「柳之」。

一　三〇五頁上一九行首字「使」，諸本作「便」。又第四字「伯」，麗作「百」，一九行末字、二一行末字同。

一　三〇五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而」，諸本作「既而」。

一　三〇五頁上末行「深藏」，資、磧、

普、南、徑、清作「深義」。

一　三〇五頁中四行第三字「及」，麗作「乃」。

一　三〇五頁中一二行「襄陽」，麗作「襄陽深相結納序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之鑪肆矣」。

一　三〇五頁中一四行「並加」，磧、普作「並和」。

一　三〇五頁中一六行第一〇字「託」，資、磧、普、南、徑、清作「託」。

一　三〇五頁中一九行「明著」，麗作「明著每夕放光徹照堂殿像後又自行至万山舉邑皆往瞻礼遷以還寺」。

一　三〇五頁中二〇行第六字「使」，諸本作「遣使」。

一　三〇五頁中二二行「一張」，資、磧、普、南、徑、清作「一尊」。

一　三〇五頁下四行「爐治」，資、磧、普、南、徑、清作「爐治」。

一　三〇五頁下六行「靈異」，資、磧、普、南、徑、清作「盡異」。

一　三〇五頁上二〇行第四字「聞」，資、磧、普、南、徑、清作「藉」。

一　三〇五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燕」，資、磧、普、南、徑、清作「所兼」。

一　三〇五頁下一二行「宿儿」，磧、普、南、徑、清作「宿訓」。

一　三〇五頁中一五行「幽深」，資、磧、普、南、徑、清作「深幽」。

一　三〇六頁中一六行「各願」，麗作「願」。

一　三〇六頁中一九行「明著」，麗作「著」。

一　三〇六頁上二行末字至次行首字「捐米」，資、磧、普、南、徑、清作「捐米千斛」。

一　三〇六頁上三行第一二字「與」，資、磧、普、南、徑、清作「書與」。

一　三〇六頁下五行末字至次行首字「人之」，諸本作「之人」。

一　三〇六頁下一二行第八字「勑」，諸本作「整」。

一　三〇六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貢」，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六頁下一八行「秦王」，麗作「秦王」，諸本作「秦王」。

一　三〇六頁下二〇行「安是」，資、磧、普、南、徑、清作「安足」。

一　三〇六頁上二二行第六字「堅」，諸本作「堅堅」。

一　三〇六頁中一四行「爲升」，麗作「爲斗」。

一　三〇六頁中一五行第二字「鍾」，資、磧、普、南、徑、清作「黃鍾」。

一　三〇六頁中一六行第一二字「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六頁中末行末字「抗」，麗作「抗」。

一　三〇六頁下三行「原結」，諸本作「原紹」。

一　三〇六頁下五行末字至次行首字「不能」，資、磧、普、南、徑、清作「能不」。

一　三〇六頁下一二行第八字「勑」，諸本作「整」。

一　三〇六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貢」，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六頁下一八行「秦王」，麗作「秦王」，諸本作「秦王」。

「秦皇」。

一　三〇六頁下二〇行第七字「拒」，資、磧、普、南、徑、清作「距」。次頁上六行第九字同。

一　三〇七頁上一行「鑾駕」，諸本作「若鑾駕」。

一　三〇七頁上二行「抗威」，資、磧、普、南、徑、清作「枕威」。

一　三〇七頁上三行第一一字「之」，諸本無。

一　三〇七頁中一五行「師並」，資、磧、普、南、徑、清作「師且」。

一　三〇七頁中末行「滑稽」，諸本作「本滑稽」。

一　三〇七頁下八行第一二字「害」，資、磧、普、南、徑、清作「正害」。

一　三〇七頁下九行「遺書」，資、磧、普、南、徑、清作「遺書」。

一　三〇七頁下一四行第六字「之」，諸本作「住在」。

一　三〇七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經」，麗作「講經」。

一　三〇七頁中一行「維那」，諸本作「維那直殿」。

一　三〇七頁中三行第二字「荅」，諸本作「答云」。

一　三〇七頁中四行第一一字「須」，資、磧、普、南、徑、清作「須更」；麗作「須史」。

一　三〇七頁中六行第二字「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七頁中一〇行「不堪」，資、磧、普、南、徑、清作「不甚」。又第一一字「瑞」，諸本作「瑞相」。

一　三〇七頁上一二行「八公」，資、磧、普、南、徑、清作「八公山」。

一　三〇七頁上一五行「師並」，資、磧、普、南、徑、清作「師且」。

一　三〇七頁上一〇行「金輿」，諸本作「金輿」。

一　三〇八頁上一一行首字「山」，資、磧、普、南、徑、清作「之山」。

一　三〇八頁上一五行「請住」，資、磧、普、南、徑、清作「請往」。

一　三〇八頁上一六行「俗内」，資、磧、普、南、徑、清作「俗網」。

一　三〇八頁上一八行末字「矣」，資、磧、普、南、徑、清作「也」。又第一二字「時」，麗作「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

一　三〇八頁上二行「竺道安」，諸本作「竺道安」。

一　三〇八頁上六行首字「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八頁上七行「論総」，麗作「論綱」。

一　三〇八頁上九行第一三字「住」，資、磧、普、南、徑、清作「往」。

一　三〇八頁上一〇行「金輿」，諸本作「金輿」。

一　三〇八頁上一一行首字「山」，資、磧、普、南、徑、清作「之山」。

一　三〇八頁上一五行「請住」，資、磧、普、南、徑、清作「請往」。

一　三〇八頁上一六行「俗内」，資、磧、普、南、徑、清作「俗網」。

一　三〇八頁上一八行末字「矣」，資、磧、普、南、徑、清作「矣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

毗浮羣相等亦辯以訓門徒雅風格義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羣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僞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一　三〇八頁上一九行第七字「也」，資、磧、普、南、徑、清無。又末字「長」，資、磧、普、南、徑、清作「長安」。

一　三〇八頁上二〇行「與人」，諸本作「與數人」。

一　三〇八頁上末行第九字「常」，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八頁中一一行第六字「秦」，麗作「佳」。同行第六字「假」，諸本無。又「假號東齊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八頁中一三行第六字至次行第一一字「朗讓……致物」，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八頁中一四行「亦送」，麗作「亦送書」。

一　三〇八頁下一九行「杖其」，資、磧、普、南、徑、清作「拔其」。

一　三〇八頁下二一行「設難」，資、磧、普、南、徑、清作「攻難」。又「鋒起」，麗作「開責鋒起」。

一　三〇八頁下末行末字「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〇九頁上五行「士女」，磧、普、南、徑、清作「士庶」。

一　三〇九頁上七行「公墓」，資、磧、普、南、徑、清作「墓王公」。

一　三〇九頁上八行「晉興寧」，磧作「晉興寧」。

一　三〇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爻」，麗作「及」。

一　三〇八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及」，麗作「及後」。

一　三〇八頁中一二行第二字「加」，麗作「佳」。同行第六字「假」，諸本無。又「假號東齊王」，資、磧、普、南、徑、清作「汰疾」。

一　三〇八頁下一〇行「汰病」，資、磧、普、南、徑、清作「汰疾」。

一　三〇八頁下一四行「與歸」，資、磧、普、南、徑、清作「與循」。

一　三〇八頁下一八行「勺集」，諸本作「集名」。

一　三〇八頁下一九行「杖其」，資、磧、普、南、徑、清作「拔其」。

一　三〇八頁中一五行「執仗」，資、磧、普、南、徑、清作「人常執仗」；麗作「常執仗」。

一　三〇八頁中一八行第一三字「已」，諸本作「輒已」。

一　三〇八頁中末行末字「世」，南作「出」；麗作「世矣」。

一　三〇八頁下五行「望矣」，資、磧、普、南、徑、清作「忘矣」。

一　三〇九頁上七行「公墓」，資、磧、普、南、徑、清作「墓王公」。

一　三〇九頁上八行「晉興寧」，磧作「晉興寧」。

一　三〇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爻」，麗作「介」。

一　三〇九頁中四行第三字「先」，資、磧、普、南、徑、清作「光」。八行第五字、一三行首字同。

一　三〇九頁中一五行第五字「乃」，資、磧、普、南、徑、清作「光乃」；麗作「先乃」。又第七字「安」，麗無。

一　三〇九頁中一六行第一三字「有」，資、普、徑作「與」。

一　三〇九頁中一九行「匡正」，資作「匡心」。

一　三〇九頁中二一行第八字「行」，諸本作「行化」。

一　三〇九頁下二行「研精」，諸本作「研精」。

一　三〇九頁下四行第一一字「忧」，資、磧、普、南、徑、清作「忱」；麗作「遜請」。又第一二字「至」，諸本作「至于」。

一　三〇九頁下六行第一二字「至」，諸本作「至于」。

一　三〇九頁下一一行第九字「来」，資、磧、普、南、徑作「來」；清作「來此」，磧作「來北」。

一　三〇九頁下一九行第二字「杖」，資、磧、普、南、徑、清作「牀」。

一　三一〇頁上六行第四字「姚」，諸本作「姓姚」。

一　三一〇頁上一一行「孤信施得」，普、南、徑、清作「孤信施得」。

一　三一〇頁上一三行「騰含」，資、磧、普、南、徑、清作「滕含之」。

一　三一〇頁上一四行第八字「綱」，資、磧、普、南、徑、清作「揔」。

一　三一〇頁上二二行「至于」，資、磧、普、南、徑、清作「至乎」。

一　三一〇頁上末行「不以」，資、磧、普、南、徑、清作「不挹」。

一　三一〇頁中二行「居山」，諸本作「君山」。

一　三一〇頁中六行「遜謂」，磧、普、南、徑、清作「忱」；麗作「遜請」。又第一二字「至」，諸本作「至于」。

一　三一〇頁下五行「甚著」，諸本作「甚爲」。

一　三一〇頁下七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三一〇頁下八行首字「素」，清作「索」。

一　三一〇頁下九行「抽簪」，諸本作「投簪」。

一　三一〇頁下一六行「荆子」，諸本作「一荆子」。

一　三一〇頁下二〇行「以杖」，諸本無。

一　三一一頁上八行「恭推」，南、徑、清作「恭雅」。

一　三一一頁上二〇行「少出家」，清作「少少出家」。

一　三一一頁上末行「獨立」，麗作「獨處」。

一　三一一頁中三行「大品」，資、磧、普、南、徑、清作「大品經」。

一　三一一頁中七行「兵部」，資、磧、普、南、徑、清作「兵郎」。

一　三一一頁中一三行「何人」，諸本作「何不」。

一　三一一頁中一六行「照身」，諸本作「照于身」。又末字「奄」，諸本作「遂奄」。

一　三一一頁中二二行第七字「師」，諸本作「師事」。

一　三一一頁中末行第六字「殊」，徑、清作「遷」。

一　三一一頁下三行「印房」，南、徑、清、麗作「印房户印」；資、普、磧作「印房尸印」。又「按之」，資作「搥之」；磧、普、南、徑、清作「振之」。

一　三一二頁下七行「吴興」，普、南、徑、清作「吴興守」。

一　三一二頁下一八行「結居」，資、磧、普、南、徑、清作「結交」。

一　三一二頁上四行「于長干寺」，磧作「干長于寺」。

一　三一二頁上九行「太和」，諸本作「太和中」。

一　三一二頁上一二行第一一字「德」，諸本作「名德」。

一　三一二頁上一四行「庸丘」，諸本作「虎丘山」。

一　三一二頁上一五行首字「及」，諸本作「乃」。又「移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尹曰」。

一　三一二頁中二二行第七字「師」，諸本作「師事」。

一　三一二頁中末行第六字「遷」。

一　三一二頁下三行「印房」，南、徑、清、麗作「印房户印」；磧作「印房尸印」。又「按之」，資作「振之」；磧、普、南、徑、清作「搥之」。

一　三一二頁下七行「吴興」，普、南、徑、清作「吴興守」。

一　三一二頁中一七行「壹既得書」，資、磧、普、南、徑、清作「而壹得書既」。

一　三一二頁下一八行「結居」，資、磧、普、南、徑、清作「結交」。

一　三一二頁下一〇行「廬山」，麗作「廬山中」。

一　三一二頁下一八行「觀世音」，諸本作「觀音山陰北（「北」，麗作「比」）寺有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

一　三一二頁下二二行「有如」，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有」。

一　三一三頁上一行「歎美」，資、磧、南、清作「歡美」。

一　三一三頁上四行「雲遇」，諸本作「雲過」。

一　三一三頁中一四行「雲過」，諸本作「雲遇」。

一　三一三頁中末行「歎詳」，麗作「翔」。

一　三一三頁下末行「自審」，諸本作「既自審」。

一　三一四頁上一行「歎美」，資、磧、南、清作「歡美」。

趙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慧遠一
釋慧特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碧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婁煩人也弱而好書琏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卽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諮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捨攝經維以大法為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掖無資組纊常闕而具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籍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撰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弥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為秦建元九年秦將苻丕寇扞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荅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值尋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插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尋陽旡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魚從池上空須臾天雨歲以有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負道所栖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牖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名遊若合凡在瞻矚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挪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

其光相遠乃昔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絲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寂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屢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冥闇逾明宛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絶杳冥（其一）湛湛荒宇靡勤厥誠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絲成形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塵滓淡虛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藂閒為慮冈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邃鶤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惠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覽孰肴其極（其二）布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絶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絶塵遐邁何遥遥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劉遺民豫章雷次宗廬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齊立誓共期西方（其三）

又昔尋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弥盛侃以白傘照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掌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珎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獲没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乃應扣誠發劉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談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絶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絶塵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齊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奧宿懷特敍乃延命
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
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
像前率以香華敬鬲而捨焉惟斯一
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
顯矣遵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
矣推交辟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
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
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
也蓋神者可以感而不可以迹求
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
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會心西
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
寤寐依歎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
影佯神造刃由理諸事非人運茲寶
天啓具誠冥運來革者矣可不剋心
重精疊思以釋厥疑其慮哉然其景績參
老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
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
肯命整矜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
擯茲同人俱遊絶域其有驚出絶倫
首登神界則無蜀善於雲嶋志兼合
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築征之

道然復妙覩天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新形由化草籍狀蓉於中流蔭瓊柯
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
年體忘安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慨天官而長辭紹衆靈
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
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
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竹
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
緘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
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
諸君庸中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
至山值遠講法花每欲難問輒心悸
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
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毅仲堪之荊
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
移景不覺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
為庇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
風德遇致師法證脩書日年始四十而
衰同耳順遠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
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
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
而推復何美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為復酬来信耳盧脩初下據江州
城入山詣遠遠少與脩父瑕同為書
生及見脩歡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
有諫遠者曰脩為國寇與之厚得不
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
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退討
盧脩設帳棄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
山與脩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
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
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
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既
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
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
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関請曇摩難提
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
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
典以晉太元十六年来至尋陽遠請
重譯阿毗曇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為
乃與并製序文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
諮訪聞羅什入関即遣書通好曰釋
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
問仁者曩絶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乎為歎耳須知承不通之會懷寶来遊至止有問則一否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遣盡寓目望途固已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杯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矜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珎自積是惟敬人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絶懷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情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代龍樹豈獨善於徃蹤今比量衣裁頗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漦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道尋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絶傳驛来況粗承風德嘉如何必脩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未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昷有讚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脩福戒傳聞辯才深知憙之者道隆未具者疑

滯仁者脩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来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来意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徃常所用鉢石雙口澡灌可脩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白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誰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興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来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無有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畢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塵旨豈獨善於徃蹤今比量衣裁頗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漦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道尋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絶傳驛来況粗承風德嘉如何必脩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未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昷有讚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脩福戒傳聞辯才深知憙之者道隆未具者疑

脩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関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慈外妙典関中勝說所以来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尚能感徹遺靈至於虛矜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誰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興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来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無有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畢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塵旨豈獨善於徃蹤今比量衣裁頗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漦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道尋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絶傳驛来況粗承風德嘉如何必脩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未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昷有讚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脩福戒傳聞辯才深知憙之者道隆未具者疑

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来其日亦久緣来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礼遠頴公勿敬之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玄咎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前勞削遠咎玄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咎玄又問何以見頴遠玄頴禮越安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荅辞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戒禁行脩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緇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憒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故興其敬令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致礼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奉法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奉法則是順化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天屬之愛奉主之礼礼敬王者尚書令求其志寄變俗以達其道寄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礼遁世則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得則道洽六親德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遵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槃故沙門雖栖礼乖喬摹

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来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斯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脩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頗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咎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季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無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根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岳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酒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弭阿舍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花毗墨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孰逾范答云誠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復弟賢耶尭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撿曰遠持兄弟也綽綽至德何如撿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辞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采灑然使露骸松下而弟子取莖尋陽太守陀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為

態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俊爽常踊草庭納衣半臂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誦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花毗墨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孰逾范答云誠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復弟賢耶尭州刺史瑯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撿曰遠持兄弟也綽綽至德何如撿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辞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采灑然使露骸松下而弟子取莖尋陽太守陀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

為期耳於是兄弟汲惘默而別行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攸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踈而一性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絶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惘悵知其不止到蜀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侣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慧嚴僧荼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者皆号登龍門荼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嚴公内外多解素為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煞毛璩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態陣縣中寺緌有從子道福函悖尤甚將兵往門有所討戮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以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内清怙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戒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戒罕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間法及高言華天發並係軌師雖逝釋慧永姓潘河内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宗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綿篤而謹戒律執志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積感又慧遠同架道俗在山感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

輒駈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檎烏檎嘗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捧以杖遥拍馬即驚走嘗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尒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尋陽陶爰集虎溪請永及惠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尒後至納衣革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已永高行身執卑恭以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悦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荅云佛来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来入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鍊心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無匹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介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萬疾於是要誓西國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自炷以建心安養普諸痛刻濟執燭憑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蹔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欻然而覺具為得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脅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矇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灾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々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晚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跼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迁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能無惠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関中人少仕為秦至衛將軍飛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尤八年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徃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関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峯岫強楫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塲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楊州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杖者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与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以果先少時邕見一人着單衣帽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禮以外國七節礼拜辞別倏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踴痛深天属後往荆州卒於竹林寺

釋僧遷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祖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尽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元官寺講說桓玄每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辞還吳之臺寺有頃玄墓位刺郡送祖出京祖稱疾不行於是絶迹人事講道終

曰晉尤淈尤年卒春秋七十二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於衆水中立十二莖狀蓉因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焉亦嘗作木鵝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蘇食有徳行南疆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餘或義解深明或洪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樽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泥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尤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蔵律行清謹能虚法她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加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閑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猵興日凡夫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劾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業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經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碧法師學優早年徳芳暮齒可為國內僧王僧遷法師禪惠兼修即為悅衆法欽慧越共掌僧録給車舉車力碧躬自步行車舉以給老疾所獲供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共事純儉允愜時望

猶以廣讀為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泰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
朝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鄰忽輕尒
遠来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礼融足數
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毋興融有力
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
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
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懇懃善誘畢命
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
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
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
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
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
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関中姚興大
加礼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
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
之僧也興勑住逍遥園助什譯經初
出成實論凡諍論問荅皆次第往反
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竟以呈什
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義
疏已有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屢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
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為
弟子謙虛内敏學與時競覽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
經屢布議難朗與賢有深淺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
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詣如雲
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晉
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
大習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
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引贊
經法常週此業頗生安養每行住坐
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
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捨願願生西
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
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
以大慈為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洗
浴燒香礼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
才器叡風韻霶流含吐典雅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
是日同寺或見天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悅即勑給俸邵吏力人舉喪
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
曰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
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既
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
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
七變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
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
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
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
釋道恒盖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成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手自畫蘸以供贍奉而蔫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徃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摽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桓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摽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勑為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恒摽羣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摽等曰卿等聆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勑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為心在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恒摽等荅曰奉去月二十日詔令奪恒摽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揩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閒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丘夫之徼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道扵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庸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頃万事之憀須才以理之近詔恒摽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跡既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受披尋群經方猶未盡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戏千里趣負入関抗辯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邑宿儒及関外英彦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衂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遥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課及見什諮叅玄叵得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涅槃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也興後頻復下書闡境救之殆而得免恒摽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煞我身於是寫影巖壑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披尋猶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貧徼問有懐過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悒蘊弟子枕疴草擾常有弊瘁頼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若無知論才運清贍旨中沉允推步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懇勤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至悦悟懐絶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開然但聞者難聽猶有餘疑今輒條之如左頼縦容之暇粗為釋之肇荅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若覿對涼風或節侯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蓮佥城塹三寶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蹤之風卒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蔵渕曠日有異聞禪師於凡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蔵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恉

若覩初制眦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爰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忝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覩釋迦洹洹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稱詠既深恥復委及然来問妙切難為郢人含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旨為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意何所辯聊以寄懷耳真解脫者雖於言數穵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言也経曰真解脫者雖於言數穵滅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虚空無證語曰涅槃非有亦復無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弥厲乃著涅槃論并問披尋反覆欣若覿對涼風或節侯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即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蓮佥城塹三寶弘道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蹤之風卒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経二百餘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経法蔵渕曠日有異聞禪師於凡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蔵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恉

若往五日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弥倫羣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其真知之者忘其言忘言則乖言亡亡不已乖其性其真知之者忘其言忘言則乖言亡亡不已

若往五日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弥倫羣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其真知之者忘其言忘言則乖言亡亡不已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絶於内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感昏昧悟亡而曳泊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牓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日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萬機弘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範盱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眇湛希夷絶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先但肇才淺間短雖屢蒙誨猶懷漠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叅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茅荅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開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爺學徒耳若少叅聖旨額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荅旨慇懃倫加贊述即勅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真定宝刁

高僧傳卷第六

七

高僧傳卷第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一九頁中一九行第八字「博」，資、磧、普、南、徑、清作「偉」。

一　三一九頁中二一行「嘉遁」，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一九頁下五行第一一字「彩」，資、磧、普、南、徑、清作「綵」。

一　三一九頁下一〇行第三字「安」，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安公」。

一　三一九頁下一六行首字「於」，麗作「於是」。

一　三一九頁下一九行第四字「汚」，麗作「河」。

一　三二〇頁下二〇行第二字「厈」，資、磧、普、南、徑、清作「拜」。

一　三二一九頁下末行第一一字「公」，資、磧、普、南、徑、清作「汝」。

一　三二二〇頁上四行第七字「本」，麗作「大」。

一三二〇頁上五行「捾立」，徑、清作「棲止」。又第一二字「壞」，諸本作「壞」。

一三二〇頁上六行「後卒」，資、磧、普、南、徑、清作「浚矣」。

一三二〇頁上八行第五字「池」，麗作「天雨」，諸本作「大雨」。

一三二〇頁上一八行「名逕」，資、磧、普、南、徑、清作「石逕」；麗作「石逕」。

一三二〇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有」，諸本作「有佛影是」。

一三二〇頁中三行第五字「燒」，資、麗作「經」。

一三二〇頁中四行「大像」，磧、普、南、徑、清作「曖」。

一三二〇頁中七行第五字「杳」，資、磧、普、南、徑、清作「人」。

一三二〇頁中一四行第六字「攸」，資、磧、普、南、徑、清作「假」。

一三二〇頁中一七行第二字「凝」，資、磧、普、南、徑、清作「淡」。又第八字「以」，資作「似」。

一三二〇頁中一九行首字「未」，資作「末」。又第三字「髣」，磧、南、徑、清作「髴」。

一三二一頁中二一行第九字「情」，資、磧、普、南、徑、清作「故鷹」。又第一二字「惟」，資、磧、普、南、徑、清作「推」。

一三二一頁上一二行第二字「眇」，磧、普、南、徑、清作「渺」。又第四字「河」，磧、普、南、徑、清作「何」。

一三二一頁上一三行第四字「開」，資、磧、普、南、徑、清作「髮」。

一三二一頁上一六行第三字「具」，諸本作「記」。

一三二一頁上一九行首字「末」，磧、普、南、徑、清作「雲臺」。

一三二一頁上四行「敬鷹」，資、磧、普、南、徑、清作「淡」。

一三二一頁上六行「後卒」，資、磧、普、南、徑、清作「浚矣」。

一三二一頁上八行第五字「池」，麗作「大雨」。

一三二一頁上一一行第二字「眇」，資作「渺」。

一三二一頁上一四行「敬鷹」，資、磧、普、南、徑、清作「推」。

一三二一頁上末行第八字「宿」，資、磧、普、南、徑、清作「霜」。

一三二一頁上一一行第八字「格」，清作「令」。

一三二一頁上末行第一二字「笨」，磧、普、南、徑、清作「合」。

一三二二頁上二二行末字「合」，資、普、南、徑、清作「令」。

一三二二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諺」，磧、普、南、徑、清作「遊絶」。

一三二二頁下八行第七字「舉」，資、磧、普、南、徑、清作「則」。

一三二二頁下一七行第六字「疑」，諸本作「凝」。

一三二二頁下末行首字「秋」，南、徑、清作「霜」。

一三二三頁上二二行末字「合」，資、普、南、徑、清作「全」；磧作「笨」，

資作「暈」；磧、普、南、徑、清作「齡耶」。「三暈」。

一三二一頁中一行「覲天」，資作「觀天」；磧、普、南、徑、清作「觀大」，麗作「覲大」。

一三二一頁中八行第一〇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有一」。

一三二一頁中一一行第二字「少」，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三二一頁中一四行「汗流」，磧、普、南、徑、清作「流汗」。

一三二一頁中一七行首字「移」，資、磧、普、南、徑、清作「要移」。又第五字「見」，資、磧、普、南、徑、清作「既」。

一三二一頁中一八行「爲庶」，資作「交厚」。

一三二一頁下一行第一〇字「脩」，磧、普、南、徑、清作「循」。三行第四字、四行第六字、七行第二字、八行第三字同。

一三二一頁下二行第九字「脩」，磧、普、南、徑、清作「循」。又第一一字「瑕」，資、磧、普、南、徑、清作「暇」。

一三二一頁下三行第一三字「問」，資、磧、普、南、徑、清作「介」。

一三二一頁下四行第一二字「厚」，諸本作「交厚」。

一三二一頁下七行第一三字「王」，南、徑、清作「主」。

一三二一頁下八行第六字「宋」，清作「家」。

一三二二頁上一一行首字「懷」，諸本作「情」。又末字至次行首字「報」，麗作「報爲」。

一三二二頁上一五行「徃蹤今」，諸本作「前蹤今往」。

一三二二頁上一七行末字至次行首字「耆婆」，資、磧、普、南、徑、清作「耆婆」。

一三二二頁上二行第五字「須」，麗作「頃」。又第八字「不」，諸本作「否」。

一三二二頁上三行第八字「否」，諸本作「日」。

一三二二頁上六行第一二字「和」，諸本作「扣」。

一三二二頁上七行「矜遺」，資、磧、普、南、徑、清作「禁遣」；麗作「衿遺」。

一三二二頁上九行「敬人」，諸本作「教合」。

一三二二頁下末行末字「音」，資作「情」，資、磧、普、南、徑、清作「執情」，麗作「報爲」；麗作「前蹤今往」。

一三二二頁下一一行首字「譯」，資、磧、普、南、徑、清作「驛」。又第一二字「實」，資、南、徑作「寘」；清作「齡耶」。

「什」。

一　三二二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二二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二二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作「意」。

一　三二二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二二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二二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二二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二二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二三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二三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二三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三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二三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二三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二三頁下六行第三字「勿」，諸本作「勿復」。

一　三二三頁下七行「謂在」，資、磧、普、南、徑、清作「在」。

一　三二三頁下一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二三頁下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二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二四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二四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二四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二四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二四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二五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二五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二五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五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二五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二五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二六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二六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二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二六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二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二六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二六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二六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二七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二七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二七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七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二七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二七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二八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二八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二八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二八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二八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二八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二八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二八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二九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二九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二九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九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二九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二九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三〇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三〇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三〇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三〇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三〇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三〇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三〇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三〇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三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三一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三一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三一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三一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三一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三二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三二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三二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三二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三二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三二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三二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三二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三三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三三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三三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三三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三三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三三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三四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三四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三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三四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三四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三四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三四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三四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三五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三五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三五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三五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三五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三五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三六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三六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三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三六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三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三六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三六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三六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三七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三七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三七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三七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三七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三七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三八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三八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三八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三八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三八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三八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三八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三八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三九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三九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三九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三九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三九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三九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四〇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四〇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四〇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四〇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四〇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四〇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四〇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四〇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四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四一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四一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一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四一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四一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四二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四二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四二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四二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四二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四二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四二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四三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四三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四三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三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四三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四三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四四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四四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四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四四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四四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四四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四四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四四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四五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四五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四五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五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四五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四五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四六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四六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四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四六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四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四六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四六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四六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四七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四七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四七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七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四七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四七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四八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四八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四八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四八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四八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四八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四八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四八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四九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四九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四九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九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四九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四九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五〇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五〇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五〇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五〇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五〇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五〇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五〇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五〇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五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五一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五一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一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五一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五一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五二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五二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五二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五二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五二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五二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五二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五二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五三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五三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五三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三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五三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五三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五四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五四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五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五四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五四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五四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五四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五四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五五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五五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五五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五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五五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五五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五六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五六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五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五六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五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五六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五六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五六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五七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五七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五七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七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五七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五七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五八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五八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五八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五八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五八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五八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五八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五八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五九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五九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五九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九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五九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五九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六〇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六〇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六〇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六〇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六〇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六〇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六〇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六〇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六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六一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六一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一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六一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六一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六二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六二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六二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六二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六二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六二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六二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六二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六三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六三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六三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三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六三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六三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六四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六四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六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六四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六四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六四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六四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六四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六五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六五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六五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五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六五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六五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六六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六六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六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六六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六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六六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六六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六六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六七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六七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六七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七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六七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六七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六八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六八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六八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六八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六八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六八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六八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六八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六九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六九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六九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九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六九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六九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七〇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七〇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七〇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七〇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七〇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七〇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七〇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七〇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七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七一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七一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七一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七一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七一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七二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七二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七二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七二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七二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七二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七二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七二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七三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七三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七三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七三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七三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七三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七四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七四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七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七四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七四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七四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七四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七四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七五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七五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七五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七五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七五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七五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七六頁上二〇行「復如何必」，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何如」。

一　三七六頁上末行首字「傳」，諸本作「博」。

一　三七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竟」，清、麗作「意」。

一　三七六頁中八行末字「性」，清作「姓」。

一　三七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三七六頁中一五行「一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

一　三七六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要欲」。

一　三七六頁上二一行第九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又第一二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一　三七七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亦」，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復」。

一　三七七頁上四行第五字「當」，資、麗作「須當」。又第七字「寄」，麗作「期」。

一　三七七頁上三行第四字「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七七頁中一四行「未了」，磧、普、南、徑、清作「不了」。

一　三七七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近」，南、徑、清作「近與」。又第一六行第三字「君」，諸本作「君君」。

一　三七七頁中一七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行」。又第八字「盡」，磧、普、南、徑、清作「遣」。

一　三七八頁上二〇行「復如何

普、南、徑、清無；麗作「謂在家」。

一　三二三頁下八行第五字「民」，諸本作「之民」。

一　三二三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則」，諸本作「則宜」。又末字至次行首字「大德」，資作「夫德」；磧、普、南、徑、清作「夫然」。

一　三二三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德」，諸本作「澤」。

一　三二三頁下一七行首字「宥」，資作「睿」。

一　三二三頁下一八行首字「違」，麗作「逆」。

一　三二三頁下一九行第三字「日」，清作「曰」。

一　三二三頁下一一行末字「不」，資、磧、普作「不生」。

一　三二三頁下末行第一〇字「梡」，諸本作「抗」。

一　三二四頁上三行第七字「咸」，資、清作「成」。又第一〇字「斯」，諸本作「期」。

一　三二四頁上四行第四字「所」，資作「所謂」。

一　三二四頁上五行首字「受」，徑作「愛」。

一　三二四頁上九行第四字「覲」，資、磧、普、南、徑、清作「迎」。

一　三二四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則」，資、磧、普、徑、清、麗作「愈」。又第一二字「答」，諸本作「答書」。

一　三二四頁下一三行「賢兄弟」，資、磧、普、南、徑、清作「賢兄賢弟」。

一　三二四頁下一四行「復弟」，資、磧、普、南、徑、清作「弟復」。

一　三二四頁下一八行第一〇字「復」，諸本作「後」。

一　三二四頁下一九行第一一字「矚」，資、磧、普、南、徑、清作「瞻」。

一　三二四頁下二一行第一三字「汝」，資、磧、普、南、徑、清作「汝獨」；麗作「汝乃」。又末字「樂」，資作「藥」。

一　三二五頁上一行第八字「收」，磧、普、南、徑、清作「抆」。

一　三二五頁上二行第一一字「攸」，諸本作「世焉」。

以果竹園六十敏施寺以為幽宴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晏謂義普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為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紜紜競於視聽義迺移萬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秘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為宋文所重

釋道渕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賾使終古積滯渙然氷解於是學徒攻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壹城寺宋文帝以渕行為物軌勅居寺住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渕弟子慧琳本姓劉泰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傲誕頗自矜伐渕嘗詣傅亮亮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遘當世與亮遂罥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外獨揖頗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恊後著白黑論垂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頗延之及宗炳檢駁二論各万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亦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斡同遊長安從什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愛曰惜力靖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領預參譯後遊歷名邦脩瞻風化時有請弼為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覿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

釋慧靜姓王東河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貞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遘當世與下大長耳東河黑如墨有問無不酬有酬無不窒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貢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必集誦法花小品註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慧嚴姓謝氏陳郡陽夏人祖玄晉太保父鍾車騎參軍嚴年十三隨叔父混入廬山事遠公遠奇其神俊特加慈愛年二十進具專務律藏博綜經論尤善大義遠公既沒嚴與慧觀俱下都止青園寺宋文帝雅相賞重招延入內講說衆經嚴辭義清辯觀則文理通暢帝每歎二法師之美以為當今之寶嚴後還廬山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一　三二六頁中八行第三字「遷」，資、磧、普、南、徑、清作「近」。

一　三二六頁中九行「以鍾」，資、磧、普、南、徑、清作「以一鍾」；麗作「以銅」。

一　三二六頁中一〇行第七字「一」，麗無。又第一二字「能」，磧、普、南、徑、清作「熊」。

一　三二六頁中一一行「秦至」，資、磧、普、南、徑、清作「秦王爲」。

一　三二六頁中一六行第七字「内」，磧、普、南作「師」。

一　三二六頁中一九行「強桿」，磧、普、南、徑、清作「强悍」；麗作「强捍」。

一　三二七頁上四行第三字「因」，諸本作「因流」。

一　三二七頁上五行第六字「鵝」，諸本作「鳧」。

一　三二七頁上六行第一〇字「譽」，資作「舉」。

一　三二七頁上一一行第八字「餘」，諸本作「餘人」。

一　三二七頁上一二行第二字「拯」，資、磧、普、南、徑、清作「極」。

一　三二七頁上一九行第七字「每」，麗作「每往」。

一　三二七頁下二一行第九字「王」，資、磧、普、南、徑、清作「王者」。

一　三二七頁下末行第二字「稱」，資、磧、普、南、徑、清作「稱以」。

一　三二七頁上一行首字「日」，諸本作「日以」。又「七十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七十三」。

一　三二七頁中一行「不劾」，資、磧、普、南、徑、清作「不劾」。

一　三二七頁中八行第八字「愜」，資、磧、普、南、徑、清作「快」。

一　三二七頁中一〇行末字至一一行第二字「伏身白」，資作「仗身白」。

一　三二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於」，資作「舉」。

一　三二七頁中一五行「七十」，資、磧、普、南、徑、清作「七十三」。

一　三二七頁中二二行「奇特」，資作「徒」。

一　三二七頁上一一行第八字「餘」，諸本作「餘人」。

一　三二七頁上一二行第二字「拯」，資、磧、普、南、徑、清作「極」。

一　三二七頁上一九行「姚萇姚興」，諸本作「姚萇姚興」。

一　三二七頁上二〇行第七字「一」，麗作「熊」。

一　三二七頁上末行末字「夫」，麗作「未」。

一　三二七頁中一行「不劾」，資、磧、普、南、徑、清作「不劾」。

一　三二七頁中九行第八字「愜」，資、磧、普、南、徑、清作「將極」；麗作「不劾」。

一　三二七頁中一〇行末字至一一行第二字「伏身白」，資作「仗白身」；磧、普、南、徑、清作「仗身白」。

一　三二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於」，資、磧、普、南、徑、清作「七十三」。

一　三二七頁中一五行「七十」，資、磧、普、南、徑無。

一　三二七頁中二二行「奇特」，資作「徒」。

「天竒」；磧、普、南、徑、清作「大竒」。

一三二七頁下一行第一三字「令」，諸本作「今」。

一三二七頁下一〇行第一三字「僻」，諸本作「辟」。

一三二八頁上末行「已有」，諸本無。

一三二八頁中七行第三字「布」，諸本作「有」。又第四字「譏」，麗作「機」。

一三二九頁上二行第一二字「成」，諸本作「光」。

一三二九頁上四行第九字「蓄」，資、磧、普、南、徑、清作「蓄粒」。

一三二九頁上五行第三字「瞻」，徑、清作「贍」。

一三二九頁上七行第二字「遊」，資、磧、普、南、徑、清作「又遊」。又「薰通」，資、磧、普、南、徑、清作「通達」。

一三二九頁上一〇行第一三字「桓」，諸本作「恒」。

一三二九頁上一四行第六字「皎」，資、磧、普、南、徑、清作「皎」。

一三二九頁下一〇行第一一字「諸」，徑、清作「注」。

一三二八頁上二二行首字「曰」，諸本作「什曰」。

一三二八頁上二二行「法華」，諸本作「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

一三二八頁下一七行第二字「城」，麗作「成」。

一三二八頁下一九行第七字「牀」，資、磧、普、南、徑、清作「座

本作「存」。

一　三二九頁上一八行「二十」，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十八」。

一　三二九頁中三行「道物」，諸本作「通物」。

一　三二九頁中八行「無在」，諸本作「無不在」。

一　三二九頁中九行首字「助」，磧、普、南、徑、清作「勗」。

一　三二九頁中一〇行「自是」，南、徑、清作「自足」。

一　三二九頁中一二行末字至一三行第三字「陵讓放杖」，麗作「文軾干木」。

一　三二九頁中一六行第三字「願」，南作「願乞」；徑、清作「願也」。又第六字「施」，資、磧、普、南、徑、清作「放」。又第一三字「微」，資作「後」。

一　三二九頁中二〇行首字「勉」，資、磧、普、南、徑、清作「免」。

一　三二九頁下一行第四字「駮」，資、磧作「馭」。

一　三二九頁下二行第四字「吊」，資、磧、普作「予」。又末字「世」，麗作「世矣」。

一　三二九頁下四行「愛好」，資、磧、普、南、徑、清作「志好」。

一　三二九頁下五行末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道德」。

一　三二九頁下六行第一〇字「期」，資、磧、普、南、徑、清作「期栖」。

一　三二九頁下七行第五字「也」，資、磧、普、南、徑、清作「善也」。

一　三二九頁中一二行末字至一三行第三字「陵讓放杖」，麗作「文軾干木」。

一　三二九頁中一八行第三字「願」，南作「願乞」；徑、清作「願也」。又第六字「施」，資、磧、普、南、徑、清作「放」。又第一三字「微」，資作「後」。

一　三二九頁下一行第四字「吊」，資、磧、普作「予」。又末字「世」，麗作「世矣」。

一　三二九頁下四行「愛好」，資、磧、普、南、徑、清作「志好」。

一　三二九頁下五行末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道德」。

一　三二九頁中九行首字「助」，磧、普、南、徑、清作「勗

徑、清作「別」。又「縱容」，磧、普、南、徑、清、麗作「從容」。

一三三〇頁上一四行第四字「戎」，資作「屆」。

一三三〇頁上一六行末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通」。

一三三〇頁上二〇行「大寺」，資、磧、普、南、徑、清作「大石寺」。

一三三〇頁中三行第六字「貧」，徑作「貪」。又第一三字「運」，清作「連」。

一三三〇頁中四行第四字「自」，麗作「自恨」。又「泥洹」，資、磧、普、南、徑、清作「祇桓」。

一三三〇頁中六行末字「妙」，諸本作「婉」。

一三三〇頁中八行首字「華」，資、磧、普、南、徑、清作「筆」。又第一一字「倫」，資、磧、普、南、徑、清作「綸」。

一三三〇頁下七行第五字「梵」，麗作「音」，資、磧、普、南、徑、清作「亡之」。

一三三〇頁中一四行「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亡之」。

一三三〇頁中一五行第五字「寞」，資、磧、普、南、徑、清作「漠」。又「無爲」，諸本作「於有爲」。

一三三〇頁中一七行「有餘者」，諸本作「有餘無餘者」。

一三三〇頁中二二行第三字「卬」，諸本作「迎」。

一三三〇頁中末行第一〇字「濟」，諸本作「若存」。

一三三〇頁下二行「窈窈冥冥」，資、磧、普、南、徑、清作「冥冥窈窈」。

一三三一頁上三行第三字「牓」，資、磧、普、南、徑、清作「榜標」。

一三三一頁上八行第九字「曉」，資、磧、普、南、徑、清作「統」。

一三三一頁上九行第六字「依」，資、磧、普、南、徑、清作「威」。

一三三一頁上一〇行末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道也」。

一三三〇頁下一〇行第八字「晦」，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三三〇頁下一一行「無證語曰」，諸本作「無名無證論曰」。

一三三〇頁下一八行第五字「故」，資、磧、普、南、徑、清作「故其」。

一三三〇頁下一九行第九字「故」，諸本作「有名無名」。

一三三〇頁下末行「故則」。又「常在」，資、磧、普、南、徑、清作「常存」，二一行同。

一三三一頁上一〇行末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道也」。

一　三三一頁上一三行「徼軀」，資、磧、普、南、徑、清作「人微」。

一　三三一頁上一四行「什公」，麗作「付公」。

一　三三一頁上一五行第六字「一」，資、磧、普、南、徑、清作「一然」。又「爲聽先」，資、磧、普、南、徑、清作「以聽習爲先」；麗作「爲聽習先」。

一　三三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淺」，資、磧、普、南、徑、清作「識」。

一　三三一頁上二〇行第一二字「決」，資、磧、普、南、徑、清作「快」。

一　三三一頁中二行第一〇字「開」，資、磧、普、南、徑、清作「關」。

一　三三一頁中五行第一〇字「加」，資、磧、普作「如」。

趙城縣廣勝寺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竺道生一
釋慧嚴三
釋慧義五
釋僧弼七
釋僧苞九
釋曇鑒十一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徹十五
釋僧導十七
釋慧靜十九
釋道亮二十一
釋道溫二十三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瑾二十七
釋超進二十九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釋慧叡二
釋慧觀四
釋道淵六
釋慧靜八
釋僧詮十
釋慧安十二
釋僧含十四
釋曇諦十六
釋道汪十八
釋法愍二十
釋梵敏二十二
釋曇斌二十四
釋僧鏡二十六
釋道猛二十八
釋法珎三十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戚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頴悟聰拔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僉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詞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廔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誤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曰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筯便食於是一衆徒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既潛思曰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着論論佛性　有論法身无色論佛无淨土論應有緣論等龍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竟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闍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部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譏憒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擔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之者願捨壽之時擁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

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瑞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涼於是京邑諸僧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掠常使牧羊有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詁訓殊方異義无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事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礼聞往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來學不聞徙席叡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受報等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万叡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轉賣得錢即以營福王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生亦止龍光寺疏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邦聞什公在関復従受學詰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極越此行雖伐罪矛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篤每見引讃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来讀經不多比日弥復无暇三世因果未辯曆懐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済俗為治必求靈性真奥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黒論明佛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奨人意若使坐致太平率土之賓皆敦此化則朕坐而言道固自教源清俗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過戒浮俗無傷弘奨者廼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事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

荷哀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来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士高祖兄弟王允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親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棄志歸依曆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蘭潜測道崇遠皆亞観諸僧輙論道義理時頗延之著離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士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清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奥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便尒若嘗脩舉表夏要逮漢魏奇才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許嚴後著无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歴嚴士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以天中於五行土徳色尚黄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歳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頗歩光景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无所厝難後婆利國人来果同嚴説帝勅任豫受焉大木雖庶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頻絶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徳音深開表奏羊玄保進曰聖運等依涅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

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呑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隠逸則戰士怠貴仁徳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呑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悦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悪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通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迹煙霞之表並棄志歸依曆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蘭潜測道義理時頗延之著離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士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清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奥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便尒若嘗脩舉表夏要逮漢魏奇才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許嚴後著无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歴嚴士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以天中於五行土徳色尚黄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為歳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頗歩光景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无所厝難後婆利國人来果同嚴説帝勅任豫受焉大木雖庶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頻絶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徳音深開表奏羊玄保進曰聖運等依涅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

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腰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取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誡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為然須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率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神痛惇于懷可給學道之正奉令遷化嚴弟子法智幼有錢五万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住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无地雅顧盼四衆日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爾風發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詣稟慧遠聞什公入関乃自南但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孚第一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普嚴古嵩高靈

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荊楚之民迺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講會命觀與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瑯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二攸黃金一鉼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遜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礼遇弥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言致欵結賞塵外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辟鎮金一鉼為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无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　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鉼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遜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礼遇弥深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二論序等皆傳於世

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去冀州有法師精難則觀孚第一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普嚴古嵩高靈

一　三二五頁上九行「惆悵」，資、磧、普、南、徑、清作「惆愴」；麗作「惆悵」。

一　三二五頁上一〇行「止到蜀」，諸本作「可止遂乃到蜀止」。

一　三二五頁上一一行第九字「推」，麗作「雅」。

一　三二五頁上一七行「割瘣」，麗作「割據」。又第一〇字「機」，諸本作「乃」。

一　三二五頁上二一行第一〇字「縣」，資無。

一　三二五頁中四行第一一字「怙」，資、磧、普、麗作「怙」；南、徑、清作「恬」。

一　三二五頁中六行「七十」，資、磧、普、南、徑、清作「八十」。

一　三二五頁中七行第一一字「經」，諸本作「經言」。

一　三二六頁中八行第六字「汝」，資、磧、普、南、徑、清作「汝等」。

一　三二六頁中一二行第五字「潘」，麗作「草」。

一　三二六頁下一一六行第七字「綿」，資、磧、普、南、徑、清作「鄤」。

一　三二七頁第一三字「積」，諸本作「慧遠」。

一　三二七頁第一八行第五字「架」，麗作「中來人」。

一　三二八頁上二行「鍊心」，諸本作「練心抱」。

一　三二八頁上三行第八字「無」，諸本作「元」。

一　三二八頁上五行「要誠」，資作「要識」；磧、普、南、徑、清作「誠要」。

一　三二八頁上六行第一〇字「建」，資、磧、普、南、徑、清作「運」。

一　三二八頁上一五行第五字「謂」，徑、清作「爲」。

一　三二八頁中一六行第五字「言」，磧、普、南、徑、清作「而言」。

一　三二八頁中一八行第四字「善」，磧、普、南、徑、清作「善持」。

一　三二八頁下一一行第三字「門」，麗無。又末字「晚」，諸本作「曉」。

挑其絆遂遁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留住祇洹寺開講衆經化導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時凡官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重勑為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延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茂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礭自守居无兼幣後平昌益顗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礼無輟看尋業至遂迺失明而

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顒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礼詮後輒遊臨安縣授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授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来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荅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顒並為銘讚吳國張暢張敷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為師蔬食布衣肆行精苦學通究群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関杖錫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從學謂鑒為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弗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順勵行弥峻常願生安養瞻覲弥陁後弟子僧濟辞往上明鑒亦頗有香氣上有自隨什見杖驚曰此杖迺在此閻耶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乱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賫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明旦弟子慧嚴依常閒訣見合掌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軟香潔倍常因申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贊贊曰披荼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師弗滿弗涅曄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慧龕東州釋慧恭淮南釋曇泓東萊山釋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万言止廬山陵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去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灼徹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関詣羅什捉杖自隨什見杖驚曰此杖迺在此閻耶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乱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覲外國僧波沙那那賫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无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家覆業清正神悟

絕倫未及具戒便精進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弥何能遠来荅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逾深姚興謂成曰馬季長顧學高明素燸當世法師故當不尒荅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迺賜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乎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頴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弥晨成迺著實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寺復有曇囚者與成同學齊名為宋臨川康王義慶所重釋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蔫志經史及天竺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勗衆清謹三業无虧後迺遊歷陽弘贊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城彭黍著無三世論含迺作神不滅論以挍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峻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尋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峻終日含嘗密謂峻曰如今識緯不能尒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士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筵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率春秋七十剃史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勑下都稱疾不赴

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詞旨明拔聽者无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勍敵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反軌能尒良為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士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筵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率春秋七十剃史南譙王劉義宣為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勑下都稱疾不赴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服常為異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母寄一塵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荅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弥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

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腊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迺悟而泣日即先師弘覺法師也經為妣葬講法華貧道為都講葬飽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白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進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礼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峴嶺出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地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迺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亦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花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无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无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逾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媿興歎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衆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関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盪清関洛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嗟善久之関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餘願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関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逼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率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内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俄滅佛法汰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卅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蠻夷降踧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惜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凡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幸公卿必集登高座日昔王宮託生雙樹現式自尒以来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云明公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卅高三界群生盪九有鳥窠之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

善涅朅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
人擔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務
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
免後聞河閒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
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
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洲初從
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
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
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
欲停彼費文洲乃上書刺史張悅曰
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弥峻卓尒
不群礭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
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
荒僧尼出万襌戒所資一焉是賴豈
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九伦之誠
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
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
勑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迺因悅固
辞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絶窺
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杞請汪
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擔守靖何
以虧節荅曰劉公萬信方欲大法憑

之何辞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
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
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鏤像因險
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
請居武擔寺為僧主眾清謹白黑
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
閣維之劉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
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
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
迦迺數日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
山終身不出晦迺率儀至寺厚賜洒
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
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
誅滅隊入丁法成史僧變見身癩病
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願驗論以明
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
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
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
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
靜是焉及子峻出鎮東州携與同
行因揺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
又遷居劍之法花臺後憩東仰山處
盤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
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鏤像因險
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蔦志經籍十
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
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愍江夏
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
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
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
山終身不出晦迺率儀至寺厚賜酒
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
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
誅滅隊入丁法成史僧變見身癩病
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願驗論以明
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
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
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
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住京師北多寶
寺神悟超絶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
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
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
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
又遷居劍之法花臺後憩東仰山處

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傳南六載講說導衆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地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復有靜林慧隆林公大湜朏經為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告節通靈隆惠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湯去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関壟長歷彭汭内外經書皆閣遊心曲晚慇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虯呂道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摽綱網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簫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為張暢所重釋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閒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撰鄣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温

講還邵問温何如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温曰檀越邇以桓楷誘人即日辭徃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

孝建初被勑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勑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各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搆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来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温時既為僧主迺列言於上天懷感太万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賢皇太后睿鑒沖明聖符幽洽解思淨域即言那時京地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温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頻委相屬精勤導安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万時人道之語曰帝主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衷事盡精微温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表迺創思鎔旨捃摭寫神華摸造普賢傾財温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来儀盛像寶傾宋都士庶瞻觀無不悚敬宋太始初率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齋講訖今月八日覩會有限名簿素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定引次就席數无盈減轉經明半景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内容止端毗曇亦數當尤匝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

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道潭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那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訪泥洹勝鬘晚說吳興小山法珎研詳衆經雜心既遍歷衆師脩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從南林法業受花嚴難心既遍歷衆師脩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離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莚講說四遠名賓發出京初止新建之初勑王玄謨資發貞帙皆至及孝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頻悟漸悟之旨時心覺之徒皆相雠校斌既辞惬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禾意欲試之斌不為屈發粲每勸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趣粲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

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為東阿靖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為大師亮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昔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嶂節過人亦為謝靈運迺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建之第四子少善莊老及詩札後行至廣陵見峰亡後運迺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建之第四子少善莊老及詩札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為道遊法主當時宗匠无與竟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代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札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為僧正斌亦德為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疊時人讒斌去為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柞是為明帝仍勑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夂夏四東反姑穫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

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世相舊其風素敷法聚德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淀洹義疏并眡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昔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嶂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勑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

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為禪慧捴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士囚褐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表諫恩札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无所復益妙理深談弥為奢緩唯三世苦報冝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胃說輒為言先帝徃徃驚由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僧主度本瑯琊琅邪人少而遊歷燕趙復有沙門曇度續為僧主度本瑯琊琅邪人少而遊歷燕趙倫瞩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人善三蔵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乘礼度亦行蔵得所舉動无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外堂問道

釋道猛本西凉州人蔵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冝為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寶位敦三十万以供資待會稽籍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輪相續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勅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籍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先世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舊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冒思踈跼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无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腳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布宴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普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関中寇乱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花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廊琊王琨請居邑西嘉

釋超進本姓顏頊氏長安人萬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永立而振譽閭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罹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臧復弘法時平昌益顒守在會稽籍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輪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舊邑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冒思踈跼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无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腳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布宴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普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句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関中寇乱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花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廊琊王琨請居邑西嘉

祥寺寺本琅相蓄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尠忤論者少之

釋法珠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万里宋景平中来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河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花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郡致礼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頻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席暮而蔬苦降踧百辟陪筵珠年雖抽幕而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為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及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旨不行宋文問慧觀頻悟之義誰復習之荅云生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内大集義僧令猷申述頻悟時旨覓辯之徒関責乎起猷既積思衆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机稱快及孝武外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為鎮寺師主帝每稱曰生公孤絶情照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於世時北多寶等慧整長樂寺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　經亦空假名義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隽氣虚玄止于治城寺每麈尾一振輒軒盖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礼孝武皇帝厚加寵秩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為友袁粲著瓌頴論示通通難詰往反著文于世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駁東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受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四二頁中二行首字「竺」，磧、普、南、徑、清作「宋竺」。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三行末字「二」，磧、普、南、徑、清作「一」，諸本無。

一　三四二頁中一〇行至一八行「釋僧徹……三十二」，清因分卷不同，載卷第八。

一　三四二頁中一七行「法珎」，資、磧、普、南、徑作「法瑤」。

一　三四二頁下五行第八字「曰」，磧作「日」。

一　三四二頁下六行第九字「捔」，諸本作「栖」（不含石，下同）作「栖」。

一　三四二頁下一七行首字「勤」，諸本作「鉢」。

一　三四二頁下一八行第七字「奉」，諸本作「泰」。又第九字「延」，資、磧、普、南、徑、清作「延之」。

一　三四三頁上一行第八字「言」，麗作「立」。

一　三四三頁上二行第一〇字「有」，諸本作「當有」。

一　三四三頁上五行第一三字「都」，麗作「師」。

一　三四三頁上六行第一一字「阿」，資、磧、普、南、徑、清作「生」。

一　三四三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精」，本作「本」。

一　三四三頁下一二行末字「掠」，南、徑、清作「略」；麗作「抄掠」。

一　三四三頁下三行第六字「客」，本作「商客」。

一　三四三頁下六行第一二字「詁」，麗作「誥」。

一　三四三頁下七行第七字「必」，南本作「泣」。

一　三四三頁中七行「彭享」，資作「彭亨」；磧、普、南作「彭惇」。

一　三四三頁中一一行第二字「典」，亦爲」。

一　三四三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巨」，普作「目」。

一　三四三頁中二二行首字「生」，諸本作「生者」。又第一一字「經」，資、磧、普、南、徑、清作「經典」。

一　三四三頁中末行末字「生」，資、磧、普、南、徑、清作「生也」。

一　三四三頁上一行第八字「言」，麗作「時亦」；麗作「時

資、磧、普、南、徑、清作「嘗」。又第一二字「酬」，資、磧、普、南、徑、清作「較」。

一　三四三頁下一九行首字「例」，麗作「雇」。

一　三四三頁下二〇行「五矣」，諸本作「列」。

一　三四四頁上一六行第二字「延」，諸本作「有五矣」。

一　三四四頁上一六行第四字「折」，諸本麗作「迎」。又第一〇字「難」，資作「推」。又第一一五行第三字「以」，「歎」。

一　三四四頁上一八行第四字「賓」，徑、清、麗作「濱」。

一　三四四頁上二一行首字「俗」，麗作「淫」。

一　三四四頁上末行第八字「貽」，磧、普、南作「貼」。

徑、清作「玷」。

一　三四四頁中三行「王濛」，資、磧、普、南、徑、清作「王蒙」。

一　三四四頁中六行首字「汪」，資、磧、普、南、徑、清作「注」。

一　三四四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敷」，資、磧、普、南、徑、清作「較」。

一　三四四頁中一三行第一三字「濟」，資作「齊」。

一　三四四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減」，資、磧、普、南、徑、清作「損」。

一　三四四頁下二〇行「五矣」，諸本作「有五矣」。

一　三四五頁上一六行第二字「延」，麗作「虛」。

一　三四五頁上一九行第六字「見」，諸本作「貌」。

一　三四五頁上二二行第七字「深」，徑、清無。

一　三四五頁中一一五行第三字「以」，資、磧、普、南、徑、清作「品焉」。

一　三四五頁中一九行末字「但」，諸本作「徂」。

一　三四五頁上二二行第九字「著」，諸本作「迺著」。

一　三四五頁中六行第一三字「敷」，資、磧、普、南、徑、清作「諸朝」。

一　三四五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濫」，資作「醴」。

一　三四五頁下二行第四字「壁」，諸本作「璧」。八行第五字、一〇行第九字「得」，麗作「果得」。

一　三四五頁下二〇行第七字「美」，諸本作「美」。

一　三四六頁上二行「第三子」，資、磧、普、南、徑、清作「泰第三子」。

一　三四六頁上一七行第一一字「住」，資、磧、普、南、徑、清作「任」。

一　三四六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排」，磧、普、南、徑、清作「俳」。

一　三四六頁上二二行「彰色」，磧、普、南、徑、清作「彰於顏色」。

一　三四六頁上末行末字「引」，資作

「家」。

一　三四六頁中四行第七字「詛」，磧作「該」。

一　三四六頁中五行第三字「撿」，磧、普、南、徑、清作「難」。

一　三四六頁中一〇行第五字「靖」，資、磧、普、南、徑、清作「竭」。

一　三四六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瞻」，資、磧、普、南、徑、清作「矚」。

一　三四六頁中一八行第四字「每」，諸本作「每延」。

一　三四六頁下一九行末字「八」，資、磧、普、南、徑、清作「八矣」。

一　三四七頁上二〇行「凡官」，資、磧、普、南、徑、清作「瓦官寺」；麗作「瓦官」。

一　三四七頁上二〇行第一三字「贍」，徑作「瞻」。

一　三四七頁下一行第三字「礭」，資作「法化」。又「陳郡」，資、磧、普、南、徑、清作「及陳郡」。

一　三四七頁下一行末字「坐」，諸本作「平坐」。

一　三四七頁下五行第九字「師」，徑、清作「施」。又第一一字「澹」，諸本作「緇」。又末字「暲」，資、磧、普、南、徑、清作「煒」。

一　三四七頁下六行第六字「暮」，資作「慕」。

一　三四七頁下一一行「是何」，徑作「何許」。

一　三四七頁下一三行首字「三」，麗無。

一　三四八頁上二二行「餘杭」，諸本作「餘抗」，諸本作「四」。

一　三四八頁中八行「明旦」，諸本作「明旦」。頁下一行同。

一　三四八頁中一四行第九字「肆」，諸本作「律」。

一　三四八頁中一六行第三字「謂」，諸本作「什常謂」。

一　三四八頁中一七行「弗州」，諸本作「荊州」。

一　三四八頁下一行末字「坐」，諸本作「平坐」。

一　三四八頁下一四行第九字「師」，徑、清作「舉」。

一　三四八頁下一六行第三字「出」，資、磧、普、南、徑、清作「謂」。

一　三四八頁下二〇行第三字「出」，資作「薦」。

一　三四九頁中一行「化導」，諸本作「法化」。又「陳郡」，資、磧、普、南、徑、清作「及陳郡」。

一　三四九頁中一七行「弗州」，諸本作「荊州」。

一　三四九頁下一行末字「坐」，諸本作「平坐」。

一　三四九頁下一四行第八字「業」，諸本作「畢集」。

一　三四九頁下一一行第四字「十」，資、磧、普、南、徑、清作「一」；麗作「一一」。

一　三四七頁下一八行「娑羅」，資作「婆羅」。

一　三四八頁上五行第四字「顧」，諸本作「碩」，又第九字「熇」，資作「碻」；磧、普、南、徑、清作「碻」；麗作「驕」。

一　三四八頁上一一行首字「實」，諸本作「實相」。

一　三四八頁上一三行末字「重」，資、磧、普、南、徑、清作「重焉」。

一　三四八頁上一五行第五字「之」，諸本作「文」。

一　三四八頁下一九行第三字「迺」，諸本作「西」。

一　三四八頁上二〇行第二字「附」，磧、普、南作「術」。又「城彭丞」，資作「彭城函」。

一　三四八頁中二行第八字「峻」，資、磧、普、南、徑、清作「竣」。四行第八字同。

一　三四八頁中四行第一一字「今」，麗作「令」。又第一二字「讖」，資、磧、普作「纖」。

一　三四八頁中五行第二字「者」，南、徑、清作「光」。

一　三四八頁中八行第七字「乎」，資、磧、普、南、徑、清作「于」。

一　三四八頁中一〇行「云云」，麗作「云」。至此，清卷第七終，卷第八始。

一　三四八頁下一三行末字「服」，資作「彤」；磧、普、南、徑、清作「肜」。

一　三四八頁下一五行第四字「母」，諸本作「爲母」。

一　三四八頁下二一行第四字「曰」，諸本作「析」。

一　三四九頁上五行第八字「萇」，諸本作「姚萇」。

一　三四九頁上六行末字「白」，諸本作「日」。

一　三四九頁上八行第三字「遇」，徑、磧、普、南、徑、清作「發」。

一　三四八頁下七行首字「話」，資、磧、普、南、徑、清作「詁」。又第八字「筵」，資、磧、普、南、徑、清作「延」。

一　三四八頁下一〇行第五字「莊」，南作「壯」。

一　三四八頁下一二行「漢靈」，資、磧、普、徑、麗作「漢靈帝」。

一　三四八頁下一五行第四字「母」，資作「毋」。

一　三四九頁上四行第一〇字「經」，資作「辟」。

一　三四九頁上四行第一三字「敵」，資、磧、普、南、徑、清作「對」。

一　三四九頁上六行末字「反」，諸本作「叛」。

一　三四九頁上八行第三字「遇」，徑、磧、普、南、徑、清作「發」。

清作「過」。

一　三四九頁上一一行「琨崙山」，資、磧、普、南、徑、清作「琨山」。

一　三四九頁上一三行第二字「山」，麗作「山舍」。

一　三四九頁中一一行第二字「九」，諸本作「一九」。又第五字「鑾」，資、磧、普、南、徑、清作「鸞」。

一　三四九頁中一二行第四字「旋」，本作「當爲」。

一　三四九頁中一一行第二字「九」，諸本作「一九」。又第五字「鑾」，資、磧、普、南、徑、清作「鸞」。

一　三四九頁中一四行「虜勃勃」，資、磧、普作「虜勃勃人」；南作「虜勃人」。

一　三四九頁中一八行「頻相逼」，諸本作「煩相追」。

一　三四九頁中末行末字「俄」，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九頁下一行第一七字「有」，諸本作「其有」。

一　三四九頁下一二行第一二字「働」，諸本作「慟」。

一　三四九頁下五行第五字「惜」，資、磧、普、南、徑、清作「昔」。

一　三四九頁下六行第一二字「帝」，資、磧、普、南、徑、清作「而帝」。

一　三四九頁下七行「必集」，資、磧、普、南、徑、清作「畢集導」；麗作「必集導」。

一　三五〇頁上二行首字「捂」，諸本作「栖」，次頁中二二行第三字同。又第六字「潛」，麗作「潛」。

一　三五〇頁中一四行第七字「燕」，諸本作「尤」。

一　三五〇頁中一六行「餘抗」，諸本作「餘杭」。

一　三五〇頁中一八行第六字「都」，麗作「上都」。

一　三五〇頁上二行首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汪爲」。

一　三五〇頁中二行末字「務」，資、磧、普、南、徑、清作「霧」。

一　三五〇頁上一三行第三字「礭」，徑作「確」。

一　三五〇頁上一六行「九俗」，資、磧、普、南、徑、清作「道俗」。

一　三五〇頁中六行末字「命」，諸本作「令」。

一　三五〇頁中八行第九字「開」，資作「關」。

一　三五〇頁中一三行「明明」，麗作「明」。

一　三五〇頁中一四行第七字「燕」，諸本作「尤」。

一　三五〇頁中一六行「餘抗」，諸本作「餘杭」。

一　三五〇頁中一八行第六字「都」，麗作「上都」。

一　三五〇頁中一九行第四字「住」，麗作「止」。又第五字「治」，磧、普、南、徑、清作「治」。

一　三五〇頁中二〇行「顏延」，諸本作「顏延之」。

一三五〇頁下一行第二字「盤」，磧、普、南、徑、清作「磐」；麗作「般」。

一三五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從」，諸本作「徒」。

一三五一頁上二行「導衆」，資、磧、普、南、徑、清作「衆經」。又第一三字「止」，南作「北」。

一三五一頁上四行「多寶」，諸本作「多寶寺」。

一三五一頁上一一字「經」，資、磧、普、徑無。

一三五一頁上八行首字「湯」，資、磧、普、南、徑、清作「藥」。

一三五一頁中一九行第八字「嗅」，資、南、徑、清作「斷抽」。

一三五一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壟」，資、磧、普、南、徑作「隴」。

一三五一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明」，資、磧、普、南、徑、清作「曜」。

一三五一頁中二〇行第一二字「綱」，資、南、徑、清作「網紐」。

一三五一頁下二行第八字「鄧」，磧、普作「網紐」；磧、普、南、徑、清作「將」。

一三五一頁下二行第四字「魂」，諸本作「敷曰」。

一三五一頁中三行第六字「謂」，資、磧、普、南、徑、清作「謂温」。

一三五一頁中九行第一一字「各」，諸本作「名」。

一三五一頁下一一六行第九字「道」，諸本作「爲」。

一三五一頁下一八行「中興」，諸本作「中興寺」。

一三五二頁上二行「新寺」，資、磧、普、南、徑、清作「辛寺」。

一三五二頁上三行第二字「潭」，諸本作「覃」。

一三五二頁上五行末字「吳」，資、磧、普、徑、麗作「吳」。

一三五二頁上八行「法珎」，資、磧、普、南、徑、麗作「法瑤」。

一三五二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甚」，資、磧、普、徑、麗作「其」。

一三五二頁上一七行末字「爻」，資、磧、普、南、徑、清作「介」。

一三五二頁上二〇行第九字「趣」，磧、普、南、徑、清作「遊」。

一三五二頁中一行第一二字「家」，麗作「宗」。

一三五二頁中一行第一三字「埴」。又第八字「安」，諸本作「物」。

一三五二頁下一六行第九字「道」，諸本作「爲」。

一三五二頁下一八行「中興」，諸本作「中興寺」。

一三五二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甚」，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三五二頁下一四行首字「旌」，麗作「旋」。

一三五二頁中一行第八字「曰」，諸本作「敷曰」。

一三五二頁中三行第六字「謂」，資、磧、普、南、徑、清作「沔」。

一三五二頁下一五行首字「頍」，諸本作「愧」。

一　三五二頁中三行第五字「姜」，資、磧、普、南、徑、清作「董」。又第一三字「靖」，徑、清作「靜」，四行第一〇字同。

一　三五二頁中八行「顏延」，資、磧、普、南、徑、清作「顏延之」。

一　三五二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寺」，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二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迎」，諸本作「遞」。

一　三五二頁中一三行末字「代」，諸本作「世」。

一　三五二頁中一八行「華山」，資、磧、普、南、徑、清作「華山寺」。又第一〇字「師」，諸本作「尋師」。

一　三五二頁下二行首字「其」，磧、普、南、徑、清作「甚」。

一　三五二頁下九行第一一字「建」，南、徑、清作「逮」。

一　三五三頁上二行第三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聽」。

一　三五三頁上一八行首字「復」，資、磧、普、南、徑、清作「後」。

一　三五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宋」，磧、普、南、徑、清作「等」。

一　三五三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先」，麗作「光」；資、磧、普、南、徑、清作「光於」。

一　三五三頁中一三行首字「功」，資、磧、普、南、徑、清作「子也」。

一　三五三頁中一五行「稱善」，資、磧、普、南、徑、麗作「帝稱善」。

一　三五三頁中一七行「令吏」，資作「令使」；磧、普、南、徑、清作「治」。

一　三五三頁下二一行末字「四」，麗作「四時」。

一　三五三頁中二二行第八字「諸」，資、磧、普、南作「請」。又第一二字「勑」，諸本作「勑與」。

一　三五三頁下七行第七字「法」，諸本作「佛法」。

一　三五三頁下八行第四字「甚」，資、普、南、徑作「其」。

一　三五三頁下九行第一二字「輪」，諸本作「論」。

一　三五三頁下一一行第四字「戒」，資、磧、普、南、徑、清作「式」。

一　三五三頁下一二行「稽邑」，麗作「會稽」。

一　三五三頁下一三行第三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大般」。

一　三五三頁下一四行第七字「結」，資、磧、普、南、徑、清作「經」。

一　三五三頁下一八行第九字「句」，諸本作「旬」。

一　三五四頁上四行第三字「珎」，資、磧、普、南、徑、清作「瑤」。一五行第七字同。

一　三五四頁上六行「東河」，資、磧、普、南、徑、清作「東阿」。

一　三五四頁上一三行「致礼」，資、磧、普、南、徑、清作「禮致」。

一　三五四頁上一九行末字「也」，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四頁中二行首字「頴」，資、磧、普、南、徑、清作「煩」。又第五字「文」，資、磧、普、南、徑、清作「通」。

一　三五四頁中三行第五字「生」，麗作「後隱」。又第一〇字「及」，資、磧、普、南、徑、清作「治城」。又第一八行「治城」，磧、徑、清作「諸經」。

一　三五四頁中七行第一一字「机」，資、磧、普、南、徑、清作「几」。

一　三五四頁中九行第三字「師」，諸本作「法」。又「絶情」，諸本作「情絶」。

一　三五四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元」，諸本作「無」。

一　三五四頁中一四行第四字「北」，南、徑、清作「杜」；麗作「比」。又第七字「寺」，諸本無，第一二字同。

一　三五四頁中一六行第八字「經」，資、磧、普、南、徑、清作「諸經」。

一　三五四頁中一八行「治城」，磧、徑、清作「諸經」。

一　三五四頁下一行首字「駮」，徑作「駿」。

一　三五四頁下末行「第七」，清作「第八」。

一　三五四頁中五行第二字「令」，資、磧、普、南、徑、清作「命」。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五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釋曇度二　釋僧鍾四　釋弘充六　釋法瑗八　釋僧遠十　釋僧柔十二　釋慧次十四　釋僧宗十六　釋僧印十八　釋智秀二十　釋僧盛二十二　釋寶亮二十四　釋慧集二十六

釋僧淵一　釋道慧三　釋道盛五　釋智林七　釋玄暢九　釋僧慧十一　釋慧基十三　釋慧隆十五　釋法安十七　釋法度十九　釋慧球二十一　釋智順二十三　釋法通二十五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類川人魏司空儼之後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邦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論毗曇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迩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燕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為魏王亢宏所重馳名偽國淵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偽主元宏聞風飡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偽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偽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鄴十一出家為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慇懃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

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縢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荅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為章段焉褚澄謝超宗炳名重當時並見推礼慧以毋年老欲存資奉迺移憩莊嚴寺毋憐其志復出家為福　建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殮焉墓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炳為造碑文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並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覆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

論導往聽之迺謂人曰後生可畏亮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躬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勑令酬對往復移時言无失旨道固退盛以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乎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无所閒然每講法花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經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拍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二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帙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慤踵潘慤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勑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群申明二諦議有三宗不同時沒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符深所欣遲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

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来者聞作論已成隨意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常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絶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籍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无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関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无其人貧道捉麈尾以来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課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録唯有此途白黑无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瘥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願惟此道從今永絶不言檀越機發无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終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来或以此為巨障往言貂狗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賣以還西使屢屢弘通也比小可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絶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其文也帝勅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勅為西陽王子尚友辞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辞山出邑綱維寺綱剌史王景文徃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踧法筵公卿都後東適建鄴依道場慧觀為師蔦志大乘遍尋數論外典增素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登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剌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覃述生公頓悟義者迺勅下都使頻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絶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其文也帝勅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勅為西陽王子尚友辞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辞山出邑綱維寺綱剌史王景文徃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踧法筵公卿會座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

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為時匠所憚而性甚剛便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益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挹葱葉虜馳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素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伎雜能罕不必倫初華嚴大部文言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研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

冊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主虛已相延皇儲蓄礼思敬若道揚於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余遷態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窣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峨嶺乃於峨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庵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綾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剏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万里懸合時傳瑛西鎮成都值巴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瑛曰貧道捃拾荊累稔年衰疹積猒毒人諠所以遠託峨界卜居斯不獲免於是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愚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

連嵩嶺闇四澗互列五峯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巖背岳遠瞻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疊前冬至此訪承余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晒有周之地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

贊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端幾昔帝騅乃明岑載聖宇地祚休名蘊根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伴二儀四海均清絡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昇以表聞勅蠲百户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荊峽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遥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巴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嶷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既勅令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愚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

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窆于鍾舉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則有沙門道慧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於小丹陽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南面講說言論一始於青州豫泰寺布龍渕遠年三十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渕遠年三十四百餘人莫不悅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聊聊王僧達才實當世籍甚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謂貧濟乏身无畜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閒里中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騈尸侶病者數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為告乞殮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為士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勑選三州招延英拯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

遠為元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聞遠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欲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技流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縣靡爽唯浮圖為教遏崇親嚴上厥縣靡爽唯浮圖為教遏自龍廓宗旨緬邈微言論遠拘文蔽道在未弥扇遂迺凌越典奠偃居尊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捴玄寺是先王經始既等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憩勲再三遂不咸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洌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惠虔為道不輕比丘遠人必拜目連乘門遇長則礼拿有屈膝四輩而聞礼二親稽賴耆臍而直髮万乘方蕪遠矣帝雖頗信法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踵而去遠曾不屑顧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菀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書於朝徵有序乘方蕪遠矣帝雖頗信法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踵而去遠曾不屑顧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菀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為作功德所須可具疏来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

宋明踐祚請遠為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懽世陵雲之士莫不槃伏豈止敬恭崇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捴玄寺是先王經始既等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憩勲再三遂不咸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洌美夫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

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飡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業行圓通臕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剎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為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琅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乃弟子素有高譽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為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為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伏膺以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花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為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虯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為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違世補益之功有譽遐迩年喪常乘輿赴講

觀者号為黍頭官家與玄暢同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素貞正代慧為僧主績有功効焉慧弟子僧轍嘗客合掌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西向庋礼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栖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頗聞法味為立碑墓所東莧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釋慧基姓偶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雋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為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怙即勅於祇洹寺為設會出家興駕親幸公卿必至即勅於祇洹寺集基既栖志法門屬行精苦學兼衆典曉解洞群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贊禪律来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

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留京師於是四
五年中遊歷講肆脩訪衆師善小品
法花思益維摩金剛波若勝鬘等經
皆思探玄賾鑒洞幽凝提章比句麗
溢終古基師慧義德居物宗道王京
士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
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士後資生雜
物近盈百万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為
福唯取廣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
唐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
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
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
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
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
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
埏石躬自指麾架懸梁險製極山狀
初立三層匝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
加脩飭遂窮其麗美基夢見普賢困
請為和上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
牙白象之形即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
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
說顒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
訪霧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

礼崇其義訓司徒丈宣王欽風慕德
致書慇懃訪以法花宗旨基乃著法
花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
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
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
被三吳聲馳海内乃勑為僧主掌任
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
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
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
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
一月率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
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础
坐問所從来荅云從大乘國来迎基
和上後數日而亡因窆于法花山南
特進廬江何胤為造碑文於寶林寺
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旭道恢並
學業優深次第數講各領門徒繼軌
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士
次沙門慧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
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
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
戒潔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
有氣局

擇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
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
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
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
在息慈而志學无勤清鑒倫通超然
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
迄稟具戒業操弥深頻講成實及三
論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喪
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
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
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宣悉
教以師礼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
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
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
珎僧嚮僧猛法寶慧調並一代美拍
為時倫所宗
釋慧次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无
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
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
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
於清論乘機挫擬往必折関宋明帝
請於湘宮閣論成實負袠問道八百
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

舊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
照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
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踈若霜下
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
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
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圓復
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
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
亂其先四世祖移屋秦郡年九歲為
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於斌
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
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餘妙辯不窮
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
意便行不以為礙守檢專節者咸有
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遂
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
遷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
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
盈百遍以從来信施造太昌寺以居
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
先是坐法師曇准聞宗持善涅槃迺
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

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士所師准後居
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真並為當時
正者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寂中興
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
振名上國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
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
師光幼而奧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
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
踱公講并屈名學永問踱云京下
踱公講說多有沙彌道慧覆涅
槃法安僧拔慧熙永要請令道慧覆涅
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鴻无遺
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
歎曰昔狀風朱勃年十二能讀書誦
詩時人号才童今日二道可曰義少
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
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
行後南遨番隅正值攸公講涅槃安
問論數番攸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
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
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
先是坐法師曇准聞宗持善涅槃迺
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准

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
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
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敬遺光贊慧
韜凡官寺僧賢並善數論
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
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
慶既檀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
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
受法花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花宗
旨印偏功搆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
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餘經
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
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
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
說印戒行清嚴稟生和穆含恕安忍
意慍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
厝以嘲謔印神彩夷然曾无外意雖
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花著名講法花
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年卒春
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脩
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
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
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

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嶧山超慶清徽待以師友之敬及士捨所居山為招霞精舍請慶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慶居之群嫉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慶曰靳尚慶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招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緣慶日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寇五戒所禁尚曰若偕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門徒輒先去煞於是辟去明旦慶見一人送錢一万香燭刀子疏去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慶為設會尚又来同衆礼拜行道受戒而去嶧山廬亞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慶法師祠祀勿得煞戮由是廬田廩止菜脯而已慶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来以手摩頭足而去須之復来持一琉璃甌甌中如水以奉慶味甘而冷婁

所嘗即開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慶而學解優之故時人号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止于山淡精舍慶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逈光恭以師札資給四事慶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慶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經山外書若誦法花工草隸後為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眺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狀風郡人世為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為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相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慶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荊州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荊楚之間終石稱寔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勅為荊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天鑒三年卒春秋七十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接駕賀帙肩隨為人神彩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治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塡闐士庶含悽榮哀以倫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當時令問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

為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
相脅天鑒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
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
圄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
敞並善經論法圄兼精律部韶護以
眡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鄉琅臨沂人年十五
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為師少而
聰類蔫志過人雖年在息慈而學功
已積及受具戒秉禁无疵陶練衆常數
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經盛
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
貞素確然其徽无黜齊竟陵文宣王
特深礼異為修冶城寺以居之司空
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
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
身自營護卒以見免緄後重加資俸
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
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内明旦遣以錢
綃喻而遣之其仁洽蔫恕如此後東
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
見江左順為人謙虛恭恪形器若神
風軌嚴厲動无失厝故士庶瞻礼常

有懼焉以天鑒六年卒于山寺春秋
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
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曇和以順絕穀
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
而還吐索水洒漱語和云汝永出雲
門不得還住其執節清苦皆此之類
臨終之日房内頗聞異香亦有見天
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垂鳥門人
不忍行之乃空于寺側弟子等立碑
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花寺釋惠皋
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贊及受戒
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
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花十地優婆塞
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
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諸
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
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結菩提四部因
緣後移態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
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
宣王躬自到居請為法匠亮不得已
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
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
非復上人之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
稍盛及本親喪士路阻不得還北因
屏居禪思杜講說絕人事齊竟陵文
而還吐索水洒漱語和云汝永出雲
門不得還住其執節清苦皆此之類
臨終之日房内頗聞異香亦有見天
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垂鳥門人
不忍行之乃空于寺側弟子等立碑
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花寺釋惠皋
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贊及受戒
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
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花十地優婆塞
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
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諸
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
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結菩提四部因
緣後移態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
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
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
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花十地優婆塞
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
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諸
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爽岸
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
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
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无失及具
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
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
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
亮任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
不東乎京師居中興寺柬衆一見而異之
至京師昌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
衆後興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
比曰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
撰涅槃義疏十餘万言上為之序曰
非言无以寄言即无言之累累言
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竟起所以

如来秉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相以通道欲使瑕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焚灼於火宅極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衆差異辯方便觀引各隨意荅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万善事絶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牆至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書年逾蔦齔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勑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去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縱容暇日將欽覽焉聊書數行以為記剡

亦亮福德招感仗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敬營福業身歿之後房無畜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為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内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門庭向同意慧弥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礼還卧又手當胥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于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擧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世衣冠礼義相襲通幼而岐嶷聰悟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弥聖進本閻人絶倫年十一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花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為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萃後践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慇定林上寺棲閑隱見青馬一疋衛其左右

正可至九月二十日聞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来向床前便次第出十七日忽漫語去煙越不相識何處来耶弟子曇智問意故荅曰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本箱底在床前至二十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弥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礼還卧又手當胥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于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擧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世衣冠礼義相襲通幼而岐嶷聰悟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弥聖進本閻人絶倫年十一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花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為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萃後践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慇定林上寺棲閑隱見青馬一疋衛其左右

東宿于樹下有虎来摩其頭見進端坐而去後每獨行獨坐常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蒞相文獻王皆紆責慕德親承頂礼陳郡謝擧吳國陸杲尋陽張孝秀並榮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礼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未嘗懈息後出京止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畝婆沙及雜心揵度等以相

詶校故於毗曇雲一部檀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為披釋海內學賓无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袠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講奚監四座還至烏程焉遘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万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經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禀訪脩窮經語之旨居于鄉邑法花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元成獨步加又談吐蘊籍辞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廬江何胤皆遠愜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辞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勑為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憙放牧

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羨本師事炎公又卬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馬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故心行處斷无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詮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聖為无言但悠悠夢境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慧日餘暉重光半載之下香上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乃更同輦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言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詳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為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雲顯報其後荊陝著名則以翼遇為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恒影聲德重関中生叡暢遠領宗建鄴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揚折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

闕捨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想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氛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義美功亦亞焉中有

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授散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業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慧日餘暉重光半載之下香上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乃更同輦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言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詳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為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雲顯報其後荊陝著名則以翼遇為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恒影聲德重関中生叡暢遠領宗建鄴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揚折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効之美良足羨焉

妙法浪運迴匪伊釋招贊日遺風孰振將頹潛安比玉遠叡聰璨鐫斧

曲庾殫沐斜埃素絲貶染承變方來

高僧傳卷第八

高僧傳卷第八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六三頁中一行「卷第八」，清作「卷第九」。又小字「義解五」，資、磧、普、南、清作「義解」。

一　三六三頁中一八行首字「後」，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後也」。

一　三六三頁中一九行「徐邦」，資、磧、普、南、徑、清作「徐州」。又末字「論」，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三頁中二〇行「毗曇」，資、磧、南作「曇毗二論」；普、徑、清作「毗曇二論」。

一　三六三頁下三行第一三字「僞」，麗作「魏」，一四行第六字、一六行第三字同。

一　三六三頁下一二行首字「僞」，諸本作「魏」。

一　三六四頁上八行第一三字「炳」，諸本無，一六行首字同。

一　三六四頁上九行第五字「椎」，諸本作「推」。

一　三六四頁上一一行第七字「建」，資、磧、普、南、徑、清作「不遠」。

一　三六四頁上一六行第五字「文」，資、磧、普、南、徑、清作「銘」。

一　三六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並」，資、磧、普、南、徑、清作「兼」。

一　三六四頁上一九行第四字「曰」，諸本作「號曰」。

一　三六四頁中四行第七字「躬」，諸本作「聘」。

一　三六四頁中一五行第九字「幼」，麗作「幼而」。

一　三六四頁中一六行第九字「住」，諸本作「始住」。

一　三六四頁中二一行「欲沙籍」，諸本作「籍欲沙」。

一　三六四頁中末行首字「文」，資、磧、普、南、徑、清作「沈文」。又「天保」，

資、磧、普、南、徑、清作「天保寺」。

一　三六四頁下二行第七字「擾」，資、磧、普、南、徑、清作「屈」。

一　三六四頁下三行「永明」，諸本作「齊永明」。

一　三六四頁下一三行第一一字「二」，磧、南、徑、清作「三」。

一　三六四頁下一八行末字「潘」，資、磧、普、南作「藩」；徑、清、麗作「番」。

一　三六四頁下二二行末字「符」，諸本作「相符」。

一　三六四頁下末行第四字「遲」，資、磧、普、南、徑、清作「慰」。

一　三六五頁上六行第六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當」。

一　三六五頁中一二行第四字「諦」，諸本作「二諦」。

一　三六五頁中一六行「芮芮」，資、磧、普、南、徑、清作「芮芮」。

一　三六五頁中一八行第一一字「出」，諸本作「初出」。

一　三六五頁下三行第一一字「素」，資、磧、普、南、徑、清作「寸」。

一　三六五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終」，資、磧、普、南、徑、清作「種」。

一　三六五頁中四行第三字「夭」，磧、普、南、徑、清作「失」。

一　三六五頁中五行末字「言」，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　三六五頁中六行首字「猒」，資、磧、普、南、徑、清作「懇也」；麗作「懇」。又第一二字「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五頁中七行末字「可」，徑作「亦」。

一　三六五頁中八行第八字「企」，諸本作「梗」。

一　三六六頁上四行第一一字「帥」，諸本作「二諦」。

一　三六六頁上一〇行第三字「忝」，清作「忝」。

一　三六六頁上一六行「芮芮」，資、磧、普、南、徑、清作「芮芮」。

一　三六六頁上一八行第一一字「出」，諸本作「初出」。

一　三六六頁下三行第一一字「素」，資、磧、普、南、徑、清作「索」。

一　三六五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終」，資、磧、普、南、徑、清作「種」。

一　三六五頁中四行第三字「夭」，磧、普、南、徑、清作「失」。

一　三六五頁中五行末字「言」，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　三六五頁中六行首字「猒」，資、磧、普、南、徑、清作「懇也」；麗作「懇」。又第一二字「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五頁中七行末字「可」，徑作「亦」。

一　三六五頁中八行第八字「企」，諸本作「梗」。

一　三六六頁上二行第四字「諦」，諸本作「二諦」。

一　三六六頁上四行第一一字「帥」，諸本作「帥」。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一行第四字「忝」，清作「忝」。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三行第六字「馳」，資、磧、普、南、徑、清作「騁」。

一　三六六頁上二行第四字「便」，諸本作「騁」。

一　三六六頁上一〇行「機發无緒」，資、磧、普、南、徑、清作「天機發緒」。

一　三六五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終」，資、磧、普、南、徑、清作「種」。

一　三六五頁中四行第三字「夭」，磧、普、南、徑、清作「失」。

一　三六五頁中五行末字「言」，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　三六五頁中六行首字「猒」，資、磧、普、南、徑、清作「懇也」；麗作「懇」。又第一二字「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五頁中七行末字「可」，徑作「亦」。

一　三六五頁中八行第八字「企」，諸本作「梗」。

一　三六六頁上二行第四字「便」，諸本作「騁」。

一　三六六頁上四行第一一字「帥」，諸本作「帥」。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一行第四字「忝」，清作「忝」。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三行第六字「馳」，資、磧、普、南、徑、清作「騁」。

一　三六六頁上一〇行「機發无緒」，資、磧、普、南、徑、清作「天機發緒」。

一　三六五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終」，資、磧、普、南、徑、清作「索」。

一　三六五頁中四行第三字「夭」，磧、普、南、徑、清作「登」，諸本作「澄」。

一　三六五頁中五行末字「言」，磧、普、南、徑、清作「種」。

一　三六五頁中六行首字「猒」，資、磧、普、南、徑、清作「失」。

一　三六五頁中七行末字「可」，徑作「訪覓」。

一　三六五頁中八行第八字「企」，諸本作「斯」。

一　三六六頁上二行第四字「便」，諸本作「綱」。

一　三六六頁上四行第一一字「帥」，諸本作「帥」。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一行第四字「忝」，清作「忝」。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三行第六字「馳」，資、磧、普、南、徑、清作「騁」。

一　三六六頁上一〇行「機發无緒」，資、磧、普、南、徑、清作「天機發緒」。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素」，資、磧、普、南、徑、清作「迴」。

一　三六六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端」，諸本作「瑞」。

一　三六七頁上一四行第一二字「甚」，南、徑、清作「首」。

一　三六七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泰」，麗作「泰」。

一　三六七頁上一七行第九字「間」，諸本作「聞」。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六七頁中一行第三字「元」，資、磧、普、南、徑、清作「允」。又第一三字「右」，麗作「有」。

一　三六七頁中三行第八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以」。

一　三六七頁中六行第一〇字「論」，諸本作「淪」。

一　三六七頁中七行第三字「未」，資、普、南、徑、清作「末」。

一　三六七頁中九行第八字「恵」，資、磧、普、南、徑、清作「忠」。

一　三六七頁上八行「道慧」，磧、普、南、徑、清作「道憑」。

一　三六六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素」，資、磧、普、南、徑、清作「索」；麗作「典」。

一　三六六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必」，徑作「畢」。

一　三六六頁上二一行第七字「研」，資、磧、普、南、徑、清作「幽」。

一　三六六頁中二行第一〇字「主」，資、磧、普、南、徑、清作「王」。

一　三六六頁中三行第一〇字「於」，諸本無。又第一二字「躬」，麗作「君」。

一　三六六頁中八行第八字「西」，資、磧、普、南、徑、清作「迺」。

一　三六六頁中一〇行第八字「西」，資、磧、普、南、徑、清作「迺」。

一　三六六頁中一九行第三字「巴」，麗作「已」。

一　三六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諸本無。

一　三六六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端」，麗作「泰」。

一　三六六頁下一二行第三字「乃」，資、磧、普、南、徑、清作「戴」。又第八字「字」，麗作「仍」。又第六字「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七頁上一四行第一二字「甚」，南、徑、清作「迴」。

一　三六七頁上一一行第二字「落」，南作「首」。

一　三六七頁上一二行第七字「泰」，麗作「泰」。

一　三六七頁上一七行第九字「間」，資、磧、普、南、徑、清作「閑」。

一　三六七頁中一行第三字「乃」，資、磧、普、南、徑、清作「有」。

一　三六七頁中一行第六字「峽」，資、磧、普、南、徑、清作「陝」。

一　三六七頁中一行第三字「元」，資、磧、普、南、徑、清作「允」。

一　三六七頁中三行第八字「欲」，資、磧、普、南、徑、清作「以」。

一　三六七頁中六行第一〇字「論」，諸本作「淪」。

一　三六七頁中七行第三字「未」，資、磧、普、南、徑、清作「末」。

一　三六七頁中九行第八字「恵」，資、磧、普、南、徑、清作「忠」。

一　三六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六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六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六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六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六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六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六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六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七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七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七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七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七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七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七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七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七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七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七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七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七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七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七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七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七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七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七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七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七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七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七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七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七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七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七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七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七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七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八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八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八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八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八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八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八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八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八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八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八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八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八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八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八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八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八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八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八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八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八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八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八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八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八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八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八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八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八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八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九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九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九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九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九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九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九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九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九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九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九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九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九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九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九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九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九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九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九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九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九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九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九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九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三九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三九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三九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三九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三九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三九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〇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〇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〇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〇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〇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〇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〇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〇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〇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〇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〇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〇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〇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〇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〇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〇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〇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〇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〇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〇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〇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〇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〇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〇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〇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〇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〇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〇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〇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〇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一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一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一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一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一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一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一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一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一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一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一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一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一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一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一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一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一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一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一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一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一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一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一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一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一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一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一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一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一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一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二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二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二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二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二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二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二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二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二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二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二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二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二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二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二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二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二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二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二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二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二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二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二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二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二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二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二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二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二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二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三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三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三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三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三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三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三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三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三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三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三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三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三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三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三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三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三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三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三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三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三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三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三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三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三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三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三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三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三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三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四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四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四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四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四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四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四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四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四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四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四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四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四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四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四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四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四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四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四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四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四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四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四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四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四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四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四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四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四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四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五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五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五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五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五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五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五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五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五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五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五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五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五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五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五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五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五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五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五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五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五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五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五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五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五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五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五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五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五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五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六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六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六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六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六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六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六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六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六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六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六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六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六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六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六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六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六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六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六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六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六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六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六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六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六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六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六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六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六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六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七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七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七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七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七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七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七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七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七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七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七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七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七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七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七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七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七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七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七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七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七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七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七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七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七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七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七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七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七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七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八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八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八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八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八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八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八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八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八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八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八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八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八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八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八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八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八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八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八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八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八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八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八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八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八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八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八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八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八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八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九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九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九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九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九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九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九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九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九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九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九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九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九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九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九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九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九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九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九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九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九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九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九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九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四九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四九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四九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四九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四九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四九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〇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〇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〇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〇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〇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〇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〇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〇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〇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〇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〇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〇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〇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〇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〇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〇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〇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〇五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〇六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〇六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〇七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〇七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〇七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〇七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〇八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〇八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〇九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〇九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〇九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〇九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一〇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一〇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一一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一一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一一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一一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一二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一二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一三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一三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一三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一三頁下一行末字「天」，資作「矣」。

一　五一四頁中二一行第八字「栖」，資、磧、普、南、徑、清作「棲」。

一　五一四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令」，資作「兩」。

一　五一五頁上七行末字「則」，諸本作「時」。

一　五一五頁中一一行第七字「間」，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得」。

一　五一五頁下一行第一字「命」，麗無。

一　五一五頁

字「賴」，資、磧、普、南、徑、清作「首」。

一　三六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從」，資、磧、普、南、徑、清作「聳」。

一　三六七頁中一八行第五字「虔」，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七頁中二〇行第二字「久」，資、磧、普、南、徑、清作「尤」。

一　三六七頁下三行首字「崇」，資、磧、普、南、徑、清作「策」。又第一二字「默」。

一　三六七頁下六行首字「王」，磧作「主」。又末字「等」，磧、普、南、徑、清作「寺」。

一　三六七頁下一四行第三字「伏」，資、徑、清作「並伏」；磧、普、南作「並服」。

一　三六七頁下一八行第一一字「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七頁下二〇行第七字「此」，麗作「比」。

一　三六八頁上三行第九字「此」，麗作「比」。

一　三六八頁上四行第一一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即既」。

一　三六八頁上二〇行第六字「絶」，麗作「絶者」。

一　三六八頁上二二行首字「爲」，諸本作「勑爲」。

一　三六八頁中一行「時人」，資、磧、普、南、徑、清作「時時人」；麗作「時時人」。

一　三六八頁中一四行第五字「偶」，資、磧、普、南、徑、清作「呂」。

一　三六八頁中一七行第一三字「怙」，資、磧、普、南、徑、清作「恃」。

一　三六八頁下一九行「至即勑於祇洹寺」，諸本無。

一　三六九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師」，諸本作「邑」。

一　三六九頁上四行第七字「洞」，資、磧、普、南、徑、清作「徹」；麗作「迫」；資、磧、普、南、徑、清作「迫」。

一　三六九頁上四行第一二字「北」，諸本作「玄鑒」，諸本作「鑒玄」。

一　三六九頁上五行第八字「德」，諸本作「此去」。

一　三七〇頁中一一行第一三字「朱」，資、磧、普、南、徑、清作「彩」。

一　三七〇頁中一七行第二字「甲」，資作「紳」。

一　三七〇頁中一九行末字「遵」，資、磧、普、南、徑、清作「導」。

一　三七〇頁中二〇行第四字「誓」，諸本作「常誓」。又第一二字「車」，磧、普、南、徑、清作「輪」。

一　三七〇頁下一四行第五字「偶」，資、磧、普、南、徑、清作「呂」。

一　三七〇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怙」，資、磧、普、南、徑、清作「恃」。

一　三七〇頁下一九行「至即勑於祇洹寺」，諸本無。

一　三七一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師」，諸本作「邑」。

一　三七一頁上四行第七字「洞」，資、磧、普、南、徑、清作「徹」；麗作「迫」；資、磧、普、南、徑、清作「迫」。

一　三七一頁上四行第一二字「北」，諸本作「玄鑒」，諸本作「鑒玄」。

一　三七一頁上五行第八字「德」，諸本作「此去」。

本作「既德」。又末字「京」，麗作「荊」。

一　三六九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夢」，諸本作「嘗夢」。

一　三六九頁上二〇行第六字「即」，諸本作「即於」。

一　三六九頁中一三行第二字「問」，磧、普、南作「間」。又第一三字「奉迎」，諸本作「迎」，諸本作「奉迎」。

一　三六九頁中一五行「何胤」，資、磧、普作「何胤」。

一　三六九頁中一六行第八字「僧」，麗作「德」。

一　三六九頁中一九行第五字「永」，諸本作「永永」。

一　三六九頁中二二行第二字「潔」，清作「素」。又第一三字「園」，諸本作「園寺」。

一　三七〇頁上一三行第一〇字「餘」，資、磧、普、南、徑、清作「人」。

一　三七〇頁上一六行第一三字「徒」，資、普、南、徑、清作「世」，麗作「太」。

一　三七〇頁上二一行第六字「卒」，麗作「卒於」。

一　三七〇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持」，諸本作「特」。

一　三七〇頁中一行第九字「士」，資、磧、普、南、徑、清作「土」。

一　三七〇頁中三行第三字「有」，諸本作「論」。

一　三六九頁下二二行第四字「宮」，磧、普、南、徑、清作「宮寺」。又第一二行第八字「要」，諸本作「即要」。

一　三七〇頁中一三行第一二字「鴻」，磧、普、南、徑、清作「洪」。

一　三七〇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讀」，資、磧、普、南、徑、清作「誦」。

一　三七〇頁中一六行第一〇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道士」。又末字「少」，諸本作「少也」。

一　三七〇頁中一九行「番隅」，諸本作「番禺」。又第九字「攸」，資、磧、普、南、徑、清作「彼」。

一　三七〇頁中二〇行第五字「攸」，麗作「徒」。又末字「逐」，資、普、南、徑、清作「逐」。

一　三七〇頁下八行首字「論」，資、磧、普、南、徑、清作「論等」。

一　三六九頁下一一行「文宣」，諸本作「文慧文宣」。

一　三六九頁下一五行第九字「調」，資、磧、普、南、徑、清作「淵」。又第一三字「美」，諸本作「英」。

一　三六九頁下一六行第三字「倫」，諸本作「論」。

一　三六九頁中二行第四字「宮」，磧、普、南、徑、清作「宮寺」。又第一二行第八字「要」，諸本作「即要」。

一　三六九頁中一三行第一二字「鴻」，磧、普、南、徑、清作「洪」。

一　三七〇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讀」，資、磧、普、南、徑、清作「誦」。

一　三七〇頁中一六行第一〇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道士」。又末字「少」，諸本作「少也」。

一　三七〇頁中一九行「番隅」，諸本作「番禺」。又第九字「攸」，資、磧、普、南、徑、清作「彼」。

一　三七〇頁中二〇行第五字「攸」，麗作「徒」。又末字「逐」，資、普、南、徑、清作「逐」。

一　三七〇頁下八行首字「論」，資、磧、普、南、徑、清作「論等」。

資作「敬」；磧、普、南、徑、清作

「彼」。

一　三七〇頁下一行「无年」，諸本作

「元年」。

一　三七〇頁下三行「靈基」，諸本作

「靈基寺」。

一　三七〇頁下八行第三字「檀」，諸

本作「擅」。

一　三七〇頁下一二行第一三字「餘」，

資、磧、普、南、徑、清作「其餘」。

一　三七〇頁下一三行第七字「君」，

資作「居」。又第九字「點」，資、磧、

普、南、徑、清作「默」。

一　三七〇頁下一七行第六字「壯」，

麗作「仗」。

一　三七〇頁下一八行第一二字「外」，

磧、普、南、徑、清作「介」。

一　三七〇頁下二〇行第一一字「元」，

諸本作「元元」。

一　三七一頁上二行第一〇字「徽」，

資、磧、普、南、徑、清作「真」。

一　三七一頁上六行第六字「經」，麗

作「住經」。

一　三七一頁上七行「紙名」，麗作「名

紙」。

一　三七一頁中一〇行第七字「干」，

資作「于」；南作「千」。

一　三七一頁中一二行第九字「願」，

麗作「願受」。

一　三七一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田」，

資、普、南、徑、清作「同」；磧、麗

作「用」。

一　三七一頁上二一行末字「來」，麗

作「而來」。

一　三七一頁中二行「偃之」，諸本作

「優之」。

一　三七一頁中四行第一一字「止」，

諸本作「下止」。

一　三七一頁中六行第三字「逕」，諸

本作「遥」。

一　三七一頁中九行「四度」，麗作「四

矣度有」。

一　三七一頁中一〇行第七字「性」，

諸本作「爲性」。

一　三七一頁中一六行第六字「嵓」，

資、磧、普、南、徑、清作「嵒」。

一　三七一頁中一九行第一字「鑒」，

資、磧、普、南、徑、清作「監」。次

頁上二行第四字及次頁中一行第

六字同。又第一〇字「四」，諸本作「有四」。

一三七一頁下二一行第一三字「情」，磧、普、徑作「性情」。

一三七二頁上九行第七字「雖」，資、磧、普、南、徑、清作「故雖」。

一三七二頁上一〇行第二字「積」，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七二頁上一四行第七字「治」，資、麗作「治」。

一三七二頁上一七行第七字「見」，資、磧、普、南、徑、清作「獲」。

一三七二頁上二二行「謙虛」，資、磧、普、南、徑、清作「虛靖」。

一三七二頁下一一行第六字「六」，麗作「十」。

一三七二頁下九行第八字「凡」，清作「菩薩」。

一三七二頁下一〇行第二字「菩提」，資、磧、普、南、徑、清作「房」。

一三七二頁下一四行第七字「治」，資、麗作「乃勑」。

一三七二頁下一七行第七字「菩提」，資、磧、普、南、徑、清作「菩薩」。

一三七二頁下一八行首字「尊」，資作「遵」。

一三七二頁下一九行第二字「任」，資、磧、普、南、徑、清作「任性」。

一三七二頁中一四行首字「天」，資、磧、普、南、徑、清作「天華天」。

一三七三頁上一〇行第七字「觀」，磧、普、南、徑、清作「亂」。

一三七三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至」，諸本作「玉」。

一三七三頁上二〇行第五字「勑」，麗作「倪」。

一三七三頁上末行第三字「縱」，諸本作「從」。又第八字「欽」，諸本作「欲」。

一三七三頁中一行第一二字「仗」，資、磧、普、南、徑、清作「供」。

一三七三頁中八行第一三字「亦」，諸本作「亦並」。

一三七三頁中一四行第九字「審」，資、磧、普、南、徑、清作「密」。

一三七三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萃」，資、磧、普、南、徑、清作「集」。

一三七三頁中一八行末字「責」，諸本作「貴」。

一三七三頁下一行首字「正」，徑、清作「止」。又第八字「日」，資、磧、南、徑、清無。

一三七三頁下三行第三字「出」，資、磧、南、徑、清作「出去至」；麗作「智進」。

一三七三頁下一三行「聖進」，徑作「出至」。

一三七三頁下一四行末字及一五行首字「山東」，麗作「東山」。

一三七三頁下一六行第八字「後」，資、磧、普、南、徑、清作「爾後」。

一三七四頁上一行首字「訓」，資、磧、普、南、徑、清作「辯」。

一三七四頁上一四行第四字「元」，徑、清無。又「三業」，磧、普、南、徑、清作「三葉」。

一三七四頁下七行「炳盛」，資、磧、南、徑、清作「成就使夫」；麗作「炳盛使夫」。

一三七四頁下八行第四字「土」，磧、資、磧、普、南、徑、清作「吐」。

一三七四頁下九行第一一字「乃」，普、南、徑、清作「反」。又第一二字「焉」，資、磧、普、南、徑、清作「言」，麗作「語」。

一三七四頁下一〇行第三字「惑」，資、磧、普、南、徑、清作「忒」。又第七字「言」，麗作「語」。

一三七四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雲」，資、磧、普、南、徑、清作「玄」。

一三七四頁下一九行首字「揚」，資、磧、普、南、徑、清作「摛」；磧、普、南、徑、清作「摘」。

一三七四頁下二〇行第五字「經」，諸本無。

一三七四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語」，資、磧、普、南、徑、清作「受」。又第三字「散」，諸本作「論」。

一三七四頁上一四行第四字「代」，麗作「三葉」。

一三七四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代」，南、徑、清作「世」；徑、清作「抱」。

一三七四頁中五行「幽寂」，諸本作「法師」。

一三七四頁中九行第六字「聖」，資、磧、普、南、徑、清作「相」。

一三七四頁下二行第二字「想」，資、磧、普、南、徑、清作「摛」；磧、普、南、徑、清作「摘」。

一三七四頁下四行第二字「義」，諸本作「深經」。

一三七四頁上一二行第一二字「語」，資、磧、普、南、徑、清作「受」。又第三字「散」，諸本作「論」。

一三七四頁上一四行第四字「元」，麗作「三葉」。

一三七四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代」，南、徑、清作「成就使夫」；麗作「炳盛使夫」。

一三七四頁下八行第四字「土」，磧、資、磧、普、南、徑、清作「吐」。

一三七四頁下九行第一一字「乃」，普、南、徑、清作「反」。又第一二字「焉」，資、磧、普、南、徑、清作「言」，麗作「語」。

一三七四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雲」，資、磧、普、南、徑、清作「玄」。

一三七四頁下一九行首字「揚」，資、磧、普、南、徑、清作「摛」；磧、普、南、徑、清作「摘」。又「折東」，磧、普、南、徑、清、麗作「浙

東」。

一　三七四頁下二一行第六字「美」，麗作「美」。

一　三七四頁下二二行第五字「眇」，諸本作「眇漫」；又第六字「法」，資、磧、普、南、徑、清作「結」。又第一二字「釋」，資、磧、普、南、徑、清作「粹」。

一　三七四頁下末行第八字「玉」，磧、普、南、徑、清作「曜」。又第一一字「聰」，諸本作「聯」。

一　三七五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承」，資、磧、普、南、徑、清作「永」。

一　三七五頁上末行「卷第八」，清作「卷第九」。

高僧傳卷第九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竺道開二

竺佛圖澄一　竺道開二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万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傳史而興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愍帝永嘉四年来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无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遁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戈葛陂專以煞戮為務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錫到軍門勒大將軍郭黑略素奉事澄即投止略家略後從勒征伐轉積剋勝負勒

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目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茫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痾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吏賊至可　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倫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无寇何故夜嚴勒益

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害
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
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
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
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
夜不寢思欲見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
曰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攄避公今改意是以
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謀耳養國城塹水源在盛
北五里圍九杷下其水暴竭勒問澄
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
謂澄嘲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
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
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
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
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
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来出諸道士
見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
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
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而襄
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
卑奴奴忿抽刀刺煞其弟執兄于室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
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此
內外驚愕莫不徃觀勒迺自徃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
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
常憲人命取奴奴遂煞兒死而鮮卑
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
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
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
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舜耳更遣
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
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
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
國勒從之率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
從弟曜襲僞位稱光初光初八年
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
保磬鵲鷹鹽輜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
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
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支時岳已
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
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徃拒曜內僚
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
音云秀支軍也替戾岙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
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皆勸勒行
勒迺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
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
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殪太
子矯且能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
急徃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
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
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徃拒曜內僚
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
音云秀支替戾岙出也僕谷劉
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上舁殿常侍以下悉舉轝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衆坐起以彰其尊又勑僞司空李農旦夕覲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上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尒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忘急幽獨者敬慎之本尒不識乎佐愕然愧懼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上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嗤便利者時太子石遼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遼曰小阿弥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遼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劇殼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平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遼荒酒將黜為逆謂内豎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語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日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遼遼知澄入要候甚告澄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敕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諫曰心不可　縱死不可生礼不親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敕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還寺歎曰太子作乱其形將成欲言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通耶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常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之主非刑斂無以肅清海内既違戒旁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

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平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遼荒酒將黜為逆謂内豎曰和上神通儻發吾語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日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遼遼知澄入要候甚告澄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敕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還寺歎曰太子作乱其形將成欲言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通耶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常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之主非刑斂無以肅清海内既違戒旁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

暴虐不害无辜至於凶愚无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治但當煞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无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无欲慈矜為心擅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婬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悕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彰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収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遥向礼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初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其處為賊所劫垂當見煞忽聞香氣賊免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彰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曰臨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盡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修多生愆過虎下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无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礼有掌饗佛出西域外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内饗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黎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興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蕪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元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曰時魏縣有一流民莫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褌布裳在魏縣市中七句時人謂之麻褌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七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餓天馬趙興太守籍拔収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煞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无異言唯言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日酉戌受玄命絶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尊駈除靈期迹莫已

已之懿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
不支九木水為難无可以術寧玄慈
雖存世莫能基必頹久遊閭浮利極
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虛遊閒
澄與麻穌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
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
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辭
能步行去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
合口而麻穌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
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内外為
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
楊輒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
故往省視慢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
万邦乘輦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丕夫而長慢耶昔太公
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謀乎
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鮑
干木漢羨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
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令趙史遂无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
即遣輒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耄但使必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
後二日宣果遣人宮韜於佛寺中欲
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
故獲免及宣事發被取澄諫虎曰
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
舍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
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以鐵鑰穿宣頷牽上薪藉而焚之取
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
彰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
餘日有一蛾馬髭尾皆有燒狀入中陽
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
向東北俄尒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
前毀澄吟曰毀乎毀乎棘子成林將
壞人衣虎令發毀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
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
得迺无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
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

也杜后日和上耄耶何處有賊澄即
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
耄但使必不憒遂便寢亟復彰的
後二日宣果遣人宮韜於佛寺中欲
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
故獲免及宣事發被取澄諫虎曰
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
舍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
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以鐵鑰穿宣頷牽上薪藉而焚之取
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
彰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
餘日有一蛾馬髭尾皆有燒狀入中陽
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
向東北俄尒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
前毀澄吟曰毀乎毀乎棘子成林將
壞人衣虎令發毀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
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
得迺无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
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乱先従化矣即遣人與虎辞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上有疾迺忽令告終即自出嘗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无怠苟業操无虧雖亡若在達而獲延非其所願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无福祐若降心易慮恵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无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墻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業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奢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榮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乱明年虎死冉閔墓戮石種都盡閔小字辣奴澄先所謂辣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内有時腸従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

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内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眇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冤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執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懾之謀矣澄受訓奘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善踏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之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畜況復於他鞭撻毀辱迺收而葅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隻子瞻為堅大將郭神虎捉之夢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所執實先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懾之謀矣澄或言佛畫澄或言佛畫燈或言佛畫燈或言佛未亡數百人少懷揖隱誦經四十餘万言絶穀餌栢實難得復服單道開二姓益燉煌人少懷揖隱誦經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温夏凉晝夜不卧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息鼻陵太守遣馬迎開辞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无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従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勒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繇桐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許於上編菅為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来詣開都不荅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報世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灾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煞鄴都大乱至晉昇平三年来之建業俄而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率于山舍勒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泖者昔在北聞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来迺遥心敬恒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為之傳讚曰

蕭哉若人　飄然絶塵　外軌小乘　內暢空身
飡茹芝英　玄象暉曜　高步是臻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類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散及香火凡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迭以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獨入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外還恒有餘肴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以頭枕調後自剋亡日迭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存耶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乘而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木忽見調在高嚴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礼和上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尸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笠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案釋道安經録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謂為一謀矣

耆域四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及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頭虎下道而去兩岸人見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礼域胡跪曼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渕從羊中來又識諸衆僧謂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識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崛曰正此宮者從忉利天来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正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蘭陵永文膝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枝拂一

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茂發枝葉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瘧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薰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沂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兵乱辞還天竺洛中沙門胡濕登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貴客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耆域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也於是辞去數百人各請域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獨過未相難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迴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胡濕登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貴客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神異上

高僧傳卷第九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八四頁中一行經名，清作「高僧傳卷第十」，卷末經名同。

一　三八四頁中六行「竺佛圖澄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四頁中一七行「冦洛」，資、磧、普、南、徑、清作「寇斥洛陽」；麗作「寇斥洛」。

一　三八四頁中一九行第四字「七」，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屯兵」。又作「爲威」。

一　三八四頁中二一行首字「到」，諸本無。又「軍郭里」，資、磧、普、南、徑、清作「郭黑」；麗作「軍郭黑」。

一　三八四頁下一行「執刃」，麗作「執刀」。

一　三八五頁上二行第九字「語」，麗作「告」。

一　三八五頁上七行首字「日」，諸本作「夜」。

一　三八五頁上九行第四字「圍」，磧、普、南作「圍」。

一　三八五頁中一二行第六字「此」，徑、清作「此是」。

一　三八五頁中一四行「稱光初」，諸本作「稱元光初」。

一　三八五頁中一七行第六字「堅」，資作「拆」。

一　三八五頁上一九行首字「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五頁下一行「共死」，資、磧、普、南、徑、清作「則共死於」；麗作「共死於」。

一　三八五頁下一三行「虫食」，資、磧、普、南、徑、清作「虫食之」。

一　三八五頁下一七行第七字「後」，磧、普、南、徑、清作「聞」。

一　三八五頁中六行「人命」，磧、普、南、徑、清、麗作「命人」。又「死而」，諸本作「而死」。

一　三八五頁中九行「波軍」，資、磧、普、徑、清作「彼軍」。

一　三八五頁中一一行「堅」。又「守之」，資、磧、普、南、徑、清作「守之時」。

一　三八五頁下五行「直詣」，麗作「直指」。

一　三八五頁下九行「曜卒」，諸本作「曜平」。

一　三八五頁下一一行第二字「晉」，麗作「東晉」。

一　三八五頁下一三行「虫食」，資、磧、普、南、徑、清作「後勒爲兒」。

一　三八五頁下一九行第五字「且」，諸本無。又第一一字「國」，資、磧、普、南、徑、清作「國中」。

一　三八五頁下末行「建平」，諸本作「建平四年」。

一　三八六頁上三行第一三字「虎」，資、磧、普、南、徑、清作「石虎」。

一　三八六頁上四行「建武」，麗作「建」。

一　三八六頁上六行「匪及」，資、磧、普、南、徑、清作「匪顧」。

一　三八六頁上九行「舉擧」，資、普、南、徑、清作「助擧擧」；磧作「助擧與」。

一　三八六頁中一〇行「至衆坐」，資、磧、普、南、徑、清作「衆坐皆」；麗作「至衆坐皆」。

一　三八六頁中一一行第五字「北至」，徑、清作「比至」。

一　三八六頁中一三行「得疾」，資、磧、普、南、徑、清作「得病」。

一　三八六頁中一五行第八字「山」，諸本作「三百」。又「所生」，資、磧、普、南、徑、清作「所生母」。

一　三八六頁中一七行「行斌」，磧、普、南、徑、清作「行斌罰」；麗作「斌勝」。

一　三八六頁中一八行「縱容」，諸本作「從容」。

一　三八六頁下一〇行「凡城」，資作「瓦城」。

一　三八六頁下一一行「團中」，諸本作「圍中」。

一　三八六頁下一四行「虎曰」，資、磧、普、南、徑、清作「之曰」。

一　三八六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吾」，諸本作「吾謀」。

一　三八六頁下末行首字「事」，麗作「之事」。又「當在」，麗作「當在心」。

一　三八七頁上三行「當煞」，諸本作「當殺可殺」。

一　三八七頁上七行「張離張良」，資、磧、普、南、徑、清作「張良張離等」。

一　三八七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嘗」，

徑作「常」，本頁中一四行第一一字徑、清同。

一　三八七頁上一九行「初被劫」，資、磧、普、南、徑、清作「被賊」。

一　三八七頁上二一行「某處」，資、磧、普、南、徑、清作「於某處」。

一　三八七頁中三行「盡圖」，資作「盡圖」，麗作「屢行」，諸本作「混修」，諸本作「混淆」。

一　三八七頁中五行「屢行」，麗作「屢伐」。

一　三八七頁中七行「混修」，諸本作「神功」，諸本作「之神功」。

一　三八七頁中一二行「偽中」，資、磧、普、南、徑、清作「真偽中」。

一　三八七頁中一五行「亦修」，資、磧、普、南、徑、清作「亦循」。

一　三八七頁中一八行「歡之」，麗作「歎之」。

一　三八八頁上一一行「酉戎」，資、磧、普、南、徑、清作「西戎」；麗作「酉戌」。

一　三八八頁上一三字「城」，諸本作「城外」。

一　三八八頁上一五行「故徃」，資作「以尊」，磧、普、南、徑、清、麗作「以遵」。又「典礼」，資作「典祀」。

一　三八七頁下七行第八字「元」，資、磧、普、南、徑、清作「允」；麗無。

一　三八七頁下八行第八字「其」，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三八八頁中三行「睨然」，資、磧、普、南、徑、清作「莞然」。

一　三八八頁中四行第八字「飴」，資、磧、普、南、徑、清作「飼」。

一　三八八頁中五行「戎軍」，資、磧、普、南、徑、清作「戌軍」。

一　三八八頁中八行「又嘗」，資、磧、普、南、徑、清作「嘗」。

一　三八八頁中九行「中堂」，磧、普、南、徑、清作「中臺」。

一　三八八頁中一六行「洛度」，麗作「落度」，一八行同。

一　三八八頁中一六行「言與」，諸本作「不出」。

一　三八八頁下八行第二字「怒」，資、磧、普、南、徑作「恕」。

一　三八八頁上一九行末字「餙」，麗作「軾」。

一　三八八頁上末行「勿效」，資、磧、普、南、徑、清作「勿斆」。

一　三八八頁中三行「睨然」，資、磧、普、南、徑、清作「莞然」。

一　三八八頁中四行第八字「秦」，諸本作「後秦」。

一　三八八頁中五行「戎軍」，資、磧、普、南、徑、清作「戌軍」。

一　三八八頁中八行「又嘗」，資、磧、普、南、徑、清作「嘗」。

一　三八八頁中九行「中堂」，磧、普、南、徑、清作「中臺」。

一　三八八頁中一六行「洛度」，麗作「落度」，一八行同。

一　三八八頁中一六行「言與」，諸本作「言歟」。

一　三八八頁中二二行第九字「不」，諸本作「城外」。

一　三八八頁下八行第二字「怒」，資、磧、普、南、徑作「恕」。

一　三八八頁下一三行「髦尾」，徑作「鬣尾」。

一　三八八頁下末行「已酉」，資、磧、普、南、徑、清作「己酉歲」。

一　三八九頁上五行第五字「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九頁上六行「人胅」，資、磧、普、南、徑、清作「所能」。

一　三八九頁上七行第二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夫道」。

一　三八九頁上八行「念意」，諸本作「今意」。

一　三八九頁中九行「無若」，諸本作「無吝」。

一　三八九頁上一〇行末字「亭」，諸本作「丹」。

一　三八九頁上一七行第八字「悲」，資、南、徑、清作「悲慟」。又第一一字「赴」，資無。

一　三八九頁上一八行末字「柴」，資、普、南、徑、清作「紫」。

一　三八九頁上二〇行第四字「冉」，資作「染」。又第七字「戩」，麗作「踐」。

一　三八九頁中一三行「髦尾」，徑作「旄尾」。

一　三八九頁中末行「已酉」，資、磧、普、南、徑、清作「己酉歲」。

一　三九〇頁上一行首字「書」，諸本作「讀書」。

一　三九〇頁上五行「冤苦」，諸本作「危苦」。

一　三九〇頁中九行「之涉」，諸本作「足涉」。

一　三九〇頁下一〇行「樊汚」，資、磧、普、南、徑、清作「樊汚」；麗作「樊温」。又第一二字「與」，資、磧、普、南、徑、清作「始」。

一　三九〇頁下一八行第一二字「開」，資、磧、普、南、徑、清作「開開」。

一　三九一頁下一九行第一三字「神」，資、磧、普、南、徑、清作「諸神」。

一　三九一頁上四行「昭德寺」，資、磧、普、南、徑、清作「照德寺」。

一　三九一頁上五行「八九尺」，資、磧、普、南、徑、清作「八九丈」。

一　三九一頁上六行第二字「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蘿」。

一　三九〇頁上七行第一〇字「諮」，諸本作「諮問」。

一　三九〇頁上一六行「俄而」，諸本作「俄而至」。

一　三九〇頁上二〇行第八字「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〇頁上二一行「敬悒」，麗作「敬挹」。

一　三九〇頁上末行「讚曰」，資、磧、普、南、徑、清作「讚讚曰」。

一　三九〇頁中一行「在牀」，諸本作「在林」。

一　三九〇頁中一二行第九字「登」，諸本作「欲登」。

一　三九〇頁中一三行「竺佛調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〇頁中一七行第九字「寺」，諸本作「去寺」。

一　三九〇頁中一八行第三字「出」，麗作「至」。

一　三九〇頁下二行「入山」，資、磧、普、南、徑、清作「入深山」。又「數外」，資、磧、普、南、徑、清作「數斗」。

一　三九〇頁下八行「存耶」，諸本作「永存」。

一　三九〇頁下九行第一〇字「而」，資作「人」；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〇頁下末行第六字「謂」，諸本作「便謂」。

一　三九一頁上一行「耆域四」，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一頁上三行第一三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亦不」。

一　三九一頁上五行「及交」，資、磧、普、南、徑、清作「涉交」。

一　三九一頁中一行「竺佛調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一頁中九行第二字「頭」，諸本作「其頭」。又「人見」，諸本作「見者」。

一　三九一頁中一〇行第二字「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一頁中一一行「遂活」，資、磧、普、南、徑、清作「遂瘥」。又「洛中」，資、磧、普、南、徑、清作「洛中有」。

一　三九一頁中一二行末字「令」，資作「今」。

一　三九一頁中一四行「曰可」，諸本作「域曰可」。

一　三九一頁上一二行「羊中」，麗作「牛中」。

一　三九一頁上一三行「竺法與」，磧作「竺法興」。

一　三九一頁上末行第三字「疾」，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一頁中一行首字「枝」，諸本作「枝便以楊枝」。

一　三九一頁中二行第七字「膝」，麗作「兩膝」。又第一〇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即時」。

一　三九一頁中四行第四字「樹」，麗作「此樹」。

一　三九一頁中一〇行「若沂」，諸本作「若塹」。

一　三九一頁中一一行「遂活」，資、磧、普、南、徑、清作「遂瘥」。又「洛中」，資、磧、普、南、徑、清作「洛中有」。

一　三九一頁中一二行末字「令」，資、磧、普、南、徑、清作「曰可」，諸本作「域曰可」。

一　三九一頁中二二行「益也」，諸本作「益多也」。又第一三字「請」，諸本作「請域中食」。

一　三九一頁下一行第三字「未」，麗作「後」。

一　三九一頁下六行第三字「已」，麗作「已行」。

一　三九一頁下末行「神異上」，徑無。

趙城縣廣勝寺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涉公五
史宗七
釋曇始九
邵碩十一
釋法匱十三
釋慧通十五

釋曇霍六
杯度八
釋法朗十
釋慧安十二
釋僧慧十四
釋保誌十六

訶羅竭二

捷陁勒一
安慧則四

捷陁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鵄山山有古寺庙處基墉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迹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婪陽人少出家誦經二

百万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曆美客色多行頭陁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喪相繼訶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訶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蹈室西石壁壁陷没指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絶来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訶坐従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内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自親觀視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閔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屠密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床每語弟子法照日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照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捉牛脚鼻公懼其異牛公不與慧前自耕田慧從公乞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懃修福善介後二日果臥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時有范豺者巴西閬中人初為沙門賣卜于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還習張陵之教云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

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繒寫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為火所燔愴率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者有康慧持者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曰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拍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士廢皆授身指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无疾而化堅哭之甚慟率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肜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肜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一卷宇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為火所燔愴率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者有康慧持者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曰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拍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士廢皆授身指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无疾而化堅哭之甚慟率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

降雨堅謂中書朱肜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肜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冝閒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駿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為王号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授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无所汙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不差有康慧持者甚嫉其異終莫能測然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立知其處並奇其神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慈
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並迎為之礼檀有女病甚篤
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
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
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
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熙三年稱檀為勃勃所破凉土
兵乱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
為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
不恒常在廣陵皇堉僊堉謳謳唱引絲以
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捴憩无定所
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聞
而召来應對機捷无所拘滯博達稽古
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无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間紈若不繫舟方當畢塵
累捴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
所在遺布三十疋炎以七人後有一道
人不知姓名常賫一杖一箱自隨嘗逼
暮来詣海塩令玄欲數日行鼙倩一
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

守鵝鴨小兒形服寀醜者將去儵忽
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
許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
堈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寔道人辞欲還去聞屋
中人君知宗所在不其謫何當覓道人云在徐
州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便作
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
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看書書著
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荅云書疏
耳道人常在聽事上眠以箱杖著牀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看之道人已
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
得後與辞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
人正尒便去耳令其捉杖飄然而去
經小兒云道人含
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
猶在小兒衣帶
取封其本書令人送
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郡得
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
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
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
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
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受焉後同止
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
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
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
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
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著
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
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
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
卓越世莫測其由来嘗於北方寄宿
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
覺而追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
孟津河浮木杯水遶之度河无假風
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
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纏縷殆不蔽身
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
洒浴或暑著屐上牀或徒行入市唯荷
一蘆圖子更无餘物乍往延賢寺法
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頗盻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関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蠹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見蠹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竪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螫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来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去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去蹔出至宴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往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来去見度負蠹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礼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蠹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无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負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万許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贍施迴以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辞去欣為辦粮食明晨見粮食具存照曜實願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出昊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旹漢后辰麗輔尹伊余非二仙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佐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薰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

隱行至松江乃仰盖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容僧僧悟者與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非南許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願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操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旹漢后辰麗輔尹王伊余非二仙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佐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形浮沫瞬影遄電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捨人浄覺先見思形浮沫瞬影遄電

累蹤聲華夢醜章弁規色悟空諷物
傷褒捨紛絕有斷習除癒膏條曲蔭
白茅以廣依畦睹麻隣崖飲淬慧定
計照妙真日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
言音各去尒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停都少時遊止无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杯度陳家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蠜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蠜
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
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
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敢蠜薑為異乃語
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三弟都還云
彼度已移靈就驚寺其家慶衆黃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
人作何業書度不荅竟莫測其然時
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驟還值風船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
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
於是共稱佛礼拜須臾見一寺甚光
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
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礼拜還反行步
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
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
漂至窮山遇見一僧来云是度上弟
餘得見因共還師度云已死在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
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
尽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
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
時南州杯度當其騎簡之日尒日早
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
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
識其家杯度遂絶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来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
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
金城江邊空寂中往看果如所言孔
寧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
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
傷截寧子注曰昔孫恩作乱家為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
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来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辞諧入京留一万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来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来相看答云度師以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来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来齊諸家呂道慧聞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礼拜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懃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史聞上有一僧喚度便辞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来也齊諸等拜送慇懃於是絶迹須世亦言時有見

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曇始関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大元年末賣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不傷遞以白壽壽大怒自以所佩劒斫之體无餘異唯劒所着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壽令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辞還叔近檻虎輒鳴吼壽始知佛化尊高黄耇悔其堅言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壽大病壽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壽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不知所終

閉絶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壽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太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壽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遞以白壽壽大怒自以所佩劒斫之體无餘異唯劒所着處有痕如微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擇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户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来荅云從户隙中入太興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上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架裟遺得必梟斬一境之内無復沙門始唯

進進即以為臞朗去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熹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熹者皆去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廣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礼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取骨起塔後西域人来北土具傳此事時凉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為玉主楊難當所重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返

郤碩者本姓郤名碩始庚人居无常所恍忽如狂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无不礼拜贊歎悲感流涕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徃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徃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

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仆曰郡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惠開及劉益明等並挹事之益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户未開安乃綰濟指從辟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益明少時明卒先是益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與君別須臾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日吾前後事迹慎无妄說說必有咎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峨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於是辞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舩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絶之後即施重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恠懼就玄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謾語玄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經徃觀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遥礼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

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弥衆僧列坐轝使中衢閣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户未開安乃綰濟指從辟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益明少時與君別須臾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日吾前後事迹慎无妄說說必有咎之及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峨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於是辞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舩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絶之後即施重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恠懼就玄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謾語玄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經徃觀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遥礼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塵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至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来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今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果時猶為沙弥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礼為營理葬發百姓雲赴矚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中見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趍尒无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劉悟南平車曇雲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撿覆方知分身遇見鎮西長吏劉景鸞忽泣慟而授之數日鸞果為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亡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亡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惠印之苗裔也印見其有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趍尒寢宿无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辞遂彊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慧緒具說其意緒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詴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言或時縣捕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遥見通者輒閒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住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懃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反之乃先失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習禪業至宋大始初忽始僻異居止無定飲食无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撿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甕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撿失所在問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窮寘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入為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疏云明日諧亡載尸還宅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胄齊之隨陳顯達鎮汴譬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遂即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鞭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謂无人而反率以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荅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荅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无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御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法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倫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今日午後當有雨足若不爾百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今傾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云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荅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荅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无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御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法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
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大師不
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
所立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辭於寔
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
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
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
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
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
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
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推
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
則善信歸降竦石叅煙則力士潛伏
當知至治无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
政懷愍播遷中州寖蕩群羯乱交洌
曜纂虐於前勒虎僭凶於後郡國分
崩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
形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
記於襄鄴籍秘呪而濟將盡擬香氣
而拔臨危瞻鉢映掌坐定吉凶終令
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澤潤蒼皕固矣

以校也其後佛調者域涉公柽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
遥記方地或死而更生或空後空壞
靈迹恠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祛
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
謀僭娵蕩仙録則以為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
物也故擯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
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由法身應
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善人便
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癒疾
消療史宗之過澳梁亟令潛鱗得命
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
分身負尸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
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
代文紀並見宗録若其祘術方伎左
道乱時因神藥而高飛籍芳芝而壽
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虵鵠不死
龜靈千年曽是為異乎

贊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
假見威權澄形照裏土開導蓄川惠兹
雨荼緩彼四邊如不緊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高僧傳卷第十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三九八頁中一行經名，清作「高僧傳卷第十一」，卷末經名同。

一　三九八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南作「梁會稽嘉祥沙門慧皎撰」；徑、清作「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一　三九八頁中三行「捷陁勒一」，磧、南作「晉槃鵄山捷陁勒一」（「晉槃鵄山」作小字）。

一　三九八頁中一二行首字「雖」，諸本（不含石，下同）作「衆雖」。

一　三九八頁中一五行「淹没」，麗作「漂没」。

一　三九八頁中一六行第三字至一九行末字「時……云」，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九頁上一九行首字「習」，麗作「節殺」。

一　三九九頁上一一行「拔足」，諸本作「既拔足」。

一　三九九頁中一三行「竭坐」，諸本作「端坐」。又末字「國」。麗作「西國」。

一　三九九頁中一五行「西域」，諸本作「後西域」。

一　三九九頁中一六行「自親」，諸本作「親自」。

一　三九九頁中一七行第二字「屍」，資、磧、普、南、徑、清作「見屍」。

一　三九九頁中一八行第一三字「稚」，徑、清作「雅

凭埱」。又第一三字「諠」，麗無。

一 四〇〇頁上一三行「布施」，麗作「施」。

一 四〇〇頁上一八行第七字「紈」，諸本作「汎」。

一 四〇〇頁上二〇行「三十」，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十」。

一 四〇〇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倩」，資作「請」。

一 四〇〇頁中四行首字「許」，麗作「困」。

一 四〇〇頁中五行首字「堛」，資、磧、普、南、徑、清作「甌」。又第一八字「去」，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〇〇頁中六行第二字「人」，諸本作「人問云」。

一 四〇〇頁中七行第二字「北」，諸本作「江北」。又第七字「埱」，資、磧、普、南、徑、清作「埭」，一九行末字、本頁下五行末字、九行第八字同。

一 四〇〇頁中一一行第四字「常」，徑作「嘗」。又第六字「聽」，麗作「廳」。又第八字「上」，資、磧、普、南、徑、清作「止」。

一 四〇〇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看」，諸本作「欲看」。

一 四〇〇頁中一四行第三字「與」，諸本作「與令」。

一 四〇〇頁下一行第一一字「孝」，資、磧、普、南、徑、清作「索」。

一 四〇〇頁下三行第一〇字「受」，本作「邑人」。

一 四〇一頁中九行第六字「臾」，資、磧、普、南、徑、清作「完」。

一 四〇一頁中一〇行「百万許」，諸本作「百許萬」。

一 四〇一頁中一五行「潮溝」，資、磧、普、南、徑、清作「湖溝」。

一 四〇一頁中一七行第三字「濟」，資、磧、普、南、徑、清作「度」。

一 四〇一頁中一九行末字「魚」，資、磧、普、南、徑、清作「漁」。

一 四〇一頁中二〇行第四字「餧」，磧、普、南、徑、清作「殪」。

一 四〇一頁上七行「李家」，資、磧、普、南、徑、清作「福於李家」。

一 四〇一頁上一〇行第九字「跪」，資、磧、普、南、徑、清作「家」。又末字「月」，磧、普、南、徑、清作「日」。

一 四〇一頁上一三行第一三字「要」，資、磧、普、南、徑、清作「邀」。

一 四〇一頁上二二行首字「邑」，諸本作「惍」。

一 四〇一頁下一行「行向」。

一四〇一頁中二〇行末字至二一行首字「游泳」，資、磧、普、南、徑、清作「游活」。

一四〇一頁中二一行「綱師」，麗作「魚綱師」。

一四〇一頁中二二行「捻取」，資、磧、普、南、徑、清作「拾取」。又「兩牛」，諸本作「兩水牛」。

一四〇一頁下二行「天台山」，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台」。

一四〇一頁下四字「宿」，資、磧、普、南、徑、清作「宴」。

一四〇一頁下五行第四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而下」；磧、普、南、徑、清作「而爲」。

一四〇一頁下一五行第二字「操」，資、磧、普、南、徑、清作「志」。

一四〇一頁下一六行第五字「靈」，資、磧、普、南、徑、清作「虛」。

一四〇一頁下一七行第七字「輔」，資、磧、普、南、徑、清作「傳」。

一四〇一頁下一八行第三字「於」，資、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四〇一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衿」，徑、清作「矜」。

一四〇二頁上一行第五字「夢」，諸本作「蔑」。

一四〇二頁上三行第四字「厲」，資、磧、普、南、徑、清作「薦」。

一四〇二頁上四行第二字「照」，資、磧、普、南、徑、清作「昭」。

一四〇二頁上六行第一二字「及」，資、磧、普、南、徑、清作「反」。

一四〇二頁下七行「窮山」，諸本作「一窮山」。

一四〇二頁下八行「治城寺」，磧、普、南、徑、清作「治城寺」。

一四〇二頁上一八行「三弟」，諸本作「二弟」。

一四〇二頁下一〇行首字「拖」，資、磧、普、南、徑、清作「柂」。

一四〇二頁下一一行「騎簡」，資、磧、普、南、徑、清作「騎蘭」；麗作「騎欄」。

一四〇二頁下二〇行「注曰」，諸本第一〇字「度」，資無；磧、普、南、徑、清作「杯度」，資、磧、普、南、徑、清作「還反」，資、磧、普、南、徑、清作「杯度」。

一四〇一頁下一八行第三字「於」，資、磧、普、南、徑、清作「速」。

一四〇一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衿」，麗作「期等食竟」。

一四〇二頁中一〇行「食竟」，磧、普、南、徑、清作「七里許至舫」。

一四〇二頁中二〇行「七里許」，諸本作「七里許至舫」。

一四〇二頁中二二行第一三字「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〇二頁中末行「大航」，麗作「大船」。又第七字「攔」，資、磧、普、南、徑、清作「蘭」；麗作「欄」。又第九字「杖」，資、磧、普、南、徑、清作「篳」。

作「泣曰」。

一四〇二頁下末行首字「後」，諸本作「後請」。

一四〇三頁上四行首字「京」，資、磧、普、南、徑、清作「東」。

一四〇三頁上六行「接尸」，資、磧、普、南、徑、清作「迎尸」。又末字「至四年」，諸本作「至四年」。

一四〇三頁上一七行「怛之」，磧、普、南、徑、清作「坦之」。

一四〇三頁上一八行第八字「度」，資、磧、普、南、徑、清作「度度」。二行諸本同。

一四〇三頁上二一行第二字「聞」，資、磧、普、南、徑、清作「間」。

一四〇三頁中三行「大元」，資、磧、普、南、徑、清作「太元」。又「年末」，諸本作「之末」。

一四〇三頁中七行「沾濕」，麗作「沾涅」。

一四〇三頁中一四行首字「刀」，資、磧、普、南、徑、清作「刃」。

一四〇三頁中一八行第六字「伏」，南、徑、麗作「仗」；清作「杖」。

一四〇三頁中一九行「佛化」，麗作「佛教」。

一四〇三頁下七行第一〇字「擔」，資、磧、普、南、徑、清作「明曰」。同行第七字「清」，麗作「漬」。又第八字「嚥」，資、磧、普、南、徑、清作「醮」。

一四〇三頁下八行首字「飴」，諸本作「餧」。

一四〇三頁中一六行第一三字「過」，資、磧、普、南、徑、清作「遇」。

一四〇三頁下二二行「上鉢」，諸本作「匕鉢」。

一四〇三頁下末行「袈裟」，諸本作「一袈裟」。

一四〇四頁上八行第一〇字「眉」，麗作「出時」。

一四〇四頁中二二行第七字「許」，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〇四頁上一〇行「北土」，資、磧、普、南、徑、清作「此土」。

一四〇四頁下八行「共至」，麗作「共坐」。

一四〇四頁上一一行末字「玄」，資、普、南、徑、清作「立」；徑、清作「至」。

一四〇四頁下一八行首字「經」，諸本無；磧、普、南作「土」。

一四〇四頁下末行第七字「人」，諸本作「時人」。又末字「果」，麗作「家」，諸本作「人家」。

「果也」。

一　四〇五頁上四行「撲然」，南、徑、清作「樸」。

一　四〇五頁上五行末字「塵」，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〇五頁上六行「甚至」，資、磧、普、南、徑、清作「甚多」。

一　四〇五頁下四行第四字「殯」，資、磧、普作「擯」。

一　四〇五頁下二一行「大始」，諸本作「太始」。又第一〇字「始」，諸本作「如」。

一　四〇六頁上二行第九字「言」，麗作「言語」。

一　四〇六頁中一五行「莫惻」，諸本作「莫測」。又第一三字「便」，資、磧、普、南作「使」。

一　四〇六頁中二一行「隱倫」，磧、普、南、徑、清作「隱淪」。

一　四〇六頁中末行「行來」，麗作「行道來往」。

一　四〇六頁下四行首字「活」，麗作「治」。

一　四〇六頁下九行「答云」，資、磧、普、南、徑、清作「誌答云」。

一　四〇六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云」，本作「其言」。

一　四〇五頁下一三行首字「果」，麗作「果爲」。

一　四〇五頁下一五行末字「善」，諸本作「修善」。

一　四〇六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反」，諸本作「欲反」。

一　四〇六頁中一四行首字「嘗」，資、磧、普、南、徑、清作「恢嘗」。

一　四〇六頁中一五行「莫惻」，諸本作「莫測」。

一　四〇六頁中二一行「隱倫」，磧、普、南、徑、清作「隱淪」。

一　四〇六頁中末行「行來」，麗作「行道來往」。

一　四〇六頁下四行首字「活」，麗作「治」。

一　四〇六頁下九行「答云」，資、磧、普、南、徑、清作「誌答云」。

一　四〇六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云」，諸本作「尋得」。

一　四〇五頁下九行第五字「言」，諸本作「往來」。

一　四〇五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往」，麗作「往疏」，磧、普、南、徑、清作「嘗」。

一　四〇五頁下末行「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〇六頁上一一行第九字「常」，諸本作「須」。

一　四〇六頁上一八行第九字「常」，諸本作「須」。

諸本作「答云」。

一四〇六頁下一四行「華林」，資、磧、普、南、徑、清作「華林殿」；麗作「華林寺」。

一四〇六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此」，磧、普、南、徑、清作「許」。

一四〇六頁下一九行「陳御虜」，資、磧、普、南、徑、清作「陳征虜」。

一四〇六頁下末行第三字「法」，諸本作「去」。

一四〇七頁上一行第八字「然」，磧、普、南、徑、清作「一分」。又第一三字「人」，麗作「又」。

一四〇七頁上四行第二字「殯」，資、磧、普作「擯」。

一四〇七頁上一一行「九十七」，麗作「九十七矣」。

一四〇七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群」，諸本作「襄」。

一四〇七頁中二二行「雨葉」，諸本作「兩葉」。又第三字「緩」，諸本作「刑害」。

一四〇七頁上二〇行「形害」，諸本作「絞」。

一四〇七頁上末行「蒼萌」，磧、普、南、徑、清作「蒼生」。

一四〇七頁中三行「空塚」，資、磧、普、南、徑、清作「空槨」。

一四〇七頁中四行末字「祛」，南、徑、清作「去」。

一四〇七頁中九行第一一字「由」，諸本作「或由」。

一四〇七頁中一〇行「一介」，資、磧、普、南、徑、清作「一分」。又第一一行第二字「高」，麗作「又」。

一四〇七頁中一四行「員户」，南、徑、清、麗作「圓户」。

一四〇七頁中二一行第七字「褰」，諸本作「褰」。

一四〇七頁中二二行「雨葉」，諸本作「兩葉」。又第三字「緩」，諸本作「絞」。

高僧傳卷第十一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習禪二十一人　明律十三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慧嵬四
賢護五　支曇蘭六
法緒七　玄高八
僧周九　慧通十
淨度十一　僧從十二
法成十三　慧覽十四
法期十五　道法十六
普恒十七　法暢十八
僧審十九　曇超二十
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為務常獨處山林頭陁人外或時數日入禪亦无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逗江左復歷名山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喟想西方心甚苦至見无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營都愈是夕更起澡浴為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井陳識因果辭甚精析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二

帛僧光或士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劾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穴及山神縱暴久斷久絕光了无懼色乃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捴神之處風雨群虎歸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捴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鉢身覺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移徙章安縣幹山住推室以相奉尒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悉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无氣

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鳴任剡入山礼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服銷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収之於室以塼壘基収而泥之盡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三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昔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有鰕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後遊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儁獸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虵竟出大十餘圍循環徃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見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来止此山弟子輙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亢為不尒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来徃或相偶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畏石山是

家舅所治當徃彼住尋還立陰屈腹別執手贈猷香奩於是鳴鞘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待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徃仰峯高抱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横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无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来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顋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歇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晝鳴猷神色無變明旦見人著單衣情来曰此乃神曰弟子亢為不尒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来徃或相偶觸人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既無頭便无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便隱形復作无腹鬼来但有手足鬼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停少又曰汝无腹便無五蔵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

復欲更徃見横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来此今未得住於是而返顧看横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災猷乃祈誠宣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来過太横筭法師是夕星退別說去接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緑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来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慧嵬四

釋慧嵬不知何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捴覈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来嵬神色无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五蔵之憂一何樂哉鬼又曰汝无腹便無五蔵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

又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来求寄宿
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
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来以相慰
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覓執心貞確
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无
以革囊見試女遂陵雲而逝顧而歎
曰海水可竭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
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
遊西域不知所終

賢護五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来止廣漢閻興
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
無犯以晉隆安五年臨亡口出五色
光明照滿寺内遺言使焼身弟子行
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拍不然因埋
之塔下

支曇蘭六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
万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
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
日忽見一人長大數呵蘭令去又見
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蘭怙然自得
乃屈膝札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

聿卿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尒後三
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弥峯俄而有
人着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
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儉
於世既至蘭所暄凉訖蘭問往在何
處答云樂安縣聿卿山久服風問今
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
法竟顧錢一万蛮二器辞別而去便
聞鳴笳動吹嚮振山谷蘭禪衆十餘
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舂秋八
十有三矣

法緒七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
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寁閒頭陁山谷
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
石室中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
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
夕引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

祈願願門无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
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
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
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
以兒生瑞地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
稱世高年十二辟親入山久之未許
異日有一書生寫家宿去欲入中常
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
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来候高母
云昨已相送今復在耶村人去都不
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
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
未許去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
遶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率先
志既脩俗垂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
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
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関右有浮駄
跋陁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
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
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畢顏推邏
不受師礼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麦蕎
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
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

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燄槃跨有隴西西接凉土有外國禪師曇無讖來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瞰受法旬日之中瞰乃反噬其志時有河南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權佯僞相恣情垂律檢頗忌學僧曇无瞰既西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搆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為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徃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徃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徃徃来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衛山蹕虬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峨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擯擔欲申其清白乃不願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異便謂王曰既深監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白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廣濟為懷亡中草木權折崩石塞道高呪願曰吾中撙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凉土沮集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為足便謂己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脩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偪據平城軍侵凉境燾舅陽平王社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禪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拄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劒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盖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万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令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弟雍容高爵顯神養壽尋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若勲之職其令

皇太子副理万機揔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倫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曰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崔皓寫天師日奪其威柄乃諮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初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

巨害壽遂納之勃大怒即勒取高高
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
崇公首當其禍乎干時聞者莫不慨
然時有凉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
書韓万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
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
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率於平
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
嘉二十一年也當尒之夕門人莫知
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
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
吾遊矣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絶既
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蕭營
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
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
里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
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閒至都見師已
亡悲慟斷絶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
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
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煦之矣言畢
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
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
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

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
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
脩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絶也明
日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
墳即空道俗悲哀號泣塡塞山谷險阻
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
暴傳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
興佛法偽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
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
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
令弟子僧真往山周後將疽告
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
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烟焰張天而
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塔弟子
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
昌王謂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
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
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
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
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
沮渠茂度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
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礼

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閑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慧通十

釋慧通閑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詔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欲插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相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淨度十一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愛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愛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万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今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誡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僧從十二

釋僧從未詳何人廣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薰內外精修五門不服檠唯飡棗栗至年百歲氣力休強礼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為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法成十三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飡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閬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至流沙北窺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率於長沙寺春秋六十二神光暎尸體更柔時蜀龍花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

法成十四

釋法成姓曹燉煌人起家入道專精於戒法授彼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暮延世子璵等敬覽德問遺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天宮寺宋文請下都止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勑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朱昌孟顗並欽恭道德為造禪室於寺東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虫鳥每夕輒
脫衣露坐以食蚊蝱如此者累年後
入定見弥勒放齊中光照三途果報
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
於定中滅度卒坐繩床貌悅恒日
普恒十七
釋普恒姓郭蜀郡人也為兒童時常
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
人序之並未之信後告求出家止治
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
業禪善入出住與蜀譙律師為同意
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
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
亦明了宋景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
八未亡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无感
顏時及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
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
奴不解強取卧之屍竟不申衆僧来
見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申衆
僧咸取衬之隨手即申申已復更屈
生時體黑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
閻維之薪藉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
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讚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
空過万劫永信心虚東想過聖藥西
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恪物故
叅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
方化迥
法暅十八
釋法暅齊人家以田業為業有男六
人普皆成長暅年五十喪妻舉家欝
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
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栖
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
終焉時武昌太守陳伉晦聞而奇之
因殚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斛
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
五時有僧譏起忘法達慧勝並業亦
各有異迹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
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上都龍
華寺元嘉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
樹下虎咒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
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
祖即位被勅徃遼東弘讚禪道停彼
謂其所住為頭陁寺焉
僧審十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沉之
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
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
不智於是專志禪那閒曇摩蜜多道
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
勤諮受曲盡深奥時群劫入山審端
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
勗劫賊慚愧流汗作礼而去靈驚寺
慧高徒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
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揔玄寺文
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瑛蕭赤斧皆諮
戒訓王教則入房不見審正見入禪
因殚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斛
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
五時有僧譏起忘法達慧勝並業亦
各有異迹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
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上都龍
華寺元嘉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
樹下虎咒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
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
祖即位被勅徃遼東弘讚禪道停彼
謂其所住為頭陁寺焉
僧審十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沉之
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
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
而進稱嚴精東通滇吏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

連廟下席礼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来展奉冨陽縣人故冬鑿巖山下為塼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拈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日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典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儻忽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遥為龍呪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来詣超礼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无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擔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舡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淨舡石首轉經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収超以永明十年率春秋七十有四

慧明二十一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曆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屍體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翦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揷心禪講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猨狖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祖揖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疑蘇過石壁而無擁聲大衆而弗遺及辞還山告罷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咽呪火燒國止復玄高逝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聲頭藍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陁所乱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爝之於日月曾是為疋乎讃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輸慮方脩幽尋三昧詢三山海聚散舛沉茲德格矣如不勵心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璬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娵祥賓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絶石及沙門智嶷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佛馱跋陁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膺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疑蘇過石壁而無擁聲大衆而弗遺及辞還山告罷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咽呪火燒國止復玄高逝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聲頭藍弗竟為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為扇陁所乱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爝之於日月曾是為疋乎讃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輸慮方脩幽尋三昧詢三山海聚散舛沉茲德格矣如不勵心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璬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釋志道九　釋法類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一

釋慧猷江在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脩頭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藥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义来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二

釋僧業姓王河内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僧發天然洞盡深奥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但関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内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異昔什公在関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弟子慧光襲業風軌數當講說

釋慧詢三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為物軌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瓊四

釋僧瓊姓来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惣鋭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勑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弥堅常遊心律苑不現瓊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定犯愁戒故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虚詿事曝即日徙明擯瓊仍著誡衆論以示来葉瓊既學兼内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唯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表榮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真有高行宋明帝勑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五

釋道儼雍丘小黄人少有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諂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史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捴玄寺又有釋慧曜者善十誦

釋僧隱六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弥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法華維摩聞西凉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

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俗方外隱研訪尋律教齊初會東山講摩訶慧之風被於荊楚州將山楊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礼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咎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尔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七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礼佛燒香香烟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悪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流泣後卒于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八

釋道營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訶三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法花金光明素守節庄嚴道慧冶城智秀甘師基戒氣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廈後於京師豊樹寺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畢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　精尋律教齊初會東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閑心寺乎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類學業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為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料類以從来信施造經像及藥蔵鎮於長干誦戒本并羯磨等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品研心十誦常恨時天寶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釋法琳十一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斐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有餘人徃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列水寺講律明戒更申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刻已握錐以曰兼夜及隱還陜迺復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携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

釋法類十

釋法類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蔵知名類伏膺已後學无冊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

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烟焰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十二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撿狡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來意歸依仰亦厚相將接及仰反汶江因寔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仰為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受禪律值義嘉遘亂乃移卜居京師遇類公於興皇講律謙更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徃復清玄仍携止山寺於是漉誦小品研搆毗尼後餘抗寶安寺釋

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捴寺復屈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經目文宣請於普弘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无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換校卷軸使夫寺廣開廣法喜充隆咸其力也祐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宋像刻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審決年衰脚疾勅聽舉入内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礼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万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寬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

匠為律學所崇祐迺竭思鑽求无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勳先哲齊竟陵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无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換校卷軸使夫寺廣開廣法喜充隆咸其力也祐為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宋像刻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碩疑皆勅審決年衰脚疾勅聽舉入内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礼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万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寬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

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迺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及其文迺訖於是題之樹荼毘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未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掘多之世有阿育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荷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乎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无小異皆由如来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罪曰不无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来在世有斐曇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

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頗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无穢多即曇无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部或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被翻譯其善見摩訶僧祇部及弥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律師跋陀羅等亦律之枝屬也雖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律師跋陀羅等亦律之枝屬也雖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无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部或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被翻譯其善見摩訶僧祇部及弥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律師跋陀羅等亦律之枝屬也雖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

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律師跋陀羅等亦律之枝屬也雖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无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部或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被翻譯其善見摩訶僧祇部及弥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律師跋陀羅等亦律之枝屬也雖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

牙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拍
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
及波離止能漉水翻囊已行謂奢羅
漢唯我曰僧餘皆目想此則自讚毀
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
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承數論為
通方背毗尼毗專重陰入得意便行
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
不煮設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
相鼠看羊豈非斯謂

讚曰磐忻設誡凡杖施銘人如不曷
奚用剋成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緘持
口意枯槁心形怡威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一四頁中一行經名，資作「高僧傳第十一」下附夾註「習禪二十一人明律十二人」；磧、普、南作「高僧傳第十一」下附夾註「習禪二十一人明律十三人」；徑作「高僧傳第十一」下附夾註「習禪二十一人明律十三人」，磧、普、南、徑、清作「法悟」。

一　四一四頁中一三行「僧審」，磧、普、南、徑、清作「僧審」。

一　四一四頁中一五行「竺僧顯一」，資、磧、普、南、徑、清無。以下品目例同。

一　四一四頁中一八行第三字「人」，徑、清作「入」。

一　四一四頁中二〇行第六字「逗」，南、徑、清作「遊」。

一　四一四頁中二一行「囑想」，南作「屬緣」。

一　四一四頁下一行「更起」，麗作「便起」。

一　四一四頁下三行「精析」，南、徑、清作「精研」。

一　四一四頁下一六行第六字「自」，名例同。

一　四一四頁中一二行「法晤」，資作「法悟」；磧、普、南、徑、清作「僧審」。

一　四一四頁中一三行「僧審」，磧、普、南、徑、清作「法悟」。

一　四一四頁中一五行「竺僧顯一」，資、磧、普、南、徑、清無。以下品目例同。

一　四一四頁中一八行第三字「人」，徑、清作「入」。

一　四一四頁中二〇行第六字「逗」，南、徑、清作「遊」。

一　四一四頁中二一行「囑想」，南作「屬緣」。

一　四一四頁下一行「更起」，麗作「便起」。

一　四一四頁下三行「精析」，南、徑、清作「精研」。

一　四一四頁下一六行第六字「自」，「釋慧嵬」，下至本頁中一四行僧

諸本作「自言」。又「幹山」，資、磧、普、南、徑、清作「韓石山」；麗作「寒石山」。

一四一五頁上一行第九字「朽」，資、磧、普、南、徑、清作「析」。

一四一五頁上四行「壘基收」，資、磧、普、南、徑、清作「壘其外」；徑、麗作「壘其外」。

一四一五頁上九行第七字「行」，資、磧、普、南、徑、清無。又第八字「幘」，麗作「岩」，資作「蟲」，諸本作「蟲」。

一四一五頁上一〇行「忽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忽見」。

一四一五頁上一一行第三字「遊」，諸本作「移」。

一四一五頁上一二行首字「獸」，諸本作「虎」。

一四一五頁上一九行「元爲」，資、磧、普、南、徑、清作「妖星」。

一四一五頁下二行「沙門」，資、磧、普、南、徑、清作「居于此」。

一四一五頁中一一字「立」，諸本作「山」。

一四一五頁中二行第五字「奩」，諸本作「三奩」。

一四一五頁中一四行「薩之」，資作「菩薩」；磧、普、南、徑、清作「薩」。

一四一五頁中一五行「鬚眉」，資、磧、普、南、徑、清作「髻眉」。

一四一五頁中一七行「何人」，諸本作「何許人」。

一四一五頁下二〇行「一何」，南作「今何」。

一四一五頁下二二行第四字「无」，諸本作「既無」。

一四一六頁上一行「又時」，資、磧、普、南、徑、清作「冬時」。

一四一六頁上四行「執心」，資、磧、普、南、徑、清作「厥志」；麗作「執志」。

一四一六頁上六行第一三字「而」，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一六頁上一〇行「賢護」，麗作「釋賢護」。

一四一六頁上一三行「五年」，諸本作「侵觸」。

一四一五頁上末行「居此」，資、磧、普、南、徑、清作「韓石山」；麗作「幹山」，諸本作「自言」。又「幹山」，資、磧、普、南、徑、清作「寒石山」。

一四一五頁中一一字「立」，諸本作「山」。

一四一五頁中二行第五字「奩」，諸本作「三奩」。

一四一五頁中一四行「薩之」，資作「菩薩」；磧、普、南、徑、清作「薩」。

一四一五頁中一五行「鬚眉」，資、磧、普、南、徑、清作「髻眉」。

一四一五頁中一七行「何人」，諸本作「何許人」。

一四一五頁下二〇行「一何」，南作「今何」。

一四一五頁下二二行第四字「无」，諸本作「既無」。

一四一六頁上一行「又時」，資、磧、普、南、徑、清作「冬時」。

一四一六頁上四行「執心」，資、磧、普、南、徑、清作「厥志」；麗作「執志」。

一四一六頁上六行第一三字「而」，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一六頁上一〇行「賢護」，麗作「釋賢護」。

一四一六頁上一三行「五年」，諸本作「侵觸」。

一四一五頁上末行「居此」，資、磧、普、南、徑、清作「韓石山」；麗作「幹山」，諸本作「自言」。又「幹山」，資、磧、普、南、徑、清作「寒石山」。

一四一五頁中一一字「立」，諸本作「山」。

一四一五頁中二行第五字「奩」，諸本作「三奩」。

一四一五頁中一四行「薩之」，資作「菩薩」；磧、普、南、徑、清作「薩」。

一四一五頁中一五行「鬚眉」，資、磧、普、南、徑、清作「髻眉」。

一四一五頁中一七行「何人」，諸本作「何許人」。

一四一五頁下二〇行「一何」，南作「今何」。

一四一五頁下二二行第四字「无」，諸本作「既無」。

一四一六頁上一行「又時」，資、磧、普、南、徑、清作「冬時」。

一四一六頁上四行「執心」，資、磧、普、南、徑、清作「厥志」；麗作「執志」。

一四一六頁上六行第一三字「而」，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一六頁上一〇行「賢護」，麗作「釋賢護」。

一四一六頁上一三行「五年」，諸本作「侵觸」。

作「五年卒」。

一　四一六頁上一五行「一指」，資、磧、普、南、徑、清作「手一指」。又一八行第二字「引」，諸本作「放」。

一　四一六頁下七行「寓家」，諸本作「寓高家」。

一　四一六頁下九行「人母」，諸本作「父母」。

一　四一七頁中一三行「西海」，諸本作「時西海」。又第五字「樊」，資、磧、普、南、徑、清作「樊會」。

一　四一七頁中一四行「量褊」，資作「量匾」。

一　四一七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禪」，資、磧、普、南、徑、清作「法」。

一　四一七頁下七行第五字「照」，麗作「昭」。

一　四一七頁下一〇行第一三字「令」，諸本作「全」。

一　四一七頁下一四行第一一字「若」，普、南、徑、清作「苦」。

一　四一七頁中七行末字至八行首四字「山中草木摧」，資、磧、普、南、徑、清作「風雷忽起樹木摧」。

一　四一七頁中八行第九字「道」，麗作「路」。又第一〇字「高」，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一八頁上一八行「蔬食」，資、磧、普、南、徑、清作「少蔬食」。

一　四一八頁上二一行「長大數呵蘭」，資作「而刑長數丈呼蘭」；磧、普、南、徑、清作「而形長數丈呼蘭」。

一　四一八頁上二二行第六字「以」，麗作「數以」。

一　四一八頁中一行第二字「卿」，資、磧、普、南、徑、清作「鄉」，六行八字同。

一　四一八頁中五行第一二字「往」，諸本作「住」。

一　四一八頁中六行第一三字「問」，麗作「聞」。

一　四一八頁中一二行「法緒」，麗作「釋法緒」；下至四二一頁上二一行品目首僧名例同。

一　四一八頁中一八行第二字「引」，徑、清作「山中草木摧」，資、磧、普、南、諸本作「放」。

一　四一八頁下七行「寓家」，諸本作「寓高家」。

一　四一八頁下九行「人母」，諸本作「父母」。

一　四一九頁中八行第九字「道」，麗作「路」。又第一〇字「高」，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一九頁中一三行「西海」，諸本作「時西海」。又第五字「樊」，資、磧、普、南、徑、清作「樊會」。

一　四一九頁中一四行「量褊」，資作「量匾」。

一　四一九頁中一七行「有河南」，諸本作「杜」，磧、普、南、徑、清作「杜超」。

一　四一九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禪」，資、磧、普、南、徑、清作「法」。

一　四一九頁下七行第五字「照」，麗作「昭」。

一　四一九頁下一〇行第一三字「令」，諸本作「全」。

一　四一九頁下一四行第一一字「若」，普、南、徑、清作「苦」。

一四一七頁下一六行「授任」，資、磧、普、南、徑、清作「受任」。

一四一七頁下二〇行第四字「先」，資、磧、普、南、徑、清作「並先」。

一四一七頁下末行「如此」，磧、普、南、徑、清作「如比」。又「初論」，諸本作「物論」。

一四一八頁上一行「巨害」，資作「臣害」。又第七字「勃」，諸本作「勃然」。

一四一八頁上五行「既德」，資、磧、普、南、徑、清作「德既」。

一四一八頁上九行第一〇字「夕」，資、磧、普、南、徑、清作「時」。

一四一八頁上一二行第二字「逝」，諸本作「已逝」。又「弟子」，諸本作「諸弟子」。

一四一八頁中六行「忽見」，諸本作「告之」，麗作「告云」。

一四一八頁中四行首字「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旦」。

一四一八頁中七行「恒化」，資、普、南、徑、清作「徂化」。又「去也」，諸本作「去世」。

一四一八頁下一六行第三字「謂」，諸本作「請」。

一四一八頁下二二行「罪福」，諸本作「禍福」。

一四一九頁上六行第三字「詛」，資、磧、普、南、徑、清作「紹」。

一四一九頁上七行第七字「欲」，諸本作「而欲」。

一四一九頁上九行「光相」，資、磧、普、南、徑、清作「光明」。

一四一九頁中一九行第二字「云」，諸本作「云是」。

一四一九頁下一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次頁中一行同。又第八字「姓」，資、磧、普、南、徑、清作「性」。

一四一九頁中三行首字「嶚」，諸本作「嵩高山」，資、磧、普、南、徑、清作「嵩山」。

一四一九頁中八行「松脂隱居」，資、磧、普、南、徑、清作「松栢脂孤居」。

一四一九頁下五行「二日」，麗作「三日」。又第一二字「張」，麗作「漲」。

一四一九頁下一六行第三字「謂」，諸本作「請」。

一四一九頁下末行「禍福」，諸本作「罪福」。

一四二〇頁上一行「紹」，諸本作「詛」。

一四二〇頁上一九行「光相」，資、磧、普、南、徑、清作「光明」。

一四二〇頁中一行「餘抗」，諸本作「餘杭」。又「少愛」，資、磧、普、南、徑、清作「少好」。

一四二〇頁中一行「廉性」，諸本作「禀性」。

一四二〇頁中三行首字「嶚」，諸本作「五穀」。又「至年」，諸本作「年垂」。又「氣力」，諸本作「而氣力」。

一四二〇頁中八行「松脂隱居」，資、磧、普、南、徑、清作「松栢脂孤居」。

一四一九頁中一二行第四字「成」，資、磧、普、南、徑、清作「亡成」。

一四一九頁中一五行「紺馬」，資、磧、普、南、徑、清作「有紺馬」。

一四一九頁中一九行「達比丘」，諸本作「比丘」。又末字至二〇行首字「摩達」，諸本作「達摩」。

一四一九頁中二一行「覽還」，資、磧、普、南、徑、清作「還」。

一四一九頁中二二行第四字「彼」，諸本作「彼方」。

一四一九頁中末行末字「問」，資、磧、普、南、徑、清作「聞」。

一四一九頁下二行第五字「羅」，資、磧、普、南、徑、清作「羅浮」。又末字「止」，磧、普、南、徑、清作「上」。

一四一九頁下五行「朱昌」，諸本作「平昌」。又「欽恭」，諸本作「欽慕」。

一四一九頁下八行「蜀都」，資、磧、普、南、徑、清作「蜀郡」。

一四一九頁下一〇行「同共習觀」，資、磧、普、南、徑、清作「共習禪觀」。

一四一九頁下一四行第五字「至」，資、磧、普、南、徑、清作「涉」。

一四一九頁下一六行「六十二」，諸本作「六十有二」。

一四一九頁下一七行第七字「蜀」，資、磧、普、南、徑、清作「蜀郡」。

一四一九頁下一八行末字「顯」，諸本作「顯焉」。

一四二〇頁上二一行第四字「黑」，諸本作「試」。

一四二〇頁上二二行「亦隨手」，諸本作「人」。

一四二〇頁上一九行「便令」，資、磧、普、南、徑、清作「更令」。

一四二〇頁中二行第二字「咸」，諸本作「常」，資、磧、普、南、徑、清作「嘗」。

一四二〇頁中一五行「月日」，資、磧、普、南、徑、清作「一月日」。

一四二〇頁中一六行第三字「及」，諸本作「成都人也」。又末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嘗」。

一四二〇頁上一五行「蜀郡」，資、磧、普、南、徑、清作「蜀都」，諸本作「成都人也」。

一四二〇頁上一九行「一月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月日」。

一四二〇頁中二行第四字「成」，資、磧、普、南、徑、清作「亡成」。

一四一九頁中一五行「紺馬」，資、磧、普、南、徑、清作「有紺馬」。

一四一九頁中一九行「達比丘」，諸本作「比丘」。又末字至二〇行首字「摩達」，諸本作「達摩」。

一四一九頁中二一行「覽還」，資、磧、普、南、徑、清作「還」。

一四一九頁中二二行第四字「彼」，諸本作「彼方」。

一四一九頁下一

一四二〇頁中七行第三字「晤」，資、磧、普、南、徑、清作「悟」。八行第六字、一三行第一一字同。

一四二〇頁中八行第二字「普」，資、磧、普、南、徑、清作「並」。

一四二〇頁中一二行第八字「陳」，諸本作「陳留」。

一四二〇頁中一四行「小大」，諸本作「大小」。

一四二〇頁下四行第四字「賊」，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二〇頁下六行第四字「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二〇頁下九行「不見」，諸本作「見」。

一四二〇頁下一〇行「出曰」，磧、普、南、徑、清作「倏然」。

一四二一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超」，諸本作「超所」。

一四二一頁上一三行「業」，諸本作「業禪」。

一四二一頁上一六行第四字「躁」，資、磧、普、南、徑、清作「住」。又「展奉」，麗作「展礼」。

一四二一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啓」。

一四二一頁上一九行第四字「遂」，資、磧、普、南、徑、清作「止」；麗作「止上」。

一四二〇頁下一七行「元嘉」，諸本作「元嘉末」。

一四二〇頁下二〇行「一年」，諸本作「二年」。

一四二一頁下二一行「靈党山」，資、磧、普、南、徑、清作「靈隱山」。

一四二一頁下末行第五字「進」，諸本作「進」。又「東通」，資、磧、普、南、徑、清作「陳通」。

一四二一頁上九行「部典」，諸本作「部曲」。

一四二一頁上二行首字「任」，資、磧、普、南、徑、清作「住」。又「展奉」，麗作「展礼」。

一四二一頁上三行「然後」，麗作「然」。

一四二一頁中一一行「七十」，麗作「七十矣」。

一四二一頁中一二行第三字「神」，諸本作「禪」。

一四二一頁中一三行「然」，諸本作「禪」。

一四二一頁中一六行第四字「躁」，資、磧、普、南、徑、清作「躁根」。

一四二一頁中二〇行第四字「以」，諸本作「是以」。

一四二一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定」，資、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四二一頁中二二行第五字「康」，資作「虔」。

一四二一頁中二二行「屍體」，諸本作「屍骸」。

一四二一頁中四行「禪講」，諸本作「禪誦」。

一四二一頁中一一行「七十」，麗作「七十矣」。

一四二一頁中一二行第三字「神」，諸本作「禪」。

一四二一頁中一三行「然後」，麗作「然」。

一四二一頁中一六行第四字「躁」，資、磧、普、南、徑、清作「躁根」。

一四二一頁中二〇行第四字「以」，諸本作「是以」。

一四二一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定」，資、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四二一頁中二二行第五字「康」，資、磧、普、南、徑、清作「虔」。

一四二一頁上二行「屍體」，諸本作「屍骸」。

一四二一頁上四行「禪講」，諸本作「禪誦」。

一四二一頁下九行第七字「擁」，諸本作「壅」。

一四二一頁下一一行第六字「止」，諸本作「正」。又第一〇字「逝」，資、磧、普、南、徑、清作「逝矣」。

一四二一頁下一六行「讚曰」，麗作「贊白」。又「假夫」，資、磧、普、南作「歟夫」。

一四二一頁下一九行小字「十三人」，諸本作「至京師」。

一四二二頁上五行「江在」，諸本作「江左」。

一四二二頁上一六行第一二字「但」，諸本作「亦數」。

一四二二頁中二行第二字「現」，諸本作「現耳」。

一四二二頁中三行第一一字「竝」，資、磧、普、南、徑、清作「雙」。

一四二二頁中四行「无嘉」，諸本作「元嘉」。

一四二二頁中五行「慧光」，磧、普、南、徑、清作「慧先」。又第一一字「讚曰」，麗作「慧光」。

一四二二頁中一六行「姓來」，資、磧、普、南、徑、清作「姓朱」。

一四二二頁中二一行「卮怨」，諸本作「恐犯」。

一四二二頁下一行第一〇字「從」，諸本作「准」。

一四二二頁下七行第三字「并」，諸本作「并撰」。

一四二二頁下八行第八字「真」，磧、普、南、徑、清作「直」。

一四二二頁下九行第五字「褒」，資、磧、普、南、徑、清作「燹」。

一四二二頁下一一行第一一字「行」，諸本作「戒行」。

一四二二頁下一七行第四字「善」，諸本作「亦善」。

一四二二頁下二〇行「十二」，資、磧、普、南、徑、清作「十二年」。

一四二二頁下二二行第四字「誦」，諸本作「誦誦」。

一四二三頁上二行第一二字「止」，清作「上」。

一四二三頁上三行第四字「又」，麗無。

一四二三頁上五行「山楊王」，諸本作「山陽王」。

一四二三頁上一一行「上明」，諸本作「明上」。

一四二三頁中一行「戒心」，諸本作「故戒心」。

一四二三頁中三行第一一字「竝」，諸本作「并」。

一四二三頁下二行第八字「業」，資、磧、普、南、徑、清作「葉」。

一四二三頁下四行第二字「唯」，諸本作「惟」。

作「上明寺」。

一　四二三頁上一一七行末字「于」，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三頁上二〇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

一　四二三頁上二一行「法花」，諸本作「誦法華」。又「素守節」，諸本作「蔬素守節」。

一　四二三頁上二二行「治城」，磧、普、南、徑、清作「治城寺」。

一　四二三頁上末行第九字「後」，諸本作「永後」。又「婁湖」，麗作「婁胡」。

一　四二三頁中四行「東山」，資、磧、普、南、徑、清作「東」。

一　四二三頁中四行「孝武」，資、磧、普、南、徑、清作「武」。

一　四二三頁下三行「亦開」，諸本作「亦時開」。

一　四二三頁下七行第五字「料」，諸本作「科」。

一　四二三頁下一〇行「天寶寺」，資、磧、普、南、徑、清作「天保寺」。

一　四二三頁下一六行「陝西」，諸本作「陝迺」。

一　四二三頁下一九行「觀經」，資、磧、普、南、徑、清作「觀音經」。

一　四二四頁上一一行「窮疾」，諸本作「寢疾」。又「不愈」，資、磧、南作「不念」。

一　四二四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仰」，資、磧、普、南、徑、清作「印」，本頁上一四行第一一字、一五行第四字同。

一　四二四頁中一四行第七字「來」，諸本作「引水寺」。

一　四二四頁中一五行「列水寺」，諸本作「居于」。

一　四二四頁中一七行「居乎」，諸本作「居于」。

一　四二四頁上一一行「窮疾」，諸本作「寢疾」。

一　四二四頁中二一行第四字「師」，資、磧、普、南、徑、清作「三年」。

一　四二四頁中一二行「十誦記」，諸本作「十誦義記」。

一　四二四頁中一七行「居乎」，諸本作「居于」。

一　四二四頁下一行第六字「崇」，諸本作「宗」。

一　四二四頁下二行第九字「勵」，資、磧、普、南、徑、清作「卜」。

一　四二四頁上二〇行第六字「諮」，諸本作「稱諮」。

一　四二四頁上二二行末字「薄」，諸本作「温」。

一　四二四頁中五行第一一字「杜」，本作「杜塞」。

一　四二四頁中七行「末方」，資、磧、普、南、徑、清作「朱方」。

一　四二四頁中一〇行「三十」，資、磧、普、南、徑、清作「四十」。

一　四二四頁中一一行「二年」，資、磧、普、南、徑、清作「三年」。

一　四二四頁中一二行「十誦記」，諸本作「十誦義記」。

一　四二四頁下一行「講乱」，徑、清作「構亂」。又「卜居」，資、磧、普、南、徑、清作「卜」。

磧、普、南、徑、清作「邁」。

一　四二四頁下七行「撰校」，諸本作「搜校」。

一　四二四頁下八行「開廣」，資、磧、普、南、徑、清作「廣開」。

一　四二四頁下九行「目准」，磧、普、南、徑、清作「自准」。又「匠人」，諸本作「及匠人」。

一　四二四頁下一〇行第六字「攝」，資、磧、南、清作「嶾」。

一　四二四頁下一二行第七字「勑」，諸本作「勅就」。

一　四二四頁下一三行第二字「舉」，諸本作「乘輿」。

一　四二四頁下一五行「王宏」，麗作「王宕」。又「南求」，諸本作「南平」。

一　四二四頁下二一行「東寃」，諸本作「東莞」。

一　四二五頁上四行第四字「逝」，諸本作「迹」。

一　四二五頁上九行第二字「未」，磧作「末」。

一　四二五頁上一〇行「任持」，麗作「住持」。

一　四二五頁上一一行「因以」，資、磧、普、南、徑、清作「以因」。

一　四二五頁中一行「荷虛」，資、普、南、徑、清作「苛虐」。

一　四二五頁中一一行「罪目」，資、磧、普、南、徑、清作「罪網目」。

一　四二五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穾」，諸本作「彼」。

一　四二五頁中二〇行「涅槃」，諸本作「泥洹」。

一　四二五頁中二一行「菩薩會」，麗作「菩薩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

一　四二五頁中一七行「泥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泥洹」。

一　四二五頁中一九行「記云」，諸本作「所生也」，資、磧、普、南、徑、清作「生五部」。

一　四二五頁下一行「宗録」，麗作「宋録」。

一　四二五頁下一一行「十頌」，諸本作「十誦」。

一　四二五頁下一三行「鑽研」，資、磧、普、南、徑、清作「鑽堀」。

一　四二五頁下一七行「當知」，諸本作「故當知」。

一　四二五頁下一九行「記云」，諸本作「礼記云」。

一　四二五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律」，資、磧、普、南、徑、清作「神」。

一　四二五頁下二二行「三根」，麗作「三根」無。

一　四二五頁中一一行第八字「十」，諸本作「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

「三相」。

一　四二六頁上三行「行謂」，諸本作「謂行」。

一　四二六頁上四行「目想」，資、磧、普、南、徑、清作「木想」。

一　四二六頁上六行第一一字「承」，諸本作「分」。

一　四二六頁上七行「背毗尼毗」，諸本作「於是扈背毗尼」。

一　四二六頁上一〇行第三字「看」，資、磧、普、南、徑、清作「羸」。

一　四二六頁上一一行「磐杆」，諸本作「盤盂」。又第七字「凡」，諸本作「几」。

一　四二六頁上一二行第四字「成」，磧、普、南、徑、清作「乘」。

一　四二六頁末經名，清作「高僧傳卷第十二」。

趙城縣廣勝寺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亡身第六

釋僧群一　釋曇穆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宅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亡是群仙所宅群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大守陶夔聞而索之群以水遺夔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晴霽及至山風雨晦冥停數日竟不得至逕數日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返群庵舍與盂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啄群群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

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

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

釋曇穆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蝘虫晉末至彭城見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隣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首贖事欲畢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灾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穆乃謂村人曰虎灾村人若合我灾必當消村人告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无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閒虎取穆身都盡唯有頭在村人逐至南山敬身起塔尒後虎灾遂息

釋僧群未詳何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宅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亡是群仙所宅群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大守陶夔聞而索之群以水遺夔出山輒臭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晴霽及至山風雨晦冥停數日竟不得至逕數日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隔慨恨而返群庵舍與盂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啄群群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

釋法進或曰　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胡寇所破閉進日今欲轉掠高昌為可剋不進日必捷但憂灾餓取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率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盪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去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盪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来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无能取者須臾弟子来至王人復看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勑以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絶出城北闇維之烟炎衝天七日乃歇尸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疏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波若又薦屬門人常懺悔為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覇為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无猒採薪為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脩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偽秦衛將軍楊邕資其衣粮習鑿齒携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絶事人間時村中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遥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藉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迺還寺辭要要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我幻炎之軀會有一死以死濟人雖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死猶生即自取劫刀盡胃至臍群劫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礼拜未畢悉至薪所藉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絶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尤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温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懃慙勵苦行摽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藉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迺還寺辭要要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日闔境舁波車馬人衆及賚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礼拜未畢悉至薪所藉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絶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尤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温

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為結界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躅獨何去遠於是屢發言捨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為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窓雨交零瑜迺捨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之瑜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礼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沮洹瑜之庶機故現斯證因号為雙桐沙門吴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贊贊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寶其一自昔藥王殊化絶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二英英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

颺駭歸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出都愍竹林寺精勤苦行宋孝建中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捨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贊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絶麥等但食蘇油有須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鑒正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蕊帝盡日方遷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令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末捨燒身漸絶粮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城武擔寺西牕容即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剌史張悦躬出臨視道俗悲零俄而晴景開明行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蕝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為収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

十九方出家止廬山受具戒常行頭陀不服綿纊絕五穀唯餌松栢後擔志燒身乃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来至目誦聲猶記至鼻乃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惠深為趍灰塔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貞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阯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經擔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燒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焚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積進火明日乃盡尔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凉道俗方悟其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珎者命也是故養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飾木舍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則忝而弗為徹一飡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悟四生為夢幻之境精神逸乎翬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氽心或滿慧而垂慈如撿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无盈歉又佛說身有八万户蠢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虫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蠢命有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骸分人當知煞蠢之論其究竟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裁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燔炙形骸然後離苦若其位隣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无廣竟不知蠆毒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万代及臨火就新悔怖交集或滿檀需乖孝如王子投虎虺炳與時閒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為物適時而動利現万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摽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迴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骸壞福田相考而為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千秋尚美万代傳馨偹行諸度或滿檀需乖孝如王子投虎

或滿慧而垂慈如撿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无盈歉又佛說身有八万户蠢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虫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滯於瓶穀是故摩頂至足曾不氽心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迺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骸分人當知煞蠢之論其究竟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裁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燔炙形骸然後離苦若其位隣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為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无廣竟不知蠆毒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万代及臨火就新悔怖交集滿檀需乖孝如王子投虎

誦經第七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二十一人

笠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囧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起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佚十九　釋慧弥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户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尒日日密往餘无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絶邃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万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絶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弥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死後可為燒身弟子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母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迴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菜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畢三千餘人遂開拓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囧姓馬狀風人初出家為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囧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水渡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囧判无濟理囧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弥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來未及暄凉倏忽不見

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風化夜乘氷度河中道氷破三人沒死回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舒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般舟為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衛車至房呼令上乘回欻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況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數百人見回驚起回曰向止令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礼拜執別令人送回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携往廣陵終於彼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舩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舩在浪中如有人之儛忽至岸於是萬厲弥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滑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為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講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絶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旁祠至悶絶詠誦轍有殊香異氣入恭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摽名晚遊閑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率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經惣寺佳忝不食粳粮唯餌豆麦

釋僧覆未詳何人少孤為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為暈所使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作維那小不如法隨即治遣遂尔離俗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去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迴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錢一千六

百時有劫来問進有物不荅去唯有
造經錢在佛處群劫聞之赧然而去
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
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
過情願既滿厲操愈堅常迴諸福業
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
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
明三年无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
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
光明蔬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瀟會稽山陰人少出家
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
習禪定精勤礼懺六時不輟每旦則
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
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
然不動久迺去又時見一小兒来聽明誦經明曰
汝是何人荅云昔是此寺沙弥盜帳
下食今墮圖中聞上人道業故来聽
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
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嵯巖
入定又有山精来惱明明捉得以警
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来
及解放於是絶迹元嘉中郡守平昌

孟顗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
後濟陽江繵之於永興邑立紹玄寺復請
明徃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為明於
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
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
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来遊京師止靈根寺
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
每閒戚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
異言閒止瓶衣率素曰以一中自畢
精勤摽節以救苦為先誦大涅槃法
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
有三人来扣户並衣冠鮮潔執持華
盖豫問覓誰荅云師應死故来奉迎
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荅去可
尔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
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
法普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
而沉隱有志用及異戒之後專好律
學誦經三十万言交接上下未嘗有
喜慍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
施人瓶衣之外略无蓄物宋元徽中

来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閤房戚
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為其說法訓奬
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率於
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
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波若聞京師
盛於佛法迺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
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瞻山水停
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
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
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礼千佛凡
一百五十餘万拜足不出門三十餘
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四
十有三人来扣户並衣冠鮮潔執持
蓋豫問覓誰荅云師應死故来奉迎
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荅去可
墓所東莧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
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
十餘万言蔬苦有至德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
律行氷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
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
衣志躭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
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
税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
解無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礼或

因願分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普節為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礼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来至京師誦法花維摩金光明常二十一遍如此六十餘年簫惠開入蜀請共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為安禪之所自息慈以来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移輒虛不能食迺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温亦誦法華經維摩首楞嚴蔬苦並有高節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念至中釋慧弥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迺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絶軌迹莫至弥負錫獨前猛虎嘯吼无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為摧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迺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温恭冲讓喜恒无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勤諮賢求善愠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礼拜者皆為說法提誘以代饌愛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醎鮮豢一皆永絶足不出戶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以晏坐為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塋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為僧正卒於彼

釋慧通神於石城僧生感衛於空寺常有鬼怖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押頭蹈入肩琳為祈請韶夜見兩梵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畢見座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

馬良由惣持難得愔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城僧生感衛於空山道圀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内充故使徵應外聞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虛哉若迺凝寒請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適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靈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詠誦法言為音樂者也

論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況吟反復以此為音樂者乎

表貳員肥蔵經一十卷以此功德設師母四回三有法介含識俱登彼日

高僧傳卷第十二　終

高僧傳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三六頁中一行經名，清作「高僧傳卷第十三」。卷末經名同。

一　四三六頁中三行「第六」下，徑、清有夾註「十一人」。

一　四三六頁中四行「釋僧」，磧、普、南、徑、清冠以「晉」字。又「釋曇稱」，磧、普、南、徑、清冠以「宋」字。

一　四三六頁中五行首字「釋」，磧、普、南冠以「宋」字。下至八行首字同。

一　四三六頁中八行「釋法光」，磧、普、南、徑、清作「齊釋法光」。

一　四三六頁中九行「釋曇弘」，磧、普、資、磧、普、南、徑、清作「齊釋法光」。

一　四三六頁中一〇行「何人」，諸本作「何許人」。

一　四三六頁中一一字「取」，南冠以「齊」字。

一　四三六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逕」，資作「經」。

一　四三六頁中一四行第五字「群」，（不含石，下同）作「何許人」。

一　四三七頁上六行第一一字「拄」，資、磧、普、南、徑、清作「存」。

一　四三七頁上一〇行「大守」，諸本作「太守」。

一　四三七頁上一一行第八字「舉」，普、南、徑、清作「甚清」。

一　四三七頁中一四行第七字「汝取」，諸本作「見有」。

一　四三七頁中一五行「大守」，諸本作「太守」。

一　四三七頁中一七行「甚晴」，資、磧、普、南、徑、清作「甚清」。

一　四三七頁中末行第三字「錫」，麗作「和」。

一　四三七頁上八行末字至九行首字「畢欲」，諸本作「欲畢」，諸本作「還入」。

一　四三七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聞」，諸本作「聞」。

一　四三七頁中三行「村中」，資、磧、普、南、徑、清作「村人」。

一　四三七頁下一六行末字「在」，資、磧、普、南、徑、清作「存」。

一　四三七頁中七行「因亡身」，資、磧、普、南、徑、清作「忘身因」；麗作「亡身」。又第一三字「富」，資作「富我」。

一　四三七頁中八行「以死」，資、磧、普、南、徑、清作「今以」。

一　四三七頁上八行第三字「取」，諸本作「汝取」。

一　四三七頁上一〇行「復看」，資、磧、普、南、徑、清作「復至」。

一　四三七頁上一一行第八字「舉」，諸本作「舉」。頁中一四行第七字「資」作「經」。

一　四三七頁中一四行第五字「群」，諸本作「群僊」。

一　四三七頁中九行「盡胥」，麗作「劃胥」。

一　四三七頁中一〇行末字「其」，麗無。

一　四三七頁中一三行第二字「事」，資、磧、普、南、徑、清作「此事」。

一　四三七頁中一七行「摽心」，諸本作「操心」。

一　四三八頁中一八行「通猛」，資作「踊猛」；磧、普、南、徑、清作「偽秦」。

一　四三八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僞」，資、磧、普、南、徑、清作「相似」。又末字「勇猛」。

一　四三七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僞」，資、磧、普、南、徑、清作「相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踊猛」；磧、普、南、徑、清作「偽秦」。

一　四三七頁中二二行首字「屑」，資、磧、普、南、徑、清作「油」。

一　四三七頁下七行「要要」，資、磧、普、南、徑、清作「要」。

一　四三八頁中一行首字「廄」，資、磧、普、南、徑、清作「廄幾」。

一　四三八頁上一七行「廄機」，資、磧、普、南、徑、麗作「廄幾」。

一　四三八頁中二行首字「廄」，資、磧、普、南、徑、清作「廄」。

一　四三八頁中六行「又斷」，資作「又絕」。

一　四三八頁中八行首字「孝」，資、磧、普、南、徑、清作「者」。

一　四三八頁下一〇行第八字「謂」，資、磧、普、南、徑、清作「起」。

一　四三八頁下一六行第一〇字「城」，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三九頁上五行末字「記」，資、磧、普、南、徑、清作「了」。

一　四三九頁上七行「永明」，諸本作「時永明」。

一　四三八頁上三行「宜損」，資、磧、普、南、徑、清作「宜捐」。

一　四三八頁上四行首字「去」，諸本作「云」。

一　四三八頁上一四行第四字「後」，資、磧、普、南、徑、清作「卒後」。又第一〇字「房」，資、磧、普、南、徑、清作「房中」。又「雙桐」，麗作「雙梧桐」。

一　四三八頁下五行第五字「以」，諸本無。

一　四三八頁中一九行末字至次行首字「劫貝」，麗作「衣具」。

一　四三八頁下一行第五字「上」，資、磧、普、南、徑、清作「止」。

一　四三八頁下三行「帽然」，資、磧、普、南、徑、清作「帽燃已」。

一　四三九頁中八行首字「孝」，資、磧、普、南、徑、清作「了」。

一　四三九頁上七行「永明」，諸本作「時永明」。

一　四三九頁上一〇行「永貞」，諸本作「永初」。

一　四三九頁上一一行「觀經」，資、磧、普、南、徑、清作「觀音經」。

一　四三九頁上一三行「自燒」，資、磧、普、南、徑、清作「自焚」。

一　四三九頁上一六行「救命已終」，麗作「求命已絶」。又「益蕆」，諸本作「益薪」。又「明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明旦」。

一　四三九頁上一九行第四字「異」，諸本作「神異」。

一　四三九頁上二一行第二字「珎」，資、磧、普、南、徑、清作「貴」。

一　四三九頁中五行第四字「穀」，磧、普、南、徑、清作「穀」。又第一三字「介」，諸本作「分」。

一　四三九頁中六行「草茶」，資、磧、普、南、徑、清作「遺芥」。

一　四三九頁中七行第五字「心」，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三九頁中八行「盡腹」，麗作「劃腹」。

一　四三九頁中一二行「固亦」，麗作「固以」。

一　四三九頁中一五行「雙梧」，資、磧、普、南、徑、清作「雙桐」。

一　四三九頁中一六行第一二字「開」，資作「聞」。

一　四三九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骸」，麗作「求命已終」。

一　四三九頁上一三行第一三字「嘗」，諸本作「何人」。本頁中一五行、次頁下一四行同。

一　四三九頁下末行「釋曇邃」，磧作「釋曇遂」。

一　四四〇頁上二行第七字「回」，資、磧、普、南、徑、清作「冏」。下同。

一　四四〇頁上一一行「何人」，諸本作「何許人」。本頁中一五行、次頁下一四行同。

一　四四〇頁中七行第七字「排」，資作「徘」；磧、普、南、徑、清、麗作「俳」。

一　四四〇頁中一二行第三字「善」，麗作「蓋」。

一　四四〇頁中一四行「治城寺」，資、磧、普、南、徑、清作「起治城寺」；麗作「起治城寺」。

一　四四〇頁中二〇行「感歎」，資、磧、普、南、徑、清作「嘗」。又末字「歎」，諸本作「嘆」。

一　四四〇頁下一行第七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嘗」。又末字「歎」，諸本作「嘆」。

一　四四〇頁下二二行「二十一人」，麗作「邀」。

「虎」，諸本作「虎來」。

一　四四〇頁下五行首字「死」，資、磧、普、南、徑、清作「於」。又第九字「依」，資、磧、南、徑、清作「謹依」。

一　四四〇頁下七行第四字「母」，資、磧、普、南、徑、清無。又「衛箭」，資、磧、普、南、麗作「銜箭」；徑作「御箭」。

一　四四〇頁下一三行第八字「謂」，諸本作「誦」。

一　四四〇頁下一七行「跨水渡」，諸本作「跨木渡水」。

一　四四〇頁下一九行第一三字「頃」，磧作「須」；普作「頂」。

一　四四〇頁下末行第六字「來」，資、麗無；磧、普、南、徑、清作「以」。又「喧凉」，資、磧、南作「喧涼」。

一　四四一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觀」，諸本作「觀矚」。

一　四四一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常」。諸本作「常以」。

一　四四一頁上七行第一〇字「問」，普、南、徑、清作「樹根下」。

一　四四一頁下四行第八字「徃」，資、磧、普、南、徑、麗作「住」。

一　四四一頁下五行第八字「菽」，資、普、南、徑、清作「菰」。

一　四四一頁下八行第三字「飴」，磧、普、南、徑、清作「飼」。

一　四四一頁下九行「義秀」，資、磧、普、南、徑、清作「義季」。又「德素」，資、磧、普、南、徑、清作「德業」。

一　四四一頁下末行第六字「先」，資、磧、普、南、徑、清作「前」。

一　四四二頁上一一行第六字「灑」，資、磧、普、南、徑、清作「嬴」；麗作「贏」。

一　四四二頁上一六行第四字「久」，諸本作「久久」。

一　四四二頁上末行「及解」，資、磧、普、徑作「乃解」。

一四四二頁中二行「濟之」，資、磧、普、南、徑、清作「總」；麗無。又「紹玄寺」，麗作「昭玄寺」。

一四四二頁中一四行第八字「師」，諸本作「法師」。

一四四二頁中一八行「法普」，資、磧、普、南、徑、清作「法音」。

一四四二頁下二行第八字「轂」，諸本作「輒」。又第一〇字「其」，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四二頁下八行「觀瞻」，諸本作「觀矚」。

一四四二頁下一三行末字至次行首字「四十」，諸本作「七十」。

一四四二頁下一五行第四字「莵」，麗作「莧」。

一四四二頁上二〇行末二字至次行首二字「猛虎」，資、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一〇字「經」，麗作「猛虎肅咒」。

一四四三頁上一行「二十」，資、磧、普、南、徑、清作「二日」；麗作「一日」。

一四四三頁上八行「永元」，麗作「陌」。又第七字「肩」，資、磧、普、南、徑、麗作「胸」。

一四四三頁中一九行第六字「畢」，諸本作「鋪新帛於床上齊畢」。又「座上」，諸本作「帛上」。

一四四三頁下四行首字「山」，麗作「中」。

一四四三頁下五行「外聞」，諸本作「外啓」。

一四四三頁下六行第一一字「粤」，南作「曰」。

一四四三頁中三行「冲讓」，資、磧、普、南、徑、清作「仁讓」。又「喜恒」，諸本作「喜愠」。

一四四三頁上八行「二十」，資、磧、普、南、徑、清作「二日」；麗作「一日」。

一四四三頁中四行第七字「愠」，諸本作「恒」。

一四四三頁中五行第一三字「饌」，諸本作「餚饌」。

一四四三頁中七行「出户」，資、磧、普、南、徑、清作「出山」。

一四四三頁中一七行第五字「踣」，資、磧、普、徑、麗作「陌」。又第七字「肩」，資、磧、普、南、徑、清作「胸」。

一四四三頁中一九行第六字「畢」，諸本作「座上」，諸本作「帛上」。

一四四三頁下四行首字「山」，麗作「中」。

一四四三頁下五行「外聞」，諸本作「外啓」。

一四四三頁下六行第一一字「粤」，南作「曰」。

一四四三頁下八行第六字「道」，資、磧、普作「道」。

一四四三頁下九行首字「靈」，資、磧、

一四四二頁上一行第三字「分」，諸本作「介」。

普、南、徑、清作「顯」，又第一一字「詠」，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四三頁下一三行「比此」，資、磧、普、南、徑、清作「茲此」。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　導師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竺慧達一　釋慧力三　釋僧慧五　釋僧洪七　釋法意九　釋法獻十一　釋僧護十三

釋慧元二　釋慧受四　釋曇翼六　釋僧亮八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二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田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礼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頗望見此剎稍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憩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瓜甲及一鬚鬚申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敬王時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竪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仝後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取送縣表上上臺勑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礼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剌史表晉簡文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厲後東遊吳縣礼拜石像以像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為海神延至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徃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度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遥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度礼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礼拜鄭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蹤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田漁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礼屢表徵驗精勤篤勵終年无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愠无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為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殘蔬幽遁永離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音樂之聲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寺人擲擲所著屨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舍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啟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凡宮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来遊京師蔬食苦行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旦取還已復隨從潛共伺之見一人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松期說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来化為剎柱受將沙弥試至新亭江尋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无如之何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也乃辟肭肥耳貶鑪減辟肭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逮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寺人擲擲所著屨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舍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啟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凡宮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来遊京師蔬食苦行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旦取還已復隨從潛共伺之見一人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松期說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来化為剎柱受將沙弥試至新亭江尋

冕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日必是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竪立為剎架以一層道俗竟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歸日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闡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寧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人少来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迁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纍如故无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歸崇明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抗人少而信悟早有絶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閩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誦法華一部以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顗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寧寫文翼同遊曇覺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歸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脩並東岳望僧咸共慇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曹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亟篤越共如其有餐各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舡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遊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持相隨喜於是令人輦聚厝銅既多十分取一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来手摩洪頭問柿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後以告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七能辦閒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舡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各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舡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遊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持相隨喜於是令人輦聚厝銅既多十分取一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来手摩洪頭問柿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後以告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七能辦閒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舡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各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舡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遊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持相隨喜於是令人輦聚厝銅既多十分取一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来手摩洪頭問柿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後以告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七能辦閒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舡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各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舡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遊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持相隨喜於是令人輦聚厝銅既多十分取一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来手摩洪頭問柿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後以告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七能辦閒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舡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各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舡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遊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持相隨喜於是令人輦聚厝銅既多十分取一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来手摩洪頭問柿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後以告行卒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寓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為寺鄰日延賢寺後杯度去来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籍杯度之言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礼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弥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絶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屈咸附諮稟後被勅為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為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攙撓法師眷屬有須恕皆平復

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傳通經律志業強捍善能庄極衆計修背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屬靈異乃擔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尊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玆國金鋋鍱象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来芮芮自梁土獻賣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密自礼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軌瑯琊王肅王融吴國張融繼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吴使妙簡二衆歸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来常勸化福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習律撿不覺當世興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乳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鍾荅貧道比世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正殿坐不儉荅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永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礼而尋竟不行自尒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尒沙

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年率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敕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坐前開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常誓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儀光之形上有藂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煥炳聞弦管歌贊之聲於是擎爐發擔願博山鑪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踰旬而畢初僧護所創鑿龕臨終擔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毀下咸患未療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預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荅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鑿山左稱嵏州境或應有灾禁及僧坐橫延疊庆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為僧主止京正譽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左稱嵏州境或應有灾禁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及僧坐橫延疊庆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王是也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扶香華万里来集供施往還軌迹宴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嘗稍療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

王心擔曰衆僧无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靈異擔願瞻礼而関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陵遲復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勑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庄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万斤銅鎔寫已竭尚未至臍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授諸爐冶隨鑄而摸内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勑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内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半車傳說載銅爐側於是飛輸消鎔一鑄便滿甫尒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内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贊及至開摸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拭常夜中礼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摸有禪師道度高潔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遥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勑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燈如燭并聞異香詳視揔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舟人致禹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慈河以左金像之衆唯此一耳論曰昔憂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拍光於刹抄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修燈洪亮並感形於鑄像意獻皇晉感僧護舊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睡壺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尒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鐫石鏤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疊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奥盛夫法身无像因感見有衆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荅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憒切則木石開心故劉穀至孝誠感釜庾為之生飴洪亮並感形於鑄像意獻皇晉

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覩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日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佛身則法身應故入道必以智慧為本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辟猶鳥備二翼儻舉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盛哉

贊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慈者依現奇表極顯瑞矜威嚴藏地踊水泛空乘篤會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釋曇遷七　釋智朗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普諫擔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惡来觀聽尒後誦經數十万言晝夜諷誦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狀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聖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選臺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徙受五戒敬以師礼簡特稟妙聲善於轉讀營夢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為梵唄長齊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尋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素行清貞博涉經典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万言每夕諷詠輒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関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伍昂睡甩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

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
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
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无取
焉宋明忽賞道詮議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
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
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
有无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
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
初止柢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
誅門有十二喪无敢近者遷抽貨衣
物悉營塋送葬武聞而歎賞謂徐爰
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
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
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凡
官寺釋道瑛並富聲哀婉雖不竟遷
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
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
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
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
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
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
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
光並无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
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
釋曇憑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
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
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
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
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
漢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
未来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
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
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楊捷為南安人少出家住北多
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
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
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
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
漢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
未来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
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
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楊捷為南安人少出家住北多
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
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
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
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
漢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
未来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
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
亦微善轉讀
釋曇憑

釋曇斡　爽快碎礎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雒流編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復不能稱
釋道首　性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荊峽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哀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贊為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贊於管弦則稱之以為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不懈悋音聲不壞諸天懽喜是以般遮弦歌於石室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聞隨時贊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无相之音宣乎笙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是以姿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行之音宣乎笙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贊故感地動韶武无以疋其工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蹉跼僧辯折調尚使鴻鸛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聲蓋寡良由梵音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者寡良由梵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皇来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曲以詠梵文則聲繁而促韻短而錯韻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偈頌之為美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漢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謙亦去祖述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悅忽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捨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音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閒起擲盪舉平折放斂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姿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蹉跼僧辯折調尚使鴻鸛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聲蓋寡良由梵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皇来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曲以詠梵文則聲繁而促韻短而錯韻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偈頌之為美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漢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謙亦去祖述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悅忽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捨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音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閒起擲盪舉平折放斂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敝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弦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兆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睒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頗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譲亦傳梵唄三契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譲于今尚傳即敘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于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簫公所造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頁歷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凉州唄源出関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継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弥小兒乍相傳校讐昔成規殆无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倫之

論末

唱導第十

釋道照一　釋曇類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寥亮洗悟塵心拍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須臾百年迅速遷滅俄頃須臾呂如來慈應六通無不妙詣宋太祖文皇帝車騎咸質言善久之齋竟別賜三万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嘉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且別賜一万後勅為京邑都維那大

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虵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瀋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瀋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類盡方悟虵之與鼠皆是觀音之所變於是精勤化導厲節弥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敬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凡官寺讀覽經論涉獵書史衆伎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辞製作臨時採博釐無不妙詣宋太祖文皇帝車騎咸質並提携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且別賜一万後勅為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无盡常為孝武
唱導行菩薩五法礼竟帝乃笑謂宗
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
至聖猶云予違汝弼湯武亦云万姓
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
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
寧得獨異帝大悅殷叔儀薨三七設
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
離嗟殷氏叔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
年汉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
賞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
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
善唱說製睒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
性意嗜五經詩賦及笔數卜筮无不
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来所
習皆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前
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
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荆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
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
請遂從命焉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
設齋會无有導師王謂光曰弊導胜

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弊願必自
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
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
義陽王旭出鎮比徐携光同行及景
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賣七
曜以史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
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
善即勑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
六十五

釋慧芬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出家住穀孰縣常山寺學業優深嘗
言無預撰發嚮成製元嘉末出都止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佛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響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
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
憖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
左右令候頁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
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
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
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
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
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
云

釋道儒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
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
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
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佛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響於宋末齊初

釋慧芬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
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
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
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
言無預撰發嚮成製元嘉末出都止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佛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響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
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
憖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
左右令候頁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
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
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
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
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
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
云

釋道儒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
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
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
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佛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響於宋末齊初

釋慧芬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
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
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
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
言無預撰發嚮成製元嘉末出都止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佛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響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
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
憖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
左右令候頁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
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
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
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
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
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
云

釋道儒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
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
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
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佛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響於宋末齊初

釋慧芬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
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
南兗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
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
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
言無預撰發嚮成製元嘉末出都止
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
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為佛立寺今
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
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
振響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
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
憖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
左右令候頁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
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
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
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梅根治監有施慎民遂偏當其貧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閒雜妓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庸相自業宗慤沈慶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鑐謂奴曰君是下人乃蹙得免耶帝異之即勑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慤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五戒之師會譙王搆逆羽檄南慤以譙王願後出態在湘宮蹙駕自幸諮願願曰隨来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啟計必得大歉果如願言慤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庇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孝武即勑願還都帝問願何詐業食願荅業食已来十餘年帝勑直閤沈攸之强逼以內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悠勑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捔心禪戒未嘗戲節有頃帝崩照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按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願屢高譬後七月當定果如其憂每以諮願願即位事以師礼武帝嗣言及高　帝即位事以師礼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慼乞還鄉少時勑旨重疊願後出態在湘宮蹙駕自幸事未從從值慧益燒身慼帝度二十人鋌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即得降寺省慰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誓心歸念帝乃轉踵需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入道復操氷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礼而立乃謂願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原相礼待鋌擔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貧不蓄私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為性敦美賞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凡官道親彭城寶興者閣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傾衆動物論者後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諸緣或傍引辭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為道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齊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類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驚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无可採非博則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為用也辞吐後發適會无差

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為用也商擢經論採撥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譜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致使魚魯淆乱鼠璞相疑或時礼拜中閒饑疏忽至既无宿蓄恥欲屈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乘古佛之教既絶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五〇頁中一行經名，清作「高僧傳卷第十四」。又小字「興福經師導師」，資、磧、普、南、徑作「興福經師唱導」；清無。

一　四五〇頁中四行首字「竺」，磧、普、南、徑、清作「晉竺」；麗作「釋」，末字「二」下，磧、普、南、徑、清有夾註「竺慧直」。

一　四五〇頁中五行第五字「釋」，磧、普、南、徑、清作「宋釋」。

一　四五〇頁中六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齊釋」。

一　四五〇頁中八行第五字「釋」，磧、普、南、徑、清作「梁釋」。

一　四五〇頁中九行首字同。又第五字「釋」，磧、普、南、徑、清作「梁釋」。

一　四五〇頁中一〇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梁釋」。又第六字「釋」，磧、普、南、徑、清作「梁釋」。

一　四五〇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見」，諸本作「見一」。

一　四五〇頁中一九行「長十寺」，諸本作「長干寺」。

一　四五〇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靈」，麗作「雲」。

一　四五〇頁下二〇行第一一字「稍」，麗作「漸」。

一　四五一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鄴」，諸本作「杪」。

一　四五一頁上二二行第七字「獲」，普、南、徑、清作「宣王」。

一　四五一頁上二二行第七字「獲」，普、南、徑、清作「復獲」。

一　四五一頁中一行第七字「勤」，資、磧、普、南、徑、清作「誠」。

一　四五一頁中六行第七字「離」，磧、普、南、徑、清、麗作「絕」。

一　四五〇頁中四行首字「竺」，磧、普、南、徑、清作「晉竺」；麗作「釋」，第六字同。又末字「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二」下有夾註「玄暢」。

一　四五〇頁中一〇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二」作「取」。又「表上上」，資、磧、普、南、徑、清作「縣表上」；麗作「縣表上」。

一　四五〇頁下一五行首字「收」，麗作「一年」。

一　四五〇頁下一五行經名，清作「高僧傳卷第十四」。又小字「興福經師導師」，資、磧、普、南、徑作「興福經師唱導」；清無。

一　四五〇頁中四行首字「竺」，磧、普、南、徑、清作「晉竺」；麗作「釋」，第六字同。又末字「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二」下有夾註「玄暢」。

一　四五〇頁中一〇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梁釋」。又第六字「釋」，磧、普、南、徑、清作「梁釋」。

一　四五〇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見」，諸本作「見一」。

一　四五〇頁中一九行「長十寺」，諸本作「長干寺」。

一　四五〇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靈」，麗作「雲」。

一　四五〇頁下二〇行第一一字「稍」，麗作「漸」。

一　四五一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鄴」，諸本作「杪」。

一　四五一頁上二二行第七字「獲」，普、南、徑、清作「宣王」。

一　四五一頁上二二行第七字「獲」，普、南、徑、清作「復獲」。

一　四五一頁中一行第七字「勤」，資、磧、普、南、徑、清作「誠」。

一　四五一頁中六行第七字「離」，磧、普、南、徑、清、麗作「絕」。

一　四五一頁中八行第五字「咸」，麗作「晉咸」。

一　四五一頁中九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齊釋」。

一　四五一頁下八行第五字「咸」，麗作「晉咸」。

一　四五一頁中一三行第六字「年」，資、磧、普、南、徑、清作「一年」。

一　四五一頁中一三行第六字「年」，麗作「一年」。

一四五一頁中一三行「何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許人」，次頁上九行同，次頁下三行，磧、普、南、徑、清同。

一四五一頁中一四行「蔬食」，麗作「食蔬」。又第六字「苦」，資、磧、普、南、徑、清作「苦行」。

一四五一頁中一六行「摽輸」，資作「摽塔基」；磧、普、南、徑、清作「摽塔基輸」。

一四五一頁下一七行第七字「從」，諸本作「徙」。

一四五一頁下一九行第七字「也」，磧、麗作「方」。

一四五二頁上二〇行第六字「若」，普、南作「苦」。

一四五二頁上二一行第三字「見」，資、磧、普、南、徑、清作「夢見」。

一四五二頁中一行第七字「迁」，磧、普、南、徑、清作「自少」。

一四五二頁中一八行第二字「僧」，資、磧、普、南、徑、清作「富春」。

一四五二頁中一九行「松期說」，資作「私期說之斯」；磧、普、南、徑、清作「私期說之期」；麗作「松期說之期」。

一四五二頁下一行末字「卒」，麗作「卒矣」。

一四五二頁下二行第八字「少」，資、磧、普、南、徑、清作「帝」。

一四五二頁下六行第五字「邵」，資、磧、普、南、徑、清作「劭」，七行首字同。

一四五二頁下七行第八字「者」，磧、普、南、徑、清作「有」。

一四五二頁下一〇行第五字「夜」，資、磧、普、南、徑、清作「夕」。

一四五二頁下一一行「未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去」。

一四五二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十」，資、普、南、徑、清作「治」。

一四五二頁下一三行第一三字「口」，資、磧、普、南、徑、清作「外」。

一四五二頁下一四行第四字「樗」，麗作「樗戲樗」。

一四五二頁下一五行第九字「摸」，資、磧、普、南、徑、清作「模」，末行諸本作「學」。

一四五二頁中一六行第九字「于」，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四五二頁中一六行第一三字「覺」，麗作「合」。

一四五二頁下一九行「松期說」，資作「私期說之斯」；磧、普、南、徑、清作「私期說之期」；麗作「松期說之期」，末行第五字同。

一四五二頁中一行末字「卒」，麗作「卒矣」。

一四五二頁下一行第八字「者」，磧、普、南、徑、清作「有」。

一四五二頁下一〇行第五字「夜」，資、磧、普、南、徑、清作「夕」。

一四五二頁下一一行「未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去」。

一四五二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十」，

諸本作「十言蛇」。

一四五二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持」，諸本作「特」。

一四五二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分」，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四五三頁上一八行第九字「峯」，磧、普、南、徑、清作「岑」。

一四五三頁中一行第二字「興」，麗作「興造」。

一四五三頁中五行第四字「微」，麗作「徽」。六行第七字同。

一四五三頁中七行第九字「嗟」，磧作「差」。

一四五三頁中九行第一三字「其」，資、磧、普作「某」。

一四五三頁中一四行第三字「仍」，麗作「乃」。

一四五三頁中一五行末字「捍」，磧、普、南、徑、清作「悍」。

一四五三頁中一六行第四字「極」，諸本作「拯」。

一四五三頁中一七行第四字「屬」，磧、普、南、徑、清、麗作「矚」。

一四五三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到」，諸本作「既到」。

一四五三頁中二一行第九字「尊」，普、南、徑、清作「未」；麗作「未卒年」。

一四五三頁下一行第三字「在」，資、磧、普、南、徑、清作「本在」。又第一三字「自」，麗作「自芮芮」。

一四五三頁下二行第八字「五」，資、磧、普、南、徑、清作「師」。

一四五三頁下三行第一〇字「習」，諸本作「少習」。

一四五三頁下一三行第七字「和」，資、磧、普、南、徑、清作「弘」。又末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預正」。又第一四字「不」，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見」，麗作「見其」。

一四五四頁上一行「帝主」，麗作「帝王」。

一四五四頁上三行「未年卒」，資、磧、普、南、徑、清無。又末字「開」，諸本作「開閤」。

一四五四頁上九行第一一字「師」，資、磧、普、南、徑、清作「帥」，本頁下一八行第一一字同。

一四五四頁上一三行第二字「常」，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五四頁上一六行末字「明」，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五四頁上二〇行第二字「齊」，麗作「北齊」。

一四五四頁中一一行首字「懼」，資、磧、普、南、徑、清作「瞿」。

一四五四頁中一三行第九字「豁」，諸本作「咸豁」。

一四五四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馳」，

諸本作「即馳」。

一　四五四頁中二〇行首字「師」，諸本作「律師」。

一　四五四頁中二二行第三字「鑒」，麗作「瑩」。又第七字「夜」，諸本作「夜中」。

一　四五四頁中末行末字「薄」，麗作「曛」。

一　四五四頁下六行第二字「寞」，諸本作「鏄」。

一　四五四頁下七行「今年」，麗作「本年」，資、磧、普作「目」。

一　四五五頁上二行第三字「京」，諸本作「填」。又第四字「自」，麗作「改造」。

一　四五五頁上七行第一二字「造」，麗作「改造」。

一　四五五頁上九行第一三字「初」，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五五頁上一五行首字「摸」，資、磧、普、南、徑、清作「模」，二〇行末字、本頁中五行第一一字同。又第六字「自」，資作「目」。

一　四五五頁下一二行第九字「奧」，諸本作「京師」。

一　四五五頁下一三行「工江左」，資、磧、普、南、徑、清作「奇江右」。

一　四五五頁中三行第八字「招」，麗作「昭」。

一　四五五頁中六行「高潔」，資、磧、普、南、徑、清作「梁高」。

一　四五五頁中九行第一〇字「祐」，諸本作「於」。

一　四五五頁中一一行第八字「像」，諸本作「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遥見像」。

一　四五五頁中一二行「椎鑱」，資、磧、普、南、徑、清作「楗椎」。

一　四五五頁中一三行首字「詳」，麗作「說」。

一　四五五頁中一六行第一三字「風」，資、磧、普、南、徑、清作「華」。

一　四五五頁下五行第七字「今」，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四五五頁下一二行第九字「奧」，諸本作「粵」。

一　四五五頁下一九行第一三字「抄」，資、磧、普、南、徑、清作「杪」。

一　四五五頁下末行第一一字「近」，諸本作「近有」。

一　四五五頁下末行第一四字「文」，諸本作「丈」。

一　四五六頁上四行第一〇字「敬」，資、磧、普、南、徑、清作「敬佛」。又「佛身」，麗作「敬佛」。

一　四五六頁上五行首字「應」，諸本作「應矣」。

一　四五六頁上六行「儻舉千尋」，資、磧、普、南、徑、清作「一舉萬尋」；麗作「倏舉千尋」。

一　四五六頁上一〇行第一一字「矜」，資作「沉」。又「無違」，至此，清卷第十四終，卷第十五始。

一　四五六頁上一一行第四字「泛」，諸本作「矜」。

一　四五六頁上一二行末字「九」，徑、資作「无嘉」，諸本作「元嘉」。

一　四五六頁上一三行首字「帛」，磧、清作「九」下有夾註「十一人」。

一　四五六頁上一四行首字「釋」，磧、普、南、徑、清作「宋釋」。又第五字「支」，磧、普、南作「晉支」。

一　四五六頁下一三行第七字「素」，普、南、徑、清作「春秋」，一九行第六字同。

一　四五六頁下一四行末字「含」，資、磧、普、南、徑、清作「合」。

一　四五六頁下一五行第八字「折」，資、磧、普、南、徑作「析」。

一　四五六頁下一八行第三字「輒」，磧、普、南、徑、清作「轉」。

一　四五六頁下一九行末字「一」，資、磧、普、南、徑、清作「有一」。

一　四五七頁上四行第八字「譏」，麗作「議」。

一　四五七頁上一〇行「烏依寺」，資、磧、普、南、徑、清作「烏衣寺」。

一　四五七頁中二行第六字至五行末字「時……聲」，磧、普、南、徑、清作「並深」。

一　四五七頁中七行首字「釋」，磧、普、南作「宋釋」，一五行首字及第五字同。

一　四五六頁上一六行首字「釋」，普、南、徑、清作「齊釋」，又第五字「釋」，磧、普、南作「齊釋」，一七行首字同。

一　四五六頁下一八行第七字「樂」，諸本作「少樂」。

一　四五六頁中一一行「喉哢」，資、磧、普、南、徑作「喉疊」。

一　四五六頁中一九行第八字「齋」，諸本作「設齋」。

一　四五六頁下一行「喉哢」，資、磧、普、南、徑、清作「喉疊」。

一　四五六頁下二行「无嘉」，諸本作「元嘉」。

一　四五六頁下四行第五字「偏」，麗作「而偏」。

一　四五六頁下五行首字「武」，麗作「武文」。

一　四五七頁上末行首字「深」，諸本作「並深」。

一　四五七頁中二行第六字至五行末字「時……聲」，磧、普、南、徑、清無。

無。

一　四五七頁中九行第五字「之」，諸本無。

一　四五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一字「同」，磧、南、徑、清作「因」。

一　四五七頁中一六行第一二字「著」，資、磧、普、南、徑、清作「有」。

一　四五七頁下一七行首字「命」，諸本作「令」。又第三字「徵」，資、磧、普、南、徑、清作「微」；麗作「滿」。又第九字「朗」，磧、普、南、徑、清作「明」。

一　四五七頁下一八行第二字「法」，麗作「法律」。又第五字「僧」，資、磧、普、南、徑、清作「滿僧」。

一　四五八頁上二二行第九字「請」，諸本作「請開」。

一　四五八頁中四行「乎竽」，資、磧、普、南、徑、清作「於竽」；麗作「乎琴」。

一　四五八頁中一二行末字「漁」，麗作「魚」。

一　四五八頁中一六行末字「古」，資、磧、普、南、徑、清作「砰磕」；麗作「碎磕」。

一　四五八頁中一七行「一十」，磧、普、南、徑、清作「一千」。

一　四五八頁上二行小字「亦入」，麗作「亦八」。又第五字「編」，資、磧、普、南、徑、清作「偏」。又第八字「國」，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　四五八頁中二二行第三字「仿」，磧、普、南、徑、清作「象」，麗作「當」。

一　四五八頁下七行首字「象」，麗作「烏」。次頁下四行末字同。

一　四五七頁下六行第二字「音」，資、磧、普、南、徑、清作「學」；麗作「懷音」。

一　四五七頁下二二行第五字「卒」，資作「卒時」。又第六字至末行末字「道」，磧、普、南、徑、清作「少於氣」。

一　四五七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體」，諸本作「大體」。

一　四五七頁中一七行「普智」，資、磧、普、南、徑、清作「時年」。

一　四五七頁中一六行第一二字「著」，諸本作「請」。

一　四五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一字「同」，本無。

一　四五七頁中一二行第五字「之」，諸本作「心不」。

一　四五七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僧」，麗作「僧令」。

一　四五七頁下一七行首字「命」，諸本作「令」。又第三字「徵」，資、磧、普、南、徑、清作「微」；麗作「滿」。

一　四五八頁上一七行「設贊」，資、磧、普、南、徑、清作「讚法」。

一　四五八頁上二一行第三字「不」，諸本作「心不」。

一　四五八頁上二二行第九字「請」，諸本作「請開」。

一　四五八頁中四行「乎竽」，資、磧、普、南、徑、清作「於竽」；麗作「乎琴」。

一　四五八頁中一二行末字「漁」，麗作「魚」。

一　四五八頁中一六行末字「古」，資、磧、普、南、徑、清作「砰磕」；麗作「碎磕」。

一　四五八頁中一七行「一十」，磧、普、南、徑、清作「一千」。

一　四五八頁上二行小字「亦入」，麗作「亦八」。又第五字「編」，資、磧、普、南、徑、清作「偏」。又第八字「國」，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　四五八頁中二二行第三字「仿」，磧、普、南、徑、清作「象」，麗作「當」。

一　四五七頁下六行第二字「音」，資、磧、普、南、徑、清作「學」；麗作「懷音」。

一　四五七頁下二二行第五字「卒」，資作「卒時」。又第六字至末行末字「道」，磧、普、南、徑、清作「少於氣」。

一　四五七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體」，諸本作「大體」。

一　四五七頁中一七行「普智」，資、磧、普、南、徑、清作「時年」。

一　四五七頁中一六行第一二字「著」，諸本作「請」。

一　四五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一字「同」，本無。

一　四五七頁中一二行第五字「之」，諸本作「心不」。

一　四五七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僧」，麗作「僧令」。

一　四五七頁下一七行首字「命」，諸本作「令」。又第三字「徵」，資、磧、普、南、徑、清作「微」；麗作「滿」。

一　四五八頁上一七行「設贊」，資、磧、普、南、徑、清作「讚法」。

一　四五八頁上二一行第三字「不」，諸本作「心不」。

一　四五八頁上二二行第九字「請」，諸本作「請開」。

一　四五八頁中四行「乎竽」，資、磧、普、南、徑、清作「於竽」；麗作「乎琴」。

一　四五八頁中一二行末字「漁」，麗作「魚」。

一　四五八頁中一六行末字「古」，資、磧、普、南、徑、清作「砰磕」；麗作「碎磕」。

一　四五八頁中一七行「一十」，磧、普、南、徑、清作「一千」。

一　四五八頁上二行小字「亦入」，麗作「亦八」。又第五字「編」，資、磧、普、南、徑、清作「偏」。又第八字「國」，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　四五八頁中二二行第三字「仿」，磧、普、南、徑、清作「象」，麗作「當」。

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四五八頁下三行第八字「鷹」，麗作「膺」。

一　四五八頁下六行第一三字「蔑」，諸本作「頃」。

一　四五八頁下一二行第一三字「傾」，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五八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命」，資、普、南、徑、清作「名」。

一　四五八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全」，麗作「合」。

一　四五八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弄」，磧、普、南、徑、清作「哢」。

一　四五八頁下二二行第二字「流」，磧、普、南、徑、清作「揄」。

一　四五九頁上二行第八字「超」，麗作「起」。

一　四五九頁上七行第五字「唄」，資、磧、普、南、徑、清作「音」。

一　四五九頁上九行第九字「兆」，資、磧、普、南、徑、清作「肇」。

一　四五九頁上一〇行第五字「睒」，諸本作「睒頌」。

一　四五九頁上一三行第四字「不」，麗作「而不」。

一　四五九頁上一五行末字「洹」，諸本作「洹故曰泥洹」。

一　四五九頁中一五行第三字「久」，資、普、南、徑、清作「又」。

一　四五九頁上一六行第八字「生」，麗作「高座」。

一　四五九頁上二二行第九字「校」，麗作「授」。

一　四五九頁下一行「癖瘡」，資、磧、普、南、徑、清作「瘡癖」。

一　四五九頁下一行第一三字「讀」，麗作「第十」下有夾註「十人」。

一　四五九頁下五行末字「洹」，麗作「洹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刮取涎洹」。

一　四五九頁中一三行第六字「還」，諸本作「遷」。

一　四五九頁中一四行首字「召」，資、磧、普、南、徑、清作「果」。

一　四五九頁中一五行第三字「久」，資、普、南、徑、清作「又」。

一　四五九頁中一六行第一三字「三」，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五九頁下二行第一一字「癖瘡」，資、磧、普、南、徑、清作「瘡癖」。

一　四五九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妓」，普、南、徑、清、麗作「技」。

一　四五九頁下一四行首字「詣」，磧、普、南、徑、清作「該」。

一　四五九頁下一四行第四字「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五九頁下二〇行首字「且」，諸本作「旦」。

一　四六〇頁上七行第八字「殷」，諸

本作「後殷」。

一　四六〇頁上一三行第五字「睒」，資、磧、普、南、徑、清作「談」。

一　四六〇頁上一五行「意嗜」，資、磧、普、南、徑、清作「喜事」。

一　四六〇頁上一七行第二字「皆」，諸本作「皆是」。

一　四六〇頁上二〇行第一三字「聲」，資、磧、普、南、徑、清作「聲」。

一　四六〇頁上二二行第五字「焉」，資、磧、普、南、徑、清作「給」；麗作「焉給」。

一　四六〇頁中一行第五字「大」，麗作「本」。

一　四六〇頁中一四行第三字「歸」，諸本作「歸京師」。

一　四六〇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語」，資、磧、普、南、徑、清作「詰」。

一　四六〇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相」，諸本作「丞相」。

一　四六〇頁下一二行第九字「廟」，資、磧、普、南、徑、清作「宅」。

一　四六〇頁下一四行第四字至一五字「初」，磧、普、南、徑、麗作「善唱」。

一　四六一頁上一行第九字「營」，諸本作「君來」。

一　四六一頁上末行末字「默」，諸本作「默」。

一　四六一頁中二行第九字「諫」，諸本作「陳諫」。

一　四六一頁中五行第一一字「聞」，資、磧、普、南、徑、清作「聞於」。

一　四六一頁中六行第八字「何」，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致故」。

一　四六一頁中一〇行末字「戲」，諸本作「虧」。

一　四六一頁中一一行第六字「照」，資、磧、普、南、徑、清作「昭」。

一　四六一頁上一行第一〇字「虧」，麗作「治」。

一　四六一頁上一六行第九字「鍥」，徑、清作「鉗鍥」。

一　四六一頁上一七行「下人」，諸本作「下賤人」。

一　四六一頁上二〇行第一三字「奉」，諸本作「奉爲」。

一　四六一頁上二二行第六字「來」，諸本作「下賤人」。

一　四六一頁中一行第七字「治」，麗作「治」。

一　四六一頁中一六行第九字「鍥」，徑、清作「鉗鍥」。

一　四六一頁中一七行「下人」，諸本作「下賤人」。

一　四六一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奉」，諸本作「奉爲」。

一　四六一頁中末行末字「默」，諸本作「默」。

一　四六一頁下二行第九字「諫」，諸本作「陳諫」。

一　四六一頁下五行第一一字「聞」，資、磧、普、南、徑、清作「聞於」。

一　四六一頁下六行第八字「何」，資、磧、普、南、徑、清作「何致故」。

一　四六一頁下一〇行末字「戲」，諸本作「虧」。

一　四六二頁上一行第六字「照」，資、磧、普、南、徑、清作「昭」。

一　四六一頁中一二行第三字「校」，麗作「佼」。

一　四六一頁中一三行第五字「高」，資、磧、普、南、徑、清作「高帝」。

一　四六一頁下四行第八字「咸」，麗作「感」。

一　四六一頁下六行第八字「羅」，麗作「收羅」。又第一二字「飴」，資、磧、普、南、徑、清作「飼」。

一　四六一頁下七行第二字「貸」，諸本作「貿」。

一　四六一頁下八行第一一字「經」，諸本作「經說法」。

一　四六二頁上一行「先明」，磧、普、南作「光明」；徑、清作「廣明」。

一　四六二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驚」，諸本作「警」。

一　四六二頁上末行第九字「後」，資、磧、普、南、徑、清作「俊」。

一　四六二頁中二行第六字「攉」，南作「摧」。

一　四六二頁中九行第一三字「即」，諸本作「既」。

一　四六二頁上二行第九字「賞」，資、磧、普、南、徑、清作「以賞」。

一　四六二頁上六行第三字「與」，麗作「興」。

一　四六二頁中一七行「慄話」，資、磧、普、南、徑、清作「慄語」；南、清、麗作「慄語」。

一　四六二頁中二〇行第六字「泣」，麗作「淚」。

一　四六二頁下一行首字「人」，磧、普、南、徑、清作「遑」。

一　四六三頁上一三行末字「諸」，諸本作「因」。

一　四六二頁上一六行「先明」，磧、普、南作「光明」；徑、清作「廣明」。

一　四六二頁下七行末字至八行首字「經說法」，磧、普、南、徑、清作「宣唱」。

一　四六二頁下九行末字「屈」，資、磧、普、南、徑、清作「出」。

一　四六二頁下一二行第一一字「途」，南、徑、清作「徒」。

一　四六二頁下一五行第六字「代」，資、磧、普、南、徑、清作「伐」。

一　四六二頁下一六行首字「傳」，麗作「行周」。又「燈帷」，資、磧、普、徑作「燈帷」。

一　四六二頁中一七行「慄話」，資、磧、普、徑作「慄語」。

一　四六二頁中二〇行第六字「泣」，麗作「淚」。

一　四六二頁下一行首字「人」，磧、普、南、徑、清作「遑」。

一　四六三頁上一三行末字「諸」，諸本作「因」。

一　四六二頁上一六行「先明」，磧、普、南作「光明」；徑、清作「廣明」。

一　四六二頁下三行第一一字「有」，麗作「其有」。

一　四六二頁下七行末字至八行首字「宣唱」，磧、普、南、徑、清作「唱」。

一　四六二頁下九行末字「屈」，資、磧、普、南、徑、清作「出」。

一　四六二頁下一二行第一一字「途」，南、徑、清作「徒」。

一　四六二頁下一五行第六字「代」，資、磧、普、南、徑、清作「伐」。

一　四六二頁下一六行首字「傳」，麗作「知衆」。

一　四六二頁中一四行「周行

一　四六二頁下末行「第十五」。

「第十三」，清作

趙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序録卷第十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籍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敬之道明詩書礼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遣事尚彼虚冲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奥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訓也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絶百靈若夫戒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群流之歸巨壑如衆星之拱北辰悠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迦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覺形聲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鴻風既扇大化斯融自尔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

曆弥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衆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録叙載各異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一迹沙門法濟偏叙高逸僧寶止命遊方一行沙門法進迺通撰傳論而辞事關略並皆乖有繁簡出没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録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録並傍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史或騐僧録既三寶共叙辞旨相関關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混濫難求更為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郎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觀或復嫌

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挍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屢然自遠高蹈獨絶尋辞榮棄愛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遍覽群作輒搜檢雜録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无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累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万億通感適化則疆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則矜恙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

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擢取捨皆列諸贊論脩之後文而論所著辞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閒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捴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磨宋辨所取必其製用超絶及有一矛通感迦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内可兼諸要其有繁辞虚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録合十四軸殆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字其閒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脩贊論者意以為定如

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上 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漢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漢雒陽安清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曇帝 東延
魏吴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魏吴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剎 聶承遠 聶道真
晉長安帛尸梨蜜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晉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晉長安曇摩難提 趙政
晉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又
晉長安竺佛念

高僧傳卷第二 譯經中 十人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 十人

晉壽春石磵寺卑摩羅叉
晉長安佛陁耶舍
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陁羅

晉河西曇無懺　安陽侯　道普　法威　法維　僧表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　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曇无竭
宋黃龍釋法顯
宋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宋河西浮陁跋摩
宋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宋六合釋寶雲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陁羅　阿那摩佉
宋京兆釋曇無讖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高僧傳第四卷　義解一　十四人
晉洛陽竺士行　竺叔蘭　無羅叉
晉淮陽支孝龍
晉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晉高邑竺法雅　畺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　畺摩掬
晉中山康法朗　合記
晉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晉劍東仰山竺法潛　竺法友　竺法蘊　竺法濟　康法識

晉劍沃洲山支遁　支法度　竺法興　支法淵　竺法仰　王法蹟
晉劍山于法蘭　竺法蘊　于法威
晉劍白山于法開
晉燉煌于道邃
晉劍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晉寧山竺法義
晉京師凡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二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晉京師祇洹寺釋僧先　道護
晉長安大寺釋僧智　孔爽
晉京師龍山釋僧先　道護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大寺釋曇影
晉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
晉京師凡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二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晉京師祇洹寺釋僧先　道護
晉長安大寺釋僧智　孔爽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大寺釋曇影
晉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陁羅　阿那摩佉
晉京師凡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二
晉長安大寺釋僧智　孔爽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大寺釋曇影
晉京師龍山釋僧先　道護
晉長安大寺釋僧智　孔爽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 慧瓮 慧恭 曇洳 道廣
宋廬山淩雲寺釋慧安
宋淮南中寺釋曇无讖 曇園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舍
宋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當 智興
宋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在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壽春石磵寺釋僧導 僧國 僧音 僧成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開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宋丹陽釋梵敏 僧籌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斌 曇濟 曇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 玄運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璩 曇摩 法身 法真 慧令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 慧璩 慧敬 慧訓 道明
宋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機 道邁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德 慧詮 覺世
宋京師治城寺釋智秀 法整 僧若 僧瑾
宋京師祇洹寺釋慧通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 慧瓮 慧恭 曇洳 道廣
宋廬山淩雲寺釋慧安
宋淮南中寺釋曇无讖 曇園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舍
宋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當 智興
宋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在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壽春石磵寺釋僧導 僧國 僧音 僧成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開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宋丹陽釋梵敏 僧籌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斌 曇濟 曇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 玄運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璩 曇摩 法身 法真 慧令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 慧璩 慧敬 慧訓 道明
宋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機 道邁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德 慧詮 覺世
宋京師治城寺釋智秀 法整 僧若 僧瑾

宋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 慧瓮 慧恭 曇洳 道廣
宋廬山淩雲寺釋慧安
宋淮南中寺釋曇无讖 曇園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舍
宋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當 智興
宋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在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壽春石磵寺釋僧導 僧國 僧音 僧成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開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宋丹陽釋梵敏 僧籌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斌 曇濟 曇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 玄運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璩 曇摩 法身 法真 慧令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 慧璩 慧敬 慧訓 道明
宋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機 道邁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德 慧詮 覺世
宋京師治城寺釋智秀 法整 僧若 僧瑾

宋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八卷 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 道登
齊僞魏釋曇度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玄趣 僧達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機 曇度 僧表 僧敬 道遠 僧寶
齊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齊高昌郡釋智林
齊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齊羅浮山單道開
齊常山竺佛調
齊洛陽耆域
齊洛陽竺法慧 花林
齊襄陽竺法慧 花林
齊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齊長安涉公
齊西平釋曇霍
齊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宋京師治城寺釋智嚴 慧光 敬遵 光贊 慧福 道宗
宋京師興皇寺釋法朗 智散

梁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梁荊州釋慧球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 智敬 法圓 僧護 僧韶
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成 僧寶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聖進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梁劍法花臺釋曇斐 法藏 明度
高僧傳第九卷 神異上 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晉羅浮山單道開
晉常山竺佛調
晉洛陽耆域
晉洛陽盤鵄山捷陁勒
晉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高僧傳第十卷 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晉長安 安涉公
晉西平釋曇霍
晉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宋京師治城寺釋智嚴 慧光 敬遵 光贊 慧福 道宗
宋僞魏長安釋曇始
宋京師興皇寺釋法朗 智散

宋岷山通雲寺邵碩
宋江陵琵琶寺釋慧安僧覽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法措
齊荆州釋僧慧慧遠
齊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香僧朗
高僧傳第十一卷習禪明律
習禪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晉剡隱岳山阜僧光
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慧開慧真
晉長安釋慧嵬
晉廣漢閬興寺釋賢護
晉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晉僞魏平城釋玄高慧崇
宋長安寒山釋僧周僧亮
宋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宋餘杭釋淨度
宋始豐曝布山釋僧從
宋廣漢釋法成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宋荆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宋京師莊嚴寺釋僧璩道遠
宋武昌樊山釋法悟道濟
齊錢唐靈苑山釋曇超
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宋成都釋道法
宋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僧謙法隱超法達慧勝
齊京師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宋蜀安樂寺釋普恒
宋都釋道法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齊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齊上定林寺釋道崇
梁上定林寺釋慧弥　法仙
梁冨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三卷　興福　經師　導師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晉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直
晉京師凡官寺釋慧力
晉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宋山陰法花山釋僧翼
宋豫州釋僧洪
宋京師釋僧亮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歆
齊南海藏薇釋法獻
齊上定林寺釋法獻　玄暢

梁烏石城山釋僧護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宋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鐃
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
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
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浸行實深淺咸
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鉉
輟定辭照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
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
晉史見捨復恨寡當時宋典所存頗
因其會兼且巍出君合之記糅在元亮
之說感應或所商搉幽明不无梗槩
泛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
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緻
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
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秀
但稱高座僧瑜卓尔獨載玄暢超然
孤録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
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
體立而不就梁来作者亦有病諸僧
齊興福寺釋慧芬
齊興福寺釋道儁
齊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京師釋慧重

祐成蘭既同法濟之責考秀染毫復
獲景興之誚其唱公慕集寔近之
求其鄙意更恨願宂法師此製始所
謂不刊之筆縣亘古今若苞括內外屬
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去約豈
加以高為名既使弗建者恥聞例成
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
後撰述豈得潔長量短同年共日而
語之哉信門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
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遒龍函上登驎
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筒学徒雖實不
敏少嘗好學頃日氐餘觸途多昧且
獲披来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
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
道知休奔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
流殼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
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
子王曼頴頓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箴艾而来告累紙更加拂拭願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以来照明遺法殊功異
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緝貧

道少之懷書抱笑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曆
心傳録實見一才可稱輒有懷三省
但曆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
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复来告所
以不可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搉條流
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
以自倫踈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
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内外
淹邵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
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来
告吹噓更增恧懍今以所著賛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紙謬清倫勘酌釋君
日此傳是會稽嘉祥寺慧皎法師所
撰法師學通内外善講經律著涅槃
疏十卷梵網戒箏義疏並為世軌又
著此高僧傳十三卷梁末承聖二年太
歲癸酉避侯景難来至湓城少時講
說甲戌年二月捨化時年五十有八
江州僧正慧恭經始墜廬山禪閣寺
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
事聊記之云尔

高僧傳序録卷第十四

吉邑縣敕張村李真孝成氏同發願心雕
經一卷以此功德奉報宗親父母四恩三友
法界受苦衆生同登彼岸

高僧傳卷第十四（序録）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七三頁中一行「録卷第十四」，徑無。又末字「四」，清作「六」。

一　四七三頁中五行「君敬」，資、磧、普、南、清作「君父」；徑作「名教」。

一　四七三頁中七行第二字「遣」，諸本（不含石，下同）作「遺」。

一　四七三頁中八行第一〇字「存」，徑作「在」。

一　四七三頁中一〇行第七字「果」，徑作「果之」。

一　四七三頁中一一行第三字「理」，徑作「理之」。

一　四七三頁中一三行第六字「摳」，資、磧、普、南、徑、清作「樞」。又「教方之」，徑作「方亦」。

一　四七三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拱」，麗作「共」。又第一三字「悠」，資、磧、普、南、徑、清作「懋」。

一　四七三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珠」，諸本作「殊」。

一　四七三頁中一八行第三字「音」，資、磧、普、南、清無。又第五字「聲」，徑無。又第七字「奉」，資、麗作「本」。

一　四七三頁中末行第八字「救」，徑作「拯」。

一　四七三頁下一行第五字「涉」，徑作「踐」。

一　四七三頁下二行第一二字「奇」，徑作「疇」。

一　四七三頁下三行第八字「尋」，徑無。

一　四七四頁上一行第五字「起」，資、磧、普、南、徑作「發」。

一　四七四頁上二行第一二字「奇」，麗作「乎」。

一　四七四頁上三行第八字「行」，諸本作「科」。

一　四七四頁上六行「傳論」，資、磧、普、南、徑、清作「論傳」。

一　四七四頁上八行第三字「理」，資、磧、普、南、徑、清作「故」。

一　四七四頁上一一行第三字「宋」，徑作「宗」。

一　四七四頁中四行第一〇字「拱」，資、磧、普、南、徑、清作「懋」。

一　四七四頁中五行第二字「灌」，徑無。

一　四七四頁中一三行第一三字「宋」，徑作「類」。

一　四七四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拱」，資、磧、普、南、徑、清作「濫」。

一　四七四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珠」，諸本作「殊」。

一　四七四頁中一八行第四字「郎」，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七四頁下一行「孝秀」，徑作「孝季」。

一　四七四頁下二一行第五字「于」，麗作「乎」。

一　四七四頁下二二行第七字「榆」，諸本作「揄」。

一　四七四頁下末行首字「列」，徑作「引」。

一　四七五頁上一二行第一二字「奇」，徑作「疇」。

一　四七五頁上一六行第九字「或」，徑無。

一　四七五頁中四行第一三字「徵」，資作「徵」。

一　四七五頁中五行「類猶」，徑作「猶類」。

一　四七四頁中六行第四字「議」，徑作「儀」。

一　四七四頁中八行「雖源」，徑作「原」。

一　四七四頁中九行第九字「條」，資、磧、南、清無。

一　四七四頁中一〇行第一二字「爻」，磧、南、清作「介」；資、普、徑、麗作「分」。

一　四七四頁中二二行第三字「十」，麗作「一十」。

一　四七四頁下一行「高僧傳」，徑作「高僧傳目録」。

一　四七四頁下三行首字「漢」，徑、清無。四行首字及五行首字同。

一　四七四頁下七行首字「魏」，徑、清無，八行首字同。

一　四七四頁下八行第二字「吴」，徑作「衡」。

一　四七四頁中二四行小字左「佐」，清、麗作「低」。

一　四七五頁上一行「太山竺僧朗支僧敦」一行；麗有「晉泰山崑崙巖竺僧朗支僧敦」一行。

一　四七五頁中一二行第七字「先」，資、磧、普、南、徑、清作「光」。

一　四七五頁中一六行第八字「法」，資、磧、普、南作「墨」。

一　四七五頁中一七行末字「微」，諸本作「徽」。

一　四七五頁上末行「仰山」，資、磧、普、南、徑、清作「岬山」。又第七字「法」，資、磧、普、南、徑、清無。又小字右第三字「支」，諸本作「友」，資、磧、普、南、徑、清作「識」。

一　四七四頁下一九行首字「晉」，徑、清作「識」。

一　四七五頁上四行首字「宋」，徑、清無，下至一四行首字同。

一　四七五頁上八行第四字「釋」，諸本作「山釋」。

一　四七五頁上一三行第七字「曇」，諸本作「于」。

一　四七五頁中一〇行至一一行之間，徑、清有「太山竺僧朗支僧敦」一行。

一　四七五頁中二行小字「太山竺僧朗支僧敦」一行。

一　四七五頁中七行第六字「行」，麗作「度」。

一　四七五頁中二行小字右末字「虔」，麗作「虔」。

一　四七五頁中一行小字右末字「虔」，麗作「虔」。

一　四七五頁中二行小字左首字「王」，諸本作「于」。

一　四七五頁中一〇行首字「晉」，徑、清無，下至一九行首字同。

一　四七五頁中二二行「東寺」，資、磧、普、南、徑、清作「潛」。

普、南、徑、清作「東山寺」。

一　四七五頁中末行小字「曇誡」，資、磧、普、南、徑、清作「曇試」。

一　四七五頁下三行首字「晉」，徑、清無，下至一四行首字同。

一　四七五頁下三行小字左「道泚」，磧、普、南、徑、清、麗作「道泓曇蘭」。

一　四七五頁下八行小字右「曇說」，徑、清作「曇訛」。

一　四七五頁下一五行第五字「七」，清作「七」「八」「人」，清作「三十一人」。又小字「三十二人」。

一　四七五頁下一七行首字「宋」，徑、清、麗作「道泓曇慧定　慧嵩」。

一　四七六頁上一六行「中興寺」，資、磧、普、南、徑、清作「莊嚴寺」。又小字左「慧訓」，資、磧、普、南、徑、清作「僧訓」。

一　四七六頁中一行小字「曇機道愚」，資、磧、普、南作「曇慧道慧」；徑、清作「曇慧道愚」。

一　四七六頁中二行首字「宋」，徑、清作「定林」。

一　四七六頁中一四行小字右「弘講」，諸本作「弘稱」。

一　四七六頁中一五行小字右「慧恢」，資作「通恢」；徑、清作「道恢」。又小字左「慧求慧深」，資、磧、普、南、徑作「慧深惠永」。

一　四七六頁中一六行小字左「僧檀」，諸本作「僧猛」。

一　四七六頁中一七行小字右「智誕」，資、磧、普、南、徑、清作「僧誕」。

一　四七六頁中一八行小字右「曇淮」，資、磧、普、南、徑作「曇淮」。

一　四七六頁中二〇行第五字「興」，資、磧、普、南、徑、清無。又小字左「慧福」，資、磧、普、南、徑、清作「慧韜」。

一　四七六頁中二二行小字右「慧開」，磧、南作「惠問」。

一　四七六頁中末行第四字「治」，資、磧、麗作「治」。

一　四七六頁中一二行「林定」，諸本作「成」。

一　四七六頁上七行首字「宋」，清作「齊」，徑、清小字「八卷」。又「瑟琶寺」，資、磧、普、徑作「琵琶寺」。

一四七六頁下一行首字「梁」，徑、清無，下至七行首字同。又末字「球」，麗作「琳」。

一四七六頁下七行小字左「明度」，資、磧、普、南、徑、清作「明慶」。

一四七六頁下八行「九卷」，清作「十卷」。

一四七六頁下一〇行首字「晉」，徑、清無，下至一五行首字同。

一四七六頁下一二行首字同。

一四七六頁下一三行「十卷」，清作「十一卷」。

一四七六頁下一四行第四字「盤」，資、磧、普、南、徑、清作「磐」。

一四七六頁下一六行小字「花林」，麗作「范材」。

一四七七頁上一七行首字「宋」，徑、清作「瀑」。

一四七七頁上二〇行第四字「曝」，諸本作「靈隱」。

一四七七頁中四行首字「齊」，徑、清無，下至一五行首字同。

一四七七頁中九行首字「宋」，徑、清無，五、六行首字同。

一四七七頁中一五行末字「營」，資、磧、普、南、徑、清作「榮」。

一四七七頁上四行首字「齊」，徑、清無，五行首字同。

一四七七頁中一七行首字「齊」，徑、清無，一八、一九行首字同。

一四七七頁中二〇行首字「梁」，資、磧、普、南、徑、清作「齊」；徑、清無。

一四七七頁中二一行「十二」，清作「十一人明律十二人」。

一四七七頁上八行小字「二十一人」，麗作「忘身十一人誦經二十一人」。

一四七七頁中二二行「十一人」，清無。

一四七七頁下二行首字「宋」，徑、清無，下至八行首字同。又小字「僧導」，資、磧、普、南、徑、清作「僧遵」。

一四七七頁下三行「僧富」，諸本作「釋僧富」。

一四七七頁下一〇行首字「齊」，徑、清無。

一四七七頁下一一行「二十一人」，清無。

一四七七頁下一三行首字「晉」，徑、磧、普、南、徑、清無，下至一五行首字同。又小字「亡身誦經」，清作「十三」。又小字「僧富」，諸本作「靈隱」。

一四七七頁下一五行小字「智整」，資、磧、普、南、徑、清作「法整」。

一四七八頁上四行首字「齊」，徑、清作「梁」。

「雲益」。

一　四七七頁下一七行首字「宋」，徑、清無，下至末行首字同。

一　四七七頁下二二行第二字「京」，諸本作「京師」。

一　四七七頁下末行小字「僧林」，資、磧、普、南、徑、清作「慧林」；麗作「慧琳」。

一　四七八頁上二行首字「齊」，徑、清無，下至七行同。

一　四七八頁上四行末字「崇」，資、磧、普、南、徑、清作「嵩」。

一　四七八頁上五行「超辯」，諸本作「釋超辯」。又小字右一僧志」，資無。

一　四七八頁上九行首字「梁」，徑、清無。

一　四七八頁上一〇行「十三」，清作「十五」。又小字「興福經師導師」，資、磧、普、南、徑作「興福十四人唱導」；清作「興福十四人唱導十人」。

一　四七八頁上一一行「十四人」，清無。

一　四七八頁上一三行首字「晉」，徑、清無，下至一四行首字同。

一　四七八頁上一五行首字同。

一　四七八頁上一七行首字「宋」，徑、清無，下至二〇行首字同。

一　四七八頁上二二行第二字「京」，諸本作「東安寺」。

一　四七八頁中一一行「東安」，諸本作「薇山」。

一　四七八頁中二二行首字「齊」，徑、清無，下至本頁下二行首字同。

一　四七八頁中末行小字「玄暢」，南作「玄」。

一　四七八頁下二行第二字「濟」，資、磧、普、南、徑、清作「齊」。

一　四七八頁下四行末字「梁」，徑、清作「晉」。

一　四七八頁下五行首字「晉」，徑、清無。又「十三」，清作「十五」。

一　四七八頁下四行至次頁中末行「弟子……云爾」，徑置在卷第十三末。

一　四七八頁下四行第五字「曼」，資、磧、普、南、徑、清作「王曼」。

一　四七八頁下六行第八字「喻」，諸本作「渝」。又第一一字「能」，諸本作「能罷」。

一　四七八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緇」，

資、普、南、徑、清作「油」。

一四七八頁下一一行第四字「照」，資、磧、普、南、徑、清作「昭」。

一四七八頁下一二行第一二字「間」，諸本作「聞」。

一四七八頁下一三行第四字「捨」，資、磧、普、南、徑、清作「拾」。又第七字「扃」，麗無。又第七字「扃」，資、磧、普、南、徑作「局」。

一四七八頁下一四行第六字「繞」，諸本作「撓」。

一四七八頁下一五行第八字「擢」，清作「摧」。

一四七八頁下一六行第一三字「又」，資、磧、普、南、徑、清作「文」。

一四七八頁下一七行第九字「代」，磧、普、南、徑、清作「簡」。又第一六行第二字「敭」，資、磧、普、南、徑、清作「昭明」。又第一六行第三字「蘭」，資、磧、普、南、徑、清作「簡」。又第一七行第九字「代」，諸本作「孝」。

一四七八頁下一八行末字「秀」，資、磧、普、南、徑、清作「季」。

一四七九頁上一行第八字「玉」，麗作「王」。

一四七九頁上一行第一三字「清」，資作「般」。

一四七九頁上二行「照明」，麗作「昭明」。

一四七九頁上二行第三字「乏」，資、磧、普、南、徑、清作「煩冗」；徑作「繁冗」。

一四七九頁中三行「實見」，諸本作「每見」。又第七字「爻」，資、磧、普、南、徑、清作「介」；麗作「分」。

一四七九頁中六行第三字「可」，諸本無。又第七字「輕」，麗作「輒」。

一四七九頁中九行第一〇字「文」，資、磧、普、南作「同」。

一四七九頁中一〇行第二字「邵」，資、磧、普、南、徑、清作「契」。

一四七九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贊」，麗作「贊論」。

一四七九頁中一三行「清倫勘酌」，諸本作「請倫酌酌」。又末字至一四行首字「君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慧皎白」；麗作「君白」。

一四七九頁中一四行首字「曰」，與第二字「此」之間，資、磧、普、南有「高僧傳録序卷第十四」；清有「高僧傳録序卷第十六」各一行。

一四七九頁下一一行第七字「茭」，資、磧、普、南、徑、清作「釋慧皎」。

一　四七九頁中一五行「善講」，資、磧、普、南、徑、清作「精研」。

一　四七九頁中一七行首字「著」，資、磧、普、南、徑、清作「撰」。又「十三」，資、磧、普、南、徑、清作「及序共十四」。

一　四七九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年」，資、磧、普、南、徑、清作「歲」。又「時年」，資、磧、普、南、徑、清作「春秋」。

一　四七九頁中二〇行「經始塋」，資、磧、普、南、徑、清作「爲首經營葬于」。

一　四七九頁中二一行第二字「龍」，資、磧、普、南、徑、清作「時龍」。又第五字「僧」，資、磧、普、南、徑、清作「釋僧」。

一　四七九頁下卷末經名，資、磧、普、南、徑、清無。